

說小擊技篇長

子午鴛鴦鉞

白全  
羽一  
著冊

北  
平

北京書店發行

事變以還，賣文糊口，交游寂絕。四年前，忽有洵陽老拳師張半峰，投名刺見訪。聞不佞撰述武林故事，欲將生平所身經，自賄，耳聞之奇縷縷見告，曷以筆錄聞世，倘亦有壯士暮年，留名身後之志？不佞初頗以爲訝，人與草木同朽耳，立言立名，豈早終須一朽。何況傳奇說部乃落伍之文，技擊拳勇亦背時之術，更談不到留名。而且不佞根本不懂武術，甚至私心懷疑過它的理論。凡其所寫小說，純出意構，任意揮毫，然後有操縱自如之趣；苟有事實爲底本，如作繭自縛，反感掣肘，苦無迴旋餘地了。以此種種緣由，作者既不願自尋苦惱，對於張君懇請作傳的雅望，當日惟有敬謝不敢罷了。

如是大約過了一年，張先生那時始僑居舊英租界，每晨起徐行散步，往往道過到河北，一到河北，就時常紆道見顧雲舍。一次不見，兩次；兩次不見，三次；如是久之。耆年堅志，鏗而不舍，不佞不禁愕然，而且有些歉灰不安。既詫其人，因思一見，一見如故。乃知懋鏗一老叟，今年已七十有四，而廢頗善飯，形體魁梧，步履健勇，不啻如少年。既時與共談，言語懇懇，無時下拳家浮誇之氣，於拳學持論，則甚平易近切，力戒門戶之見，亦屏怪誕之說，其爲人可以「樸忠」二字概之。而守志彌篤，勇於自修，是不佞區區懦夫最佩服者。時執教於河北法政橋市立師範，教女弟子八卦掌，長春。於器械，擅青鋼劍，晚年精研子午鴛鴦劍，獨創一派。鴛鴦劍又名乾坤劍，又名鹿角刀，共兩節，形似大小兩月牙鉤相銜，本乃老翁所創造，近世惟山東省海陽宋異人能用之。

係由後天八卦六十四象，化成劍術。宋真人傳劍於海豐高義世，高氏世居河北省武清縣，對此劍術頗爲秘惜，此爲一派。又有先天八卦名家眼鏡程，亦擅鴛鴦鏡。傳之次子程友信；此人健在，年四十八，現住天津，亦未傳徒，此爲又一派。張玉峰老拳師，起初始見此劍於程友信寓廬，因求學劍法，程笑而未許，以爲先生老矣，先生何苦學此？張老拳師堅欲學之而不得，乃自發奮，潛思瞑索，用金鋼錘（金鋼八節）變化，參以八卦掌轉法，竟自創一派。昔趙甌北問詩之聲調於漁洋山人，漁洋靳不肯予。趙乃發古唐詩集，展轉自尋得之；乃作聲調譜，以發其秘。張老拳師既變化八卦掌金鋼八節，以運用子午鴛鴦鏡，亦以此技授徒，廣傳於世。程門劍法，高門劍法，各有獨至，皆甚秘惜；而張氏所自創者，儼然與之鼎立而三。張先生和易靜穆不甚健談，及逢莫逆之友，述武林逸話，則亦娓娓動人。張先生有「遊歷紀略」一卷，粗述生平，曾持示不佞，乞爲作傳，不佞慚不敢承；亦以不佞却餘病骸，久倦筆札，幸子弟輩備讀代勞，差免飢驅，爰得竊蘇餘息，輟筆養疾，如釋重負。頃老友左君堅約，命其再爲馮婦。昔人「詩窮而後工」，我則「稿窮而後作」，不窮不執筆，垂二十餘年矣，惟此次在平生爲例外，自非窮逼，僅爲情迫，因此預料稿必不好，亦必稿不好也。雖然，好與不好乃另一問題，今之所述，與舊作不同者有二點：其一，敘錄七十四歲老拳師張玉峰所述武林舊事，尤多京東響馬佚聞，如向向張六輩，至今口碑猶傳，酌加小說點染。其二，所採儘多事實，皆裁成短篇，使自爲起訖，其述法略依科南道爾所作「遮那德中佐自伐」分之則爲短篇，合之亦相貫串，由此兩特點看來，勢必獲得第三特點，即是實話不如說話說得巧，然而，不妨試試看；不好時，另換新篇。

長篇技擊小說

# 子午鴛鴦鉞

目次

- 一、京城習武塞外作幕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夜襲荒山捉東方一霸……………七
- 三、北霸天倚強佔女伶……………四〇
- 四、鬧賭坊計擒王洛五……………七〇
- 五、押解要犯山行鬥馬賊……………九九
- 六、探地下皇宮捕混元皇帝……………一三四

武俠技  
擊小說

# 子午鴛鴦鏡

白羽著

## 一、京城習武塞外作幕

河朔豪氣最濃，舊京兆三河縣，古洵陽地方，自昔尤多拳勇之士。就到現在，當地少壯鄉民，也往往於春秋暇日，躡交相撲習練技擊，以此頗出了一些名捕劇賊，豪士拳師。清人小說上所描寫的白馬李七侯，李八侯，左青龍，皇糧莊頭惡霸某某（小說化名花得雷，實在並不姓花，今其子孫猶有服官於外者，）據故老相傳，不但實有其人，亦且實有其事；只是時代錯誤，並非遠在康乾，實在道光以後。就是拘留縣官的話，也屬實有。却決不像小說劇本那樣，要「殺死職官，免除後患；」乃是他們這些賭徒窩主們倉猝認破了前來微服私訪的官，冒冒失失把他軟禁起來，殺既不敢，放又不能；莽漢做事，管前不顧後，弄得羣雄聚議，一籌莫展了。末後還是紳士出頭，謝罪賠錢，仍指出一兩個禍首來，算是畏罪潛逃，又雇一兩個替身，獻聲挨打。官自然也懷了投鼠忌器的心，情願胡亂了結，免得掀起巨案。做好犯科的，也從此稍稍斂迹，此之謂面子事，吏不舉官不究，相安無事者多日。

又有一些人物，如同飛行絕迹的尚尚張六，殺人不眨眼的屠戶某某，名捕快雙失

目能騎劣馬的宛瞎子，在三河至今猶膾炙人口，可惜還未見有人記載。這些草野人物在當日殺人越貨，快意恩仇，未嘗不令談者咋舌；然而他們的武器已經漸漸不是匕首飛鏢，而是十三太保，小六轉，換上近代的火器了。那個名捕快宛瞎子，就是在他用秘計手擒一個親本家，縛往天津梟首正法之後，因此與賊黨結了深怨。有一天，他往鄰村會友歸來，在他到了家，臨上炕睡覺時，遂猝被霹靂一聲，火光穿窗一閃，擊中了要害，飲彈而死。據說他已然中了致命傷，血流滿床，猶能狂吼下地，撲到水缸前，狂飲了數瓢水，仍要掙扎出去捕盜復仇。但到底沒有逃出屋門坎，而倒地絕氣了。

今欲敘勝國湖方游俠兒，誠不欲開倒車，勸人練雙拳，奏三尺龍泉，去鬥一噸重的炸彈，百噸重的戰車。姑特舉子午驚鴻錄名手，現猶健在的七十四歲老拳師張玉峯爲開篇。猶之乎史遷敘七十列傳，實是爲六國百家儒墨名法道兵農陰陽縱橫，九流諸子立言之土垂不朽；若四君養客三千，正是九流的居停主人，其餘秦漢將相是立功的人，也可以作兵家法家看。而史遷先替伯夷叔齊的逸詩作傳，次爲管晏二雜家，伍孫二兵家作傳，正是親夷齊管晏伍子胥孫子爲百家之一子，他們全有遺書佚文留於後世，這正是史遷著書寄慨之處。今我首敘張老拳師，張老拳師正是現代的活人，那麼由於他，便可以告訴讀者，練武技的人，可以健身，延年，也可以防身，獨不能作萬人敵。張老拳師給我們做了例證，開倒車之譏，作者或可稍從末減。

七十四歲的老拳師張玉峯，看外表敦厚和易，威而不猛，骨子裏却有一種鏗而不舍

的精神。他要想拿到這個，他就努力去做到這個，以至於劍擊磨練計，不拿到不休。這種精神或者就是武術真精神罷。已往的技擊小說，慣好寫甚麼關強漢，婦孺取壯男，恐怕是文人夜窟，或者是道家思想「以柔制強」的噱頭。道家思想在九流爲最後出，太史公談說仲集六家之大成，其實祇是六國時三晉兵家陰符，燕齊陰陽家生剋訓的調和。常從打過「齒落會齧在」的比喻，乃是兵法「無人者後人」之一招，若拿來做爲處世之方，陰柔小人越發得到哲理的辯解了，那是非常有害。而武術的正統精神，仍當以「鏗而不舍」爲貴，才不會誤人走入歧途。

老拳師張玉峰現在津校教拳，他是三河縣人，名福印，玉峰是字，世居馬房鎮務農。幼年的時候，在故鄉村塾讀書，智力豪壯，鋒芒微露，已爲塾師所刮目。清光緒十二年，他的長兄張德武，投到北京城九門提督衙門服役，乃奉雙親，携幼弟，遷居京城。張玉峰恰以十二歲的小孩子，來到首善之區了。三河縣民風本來好武，這時京城王府貴家也正盛行鑽交鬪拳，王邸中多養着拳師力士，非爲護宅實爲好奇。草野各宗各派的武師，也趁了這陣時好，紛紛入都，求名求利，一逞身手。便是自視較高的武林名手，爲了發揚本門技藝，也不惜進京開宗闢派，設場授徒。張玉峰趕上這種風氣，又加以往之所近，爲推動了棄文習武之志，遂由其長兄換人獻寶，投拜在深州徐巷口名武師徐德義（茂齡）的門下。徐德義武師那時正在京城舖場授拳。徐武師擅各種拳技，尤精彈弓，有神彈之譽，張玉峰投贊登門，徐武師首先考驗學生的體格資性，以爲他骨氣健強，悟

性通慧，是可造之材。弟子擇師，師亦擇弟子。徐武師既喜儒子可教，必將生平技藝，傾囊授予；技擊如長拳，金鋼八節，器械如羅成槍，六合刀，纏絲刀，青鋼劍，遠攻之器如金鏢，一一循序傳予。這個十二歲的新收弟子，前後凡四年。

張玉峰年力與學業俱進，現在已到達成丁之年，也到了成學之路。徐武師乃情誼敦敦，教京城的各宗各派武師，遣張玉峰以晚進子弟，挨次登門求技請益，藉此歷練他的材氣胆量，增長他的見聞。各派名武師，也就推情關照，各帶高足弟子，和張玉峰下場過招，並不是比武爭強，只是互相切磋實習。這樣友誼比賽，果然獲益匪淺，使張玉峰見到各種拳學，然後知道武林之大，未可以一隅自封，自然要虛心勵志了，而同時又增加了他的自信。張玉峰和他那般長般大的武林少年，不斷的踏場試拳，各逞身手，大體較量起來，總是他的招熟手快，年紀雖小，膂力頗強，心路頗變之才，來得很快，一時聲名甫起，九城武林競傳「徐武師得到一個好弟子！」

甲午年秋，滿清正白旗人文貴字秀山，擢黑龍江綏化廳理事通判，將要携眷赴任。那時的黑龍江尚未改省，地帶荒曠，胡匪出沒，沿路跋涉關山，更多險阻，文通判就任之前，先忙着聘請文武幕府西席。掌文案錢穀刑名的師爺，已聘而未定，人人都畏疑道路險遠，不大願意出塞。文通判趕緊又聘請武的西席，須年青力壯，能沿路保鏢護行，真任能提戈護宅，出案能協捕緝盜的人物，至少須五六個人才敢上道。文通判很物色了幾天，無如關裏人根本不願出關，歷問多人，到底沒有聘妥。文通判偶然和提署（即步



軍統領衙門，俗稱九門提署）友好談及，一時皺眉爲難。提署的問官春紹芝，是個旗員，與文通判爲世交，因想到同僚張繼武的令弟張樞印，恰在英年，乃是深州名武師徐德義的高足，此刻技成，正思問世；而且初生犢兒不怕虎，作事勇往直前，當日遂和文通判說了。文通判大喜，設小酌，讌請張繼武張樞印昆仲。杯酒之間，賓主言語投契，立刻聘定；仍請張樞印即（玉峰）代約助手。張樞印即稟明徐武師，薦偕師弟朱天雄，吳寶華，辭別親舊，同入文通判幕府。三位武西席既已聘定，所有文案錢穀刑名幾位文西席，漸漸放了心，一同入幕，踏上二千里地征途。

這時候京奉鐵路已經開築，尙未竣工通車，由京城出關，走長途旱路，歷日甚久，路程也多顛險。張玉峰隨文通判眷屬，起節登程，大約走十幾天，方才到達灤河。現時已架有灤河鐵橋，那時猶然沒有，行旅全仗渡船過河。文通判行抵河岸時，恰值奉天巡撫衙門，派遣官弁百餘人，押運靈柩，進關過河，扈從人夫很多；渡船擺過來，再擺過去，由午牌到黃昏不停。河寬溜急，文通判一行，在岸邊守候頗久，仍然無船可渡；所有的渡船，都先一步被撫署官弁徵調去了。而且灤河一片汪洋，河西近處無店，文通判的家眷連個坐臥歇息的地方都沒有。前進無渡，就想退到後一站，也日暮途遠，來不及了。張玉峰觀望良久，挺身上前，找到撫署兵弁，以同官誼氣，請他們於放渡空船之際，讓文通判員眷順便坐空船過渡，以免久候之苦，且與撫署行程毫無妨礙。

這要求本來很合情理，一個東來，一個西往，空船讓渡，可算是順水人情。不意該

署小隊兵士倚恃著上峰衙門，又恃他個人多，小隊子是有百十號人，居然抗不渡，而且聲色俱厲，口出不遜之言，「小小通判也敢強渡？」張武帥正在少年氣盛之時，已經蘊怒，但仍納着氣說：「恁輩位請着，我們船上拖家帶眷，在這裏等候多時了。若是我們，就等到明天，又有何妨？無奈裏面還有客人小姐，僕婦使女，女眷們在河岸露天地裏坐候，太不方便了。您再瞧，天色太晚了，轉眼天黑，我們實在是進退兩難，往前趕，沒有船；往回趕，也辦不回店了。」再三再四的商求，又說到：「全是官面上的人，何苦放着河水不洗船？做個順路人情？」這幾句話不知怎的，觸動對方之怒，竟變了臉，始而惡語相侵，既而挽袖子，將拳頭，拿武力恐嚇，要把張玉峰吓退。眨眼之間，十幾個小隊蜂擁進迫，把張玉峰三面包圍，只給留下後退的路，拳在頭頂上比來比去。

張武帥忿不可遏，抗聲詆斥。張武帥的同門師弟朱天雄，吳寶華見到這情形，急急扈從僕弁保護官眷；朱吳二人立刻趕到包圍圈裏面，剛要幫話，對方已然猝下毒手了。七八隻手齊照張玉峰打來，張玉峰大喝一聲：「幹甚麼動手？」立刻施展師門拳技，先往後一退，再往前一撲，猿身而進，用拳術打倒了最先下手的兩三個小隊。朱天雄，吳寶華也在同時側身衝入圍陣，三個人背對背往外開打。只經過了一杯熱茶時，十幾個小隊子少壯兵士都東倒西歪，有的倒地不能起，有的被踢出很遠，有的被打到臉上，鼻涕眼淚橫流，睜視不聞。

事情擴大，驚動長官。那個隊官登岸查問，也知道文通判這個人，於是叱退羣卒，

並允讓渡東岸。

## 二、夜襲荒山捉東方一霸

淮河爭渡以來，繼續攬程，千里長征，車船店腳的爭執，都費唇舌，也靠臂力。終於文通判一行先到省城報到驗過，平安轉抵綏化廳上任，這綏化廳在黑龍江省會卜奎城以東八百里，一片荒地，人烟稀少，部民差不多盡是關內流民，在那裏開墾尋金，因此在常年頗有作奸犯科的強悍之徒，夾雜在開荒的良懦難民之間，更有鬻匪三五成幫的出沒。移民在那裏落戶的，都把自己的房子築成堡壘似的院牆，而且家家戶戶都備有火器，用來打獵防盜，這情形是關裏人沒見過的。

文通判是儒員，生長首善之區，膏腴之家，早忘了他的遼東故鄉風味了。這綏化廳竟沒有磚城牆，只有三里地見方的土圍子城垣，內衙前衙，大堂二堂，班房庫房，因陋就陋也都是草築泥砌的房。文通判此時的心情，頗有子成龍初到南服的情況。滿想勵精圖治，振作一番，沒想到如置身絕域，十分蒼涼。接篆視事不多幾天功夫，竟連接二十七紙呈文，狀告土棍葛鳳祥搶男霸女，奪產訛財。那呈文上居然給這葛鳳祥捏上一個厲害的綽號，叫做「東霸天葛天王」！其實正是當日刀筆訟棍所掉的槍花，所謂無捏不成辭，人若有了外號，好像在輿論上先定罪了。但這葛鳳祥的為人，狀子上的話，並不算冤枉了他。他這人真好像公案小說的惡霸。

文通判是個幹員，原曉得刀筆訟棍的把戲，「無捏不成辭，」因此他不肯魯莽。他把這些早文一一詳閱，待與幕賓商量。先在字句間，審核案情的虛實，次命隸捕訪問民間真正輿論，又傳請當地紳士假他事諮詢，暗中套問葛鳳祥的爲人到底怎麼樣。可惜緣化廳沒有甚麼紳士，傳來傳去，只請到一個老秀才，一個燒鍋的東家，一個雜貨店的掌櫃，和一個退職小武官。和他們談了一回，繞灣子打聽葛鳳祥。這幾位紳士詞涉吞吐，無形中已供出：葛鳳祥是紳士們惹不起的人物。跟着親信使役也秘來稟報：「葛鳳祥起初也是個墾荒的地主，後來暗通胡匪，替胡匪做窩主。他的外號的確叫東霸天，却不叫葛霸王；他家本住在土城東邊，現時他另有莊園在疙疸山，地勢很險阻，他公然結夥打劫過來往行旅。搶男霸女的話，並不算誣蔑，七八年前，他曾強娶鄰家蔡某的甥女爲妾。」……

罪狀訪問屬實，文通判吩咐：「拿！」當派餘慶鎮經歷徐子英，率捕捉拿東霸天。不知怎麼一來，東霸天葛鳳祥先期得了信，徐子英率二十多人撲到葛鳳祥家，老葛家已然成了空堡。他的本人，和他的妻妾羽黨，早兩天突然移到疙疸山莊院去了。疙疸山有他的山產，他不住東鄉，必住疙疸山。這疙疸山地在崑青山前面，長林豐草，易進難出。徐經歷率二十餘人，衝到疙疸山。山莊守望的，正是葛氏死黨，假裝胡塗，拿徐經歷當土匪，公然發出一排火槍，打得人人不敢上前。耗到日暮，葛鳳祥的黨羽成羣成夥，從四面開火，大喊着拿賊。徐經歷慌忙退下來，安下眼線，以匪黨糾衆抗官拒捕，報告

了文通判。

文通判赫然震怒：「這不又是反嗎？一立命節節備文，札調鎮邊軍剿匪。掌稿師爺忙說：「東翁請斟酌一下！」朝廷惡報，官軍諱誣，案情鬧大，不易收煞；師爺勸文通判，面見鎮邊軍統領伊崇阿，只說調一小隊兵，協助辦案拿賊，不要用剿匪字樣，文通判點頭默喻：「先生高見，我當照辦。」就這樣一做，果然伊崇阿欣然答應協助，深協統穆金阿，率軍二百名，協同緝賊歸案。張玉峰拳師奮然請纓，恐怕鎮邊軍是客情，辦案或不得力，請准了文通判，邀了得勝鏢局主人楊廣文，作為帮手。張玉峰乃率師弟朱天雄，吳寶華，精選精強捕快，於夜間潛進痘疽山。

鎮邊軍二百名大兵，由打四面，把痘疽山包圍。張玉峰，楊廣文，朱天雄，吳寶華，四位拳師，和兩個會技擊的班頭，帶着十來個幹捕，撥草穿林，走狹徑僻道，首先撲到葛鳳祥的莊院後牆。張玉峰，楊廣文在牆外側耳竊聽良久，時已將近四更。兩人慢慢爬上牆頭，又悄悄繞下牆頭，把後門偷開了，把夥伴放進來；只留下兩個人在外巡風，馬把後門虛掩了。張楊二人鼓勇尋索進去，進了西邊院，到一處連七間的北房前面，發見屋中有光亮，正是葛鳳祥睡覺的所在。東朝天窗鳳祥正同一個女人，躺在土炕上，吸鴉片烟，八仙桌上放著小六轉，十三太保，牆上排著兩桿大抬桿，這都是清季的火器。張玉峰，楊廣文手持小槍鐵尺，由窗縫往裏偷聽偷看。葛鳳祥在屋裏噴雲吐霧，那個女人和他對面竊著。兩個武師窺伺多時，屋中人沒有覺察，原想耗到葛氏夫妻入睡，

再進去掩他不備。那知葛鳳祥俾畫作夜，看光景吸煙到天亮，二人忍耐不住，互相知會，料到帶來的人都布置好了，便由張武師舉手叩門，「吧，吧，吧！」楊廣文藏在門那邊，張玉峰站在門這邊。吳寶華朱大雄釘上來，站在紙窗前，就是張楊原立的那個所在，吳朱兩人覷着眼往裏看。

葛鳳祥愕然坐起來，手中還拿着煙槍。叩門聲一連三下，葛鳳祥說：「誰呀？」外面不回答，又敲了一下門。葛鳳祥放下煙槍，穿上鞋，眼睛不由往窗紙上看，仍問道：「誰拍門，媽巴子，甚麼事？」張玉峰仍不言語，仍在叩門。楊廣文是四十來歲，正當壯年，有閱歷的武師，變着口音答了聲：「是我呀，當家的，您哪出來看看，山那邊有亮。」葛鳳祥好像一驚，不知是爲山邊有光亮，還是爲了口音生疏，他竟一探身，抄起八仙桌上的小六轉，又端起桌上的油燈，側身舉步，吩咐那女人給他開門。那女人很年青，乾答應不肯走在葛鳳祥的前面，葛鳳祥罵了一聲：「媽巴子的，給你燈，怕煞？」於是他一手提六轉，一手去開門。女人端燈在他身邊，還手心惶怯懼。葛鳳祥又罵了幾句，終於一男一女來到屋門邊，嘩拉一響，拉開了門栓。

張玉峰是由暗窺明，葛鳳祥是由明窺暗。葛鳳祥方在攏眼光，張玉峰手疾招快，已然猛撲上去。葛鳳祥隨覺形勢不對，提嗓音喝了一聲：「誰？」一順勢把小六轉一順。張玉峰急急的一側身，手中的鐵尺驟落下去。轟然一聲，手槍開了火，却又吧達一聲，立時落了地。張玉峰掄兵器上步，再往下砸。葛鳳祥驟急襲像受傷的野獸，並不退縮，

反而迎上去。兩個人登時扭打起來。那女子駭叫一聲，端着油燈，失手摔在地上，油濺火熄，全院昏黑。張玉峯、葛鳳祥全都倒倒，楊廣文、柴天雄、吳寶華一齊上前。經過了猛烈的掙扎，葛鳳祥到底成擒。他還大聲吹噓，柴天雄最猛最楞，掉過刀來，照頭頂砸了一下，登時這個土豪被打悶過去。那個女人逃到屋裏怪叫，得勝鏢局的楊廣文急忙追進去，不管屋中有無埋伏，用黃鸞打緊，把這女人撈住，低聲威嚇她，不許她喊。這女人是葛鳳祥的愛妾，張玉峯忙說：「碼上她。」連葛鳳祥都反縛了，嘴上都給他吃上麻核桃。

猝出不意，掩捕成功，但是免不了動靜；由打前面黑洞洞的屋裏竄出兩三條人影，似乎剛一露面，又縮了回去。吳寶華登時瞥見，忙說：「不好，留神！」張玉峯忙指那潛伏暗處的各同伴，留下看差的四個人，餘衆立即分路搜捕，自然先奔前面屋。有幾個人抄後路，從旁邊繞過去。有幾個人彎了腰，循牆貼壁，看那前面的堂屋門。得勝鏢局的楊廣文最年長持重，恐怕同伴受傷，忙提出一桿火槍，向對面屋窗放了一下，只打高，不擊低，意在以虛聲驚人。張玉峯也把小六轉一挺，吧吧吧，連打了五槍。所有武師和捕頭齊聲大喊：「拿賊！」要犯已然成擒，這是拍山鎮虎，利用賊人胆虛，打算吓匪黨嚇出來，再兜拿。

不料這東霸天葛鳳祥的手下，頗有悍賊。葛鳳祥在地方上本是一個牌頭，暗中與胡匪勾結著，現在潛伏在他家中的，就有梟強的胡匪；並且白日已與官面打過交道，他們

已存戒心。衆捕盜分兩面來搜前兩屋，捕盜的官人開了火，前兩屋中的匪人居然拒捕，也開了火。前兩屋中人就有著名胡匪神槍手高福，和金帽縷子，潘四圍王，賓士阿，還有辣手王金山。這些有名的匪徒，全被堵在前兩屋裏了；並且在這莊院外圍，還有萬鳳祥的下手，有的歸守山坡，有的潛藏林叢。他們都是非常胆大，却又非常胆小的莽漢。特衆就氣可包天，慮患又遲疑得可憐。

莊院裏面開了火，外圍守望的羣匪登時惶惶失措，在外圍的外面包抄過來的鐵鎗軍，此時也已聽見動靜，卷時放了幾砲，銅號連吹，二百名云齊喊殺，在夜靜時，空山得響，聲勢十分驚人。外圍的匪人竟不肯回援老窩，反而紛紛潰散了。匪人摸著黑奔竄，官軍摸著黑開槍，兵兵兵兵亂響。匪人猜知官軍大隊來剿，越發的各不相顧，自盡拒捕的勇氣此刻一點也沒有了。獨有莊院內，警在屋內的那幾個悍匪，像神槍手高福，潘四圍王之流，眼見官人裏進寨內，分明聽見外邊砲聲連響，他們雖然驚醒。起初還想潰圍逃走，可是轉眼之間，竟陷到圍鐵猶圍的境地了。他們在屋內睡覺時，一共六七個人，首先驚醒的，是賓士阿和金帽縷子，跟著神槍手高福也醒了。賓士阿是頭一個聽見槍響，跟着聽見萬鳳祥夫妻的吶喊。他說：「不好，好細細了來吧？翻身坐起來，推翻了金帽縷子。兩個人傾耳一聽，果然外面聲息不對。兩個人登上褥子，赤膊下地，把夥伴圍推了幾把，迷迷忽忽一齊往外闖。被寒風一吹，登時清醒，不覺又竄回去，這才忙着摸火器，找刀子。



飛神槍手高福是有名的善使十三太保（十二響的舊式大槍），小六轉。他本是魚戶出身，他專好打槍，因此子槍總不離身；他的小六轉臨睡時就壓在枕頭底下。他忙忙的竄回來，頭一把摸着他的手槍，跟手這才孤棉袄。那潘四闖王是個關內的強盜，因案逃到關外的，他對於拒捕滑溜，好像有點經驗。夥伴告訴他：「不好了，奸細進來了！」他發時一翻身，先穿上袴子繫上腰帶，赤足穿鞋，披上皮袄，立刻暗撈了一把，撈著一件兵器，立刻他就跳上炕，踢窗往外竄。陡然怪號了一聲，整個的殺出去，不料這窗外正好潛伏著捕盜的人。他的一條腿剛踢出去，便被人很命一揪，直摔到外面，順手又給他一刀背潘四闖王遇上了吳小鬼，活活遭擒子，這吳小鬼就是綏化廳的一個捕頭，為人鬼頭鬼腦，是順天府霸州的人，居露了一手，並且說：「相好的，這官司你打了吧。」潘四闖王並不够味，反而怪叫起來：「哥們，我教他們捉住了。」

潘四闖王在窗台上殺了跟頭，賓士阿，金帽纓子全都聽見，越發心慌，他們倆還想奪門逃走。神槍手高福忙說：「夥計，拼命吧，別妄想逃生了！」當他們兩人趕快開槍，扼守屋門。他自己跪在土炕底下，只露出半個臉，把火器架在炕沿上，對着已踢開的破窗洞，遠遠開槍。捕盜的人幾次進衙，都被打退，竟沒人能夠上前。

這時屋中響聲全都驚亂竄叫，找兵器，要拒捕奪路。張玉峰喝命師弟，往窗裏開槍還擊，又悄悄繞偏牆斷壁，往窗根摸，却是蛇行鶴步而進，湊到合適尺寸，突然把一個火把，穿窗投入屋內。這樣一來，我賭賊閉，驚聲自然也容易捕準。他們捕盜，最

要緊的是活擒歸案，除非是賊黨匪捕太甚，總不肯「格殺勿論」。因此，縱把匪徒堵在屋內，一霎時虛實未明，仍未能一網打盡。並且這一窩幾乎全是悍匪，經神槍手高福大聲連喊，人人從夢中驚醒，明白原來，出屋就得受傷遭擒；不出屋也要掏窩堵，這場官司遲早脫不開。那個賓士阿就怪叫一聲，從屋牆摘取兩桿火槍，兵兵乒乒，亂放起來。

金帽纏子本名叫金茂英，這個人武大粗，看外表像老虎，骨子裏色厲內荏，借刀殺人不眨眼，遇見事頂沒胆子，此時他渾身抖擻起來。案外天氣本來寒，夜半乍起，連牙齒都錯響；他也抄了一根十三太保，兩手抖擻開不了門。

這功夫火把落在土炕上，燃燒起來。炕上還有一個匪人，正在被窩裏張惶，登時吓得連人帶被滾落到地上。神槍手高福說：「不好，快抓！」夥伴不中用，自己忙探身要抓，陡然間外面一陣喊拿聲；槍彈如雨般打進屋來，屋內的自鳴鐘、茶壺、茶杯，叮叮噹噹全碎。神槍手險些中了槍，縮手藏頭不迭；幸改用火槍，將火把撥落在地，却是土炕上的皮褥子棉被已然燒得冒烟，破窗格上的殘紙也着了火。滿屋瀰滿火藥氣息，泛起縷濃黑烟；屋中漆黑，抵面看不清人的臉。但是屋中的情形已被外面看透，神槍手的火槍每一開火，便有一團火光一閃。張玉峰靈料知屋內不是十個人，忙大聲叫：「相好的，出窩吧，官司打了吧。槍子沒眼，打死更冤！」旁人也幫着喊，教羣匪拋械受縛，免遭橫死。「官司自有姓高的釘着，姓高的已然被捉，用不着給他拔闖呀。」賊的儘管凶，屋內拒捕依然英勇，神槍手高福已和另一個悍匪合了手。這人的名字已經忘失，是

高福的盟兄，是個行使假銀子的匪徒，從炕上滾下地來，高福忙叫：「老大給我裝槍。」這人登時領悟，彎着腰摸來一掛子彈。神槍手不住手的開槍，放完這一排子彈，立刻放下這桿槍，端起那桿槍；這桿槍子彈沒等放完，幫手早把頭桿槍又喂好了。兩桿槍來回的回掉，一放一裝不住手，一放一裝不住聲，外面的官人也就不能硬往裏而搶。

張玉峰喝道：「砸門！」楊廣文也喝道：「砸窗戶！」猛然大震了一聲，屋頂沙沙落土，屋門仍未砸開，屋中的賊不由隨聲駭了一跳。跟着又大震了一下，屋門門得嚴，也禁不住繩悠悠巨木硬撞，已經岌岌欲倒。忽然有個賊失聲叫娘，正是金帽縷子金茂英。似乎掛了彩，自覺力竭欲降，又似乎是給勸降的話所動，認爲抵抗無用，他就忽往屋裏跑，突又折往屋門口上蹭，衝外面低聲說幾句話，這話竟被夥伴王金山聽出來。王金山急頭暴臉的詰責道：「媽巴子，金帽縷子你裝幹啥？」金帽縷子不答碴，側着身子奔門口，彷彿要拔門開門，又猶豫不敢伸手。就在這時候，外面又咕咚的大撞了一下。金帽縷子料到官人是在外邊，運木石重物來撞門，門若被撞開，那就算當場被逮了。金帽縷子猝然叫道：「等等撞，等我給你開開。你可得替我免罪，沒有我們的事。」

王金山大怒，厲聲罵道：「好你個金帽縷子，你要獻密哇？」金帽縷子柯柯的說：「我，我……」王金山竟往前一上步，照他背後狠狠扎來一刀。登時慘呼一聲，撲登的栽倒了一個人。那神槍手高福，全副精神用在十三太保槍上，堅拒官人，不令襲入。那個幫手竟聽見王金山厲聲金茂英賣密門的話，他正裝好一桿槍，他說道：「好哇！」

就把這桿槍一順，槍機一扳。兵的一聲響，不幸金在前，王在後，這一彈從後打倒了挺身欲刺叛人的王金山。倒勢很猛，刀鋒續進，金帽纓子也同時閃一閃身，栽在一邊。

兩個人先後跌倒，相照只在一轉瞬間。王金山哎喲一聲爬起來又擦倒。金帽纓子只被刀鋒划了一下，一骨碌跳起來，扶門開門，向官人投降。然有許多話要說，說明不是歹人，他也沒有拒捕。他還要表功，去明他這開門延進捕快之功，他為的是將功贖罪。但是官方沒人肯聽他那些嘮叨，也沒有功夫聽，聽了也沒有用。他剛剛說：「諸位老爺們別打，我領你們……」還沒有說出個他們做甚麼，早有一把鐵尺砸在他的肩膀上，跟手又罵他一脚。金帽纓子打了一溜滾，官人把他捆上，他怪嘆着表白：「老爺們別拿錯了人。」立刻又有人給他一掌藤核桃，教他別說話，他這才不說話。

官人趁這樣會，搶攻屋門。神槍手高福竟兇猛異常，把十三太保一掉向，對準了屋門，吧吧吧，一連數下。官人這廝時有兩個受傷，餘衆趕緊退了回去。流彈橫飛，神槍手的同黨王金山，剛剛掙扎起來，又受了第二次的誤傷，倒地不能動彈。這屋中只騰了神槍手兩個賊。這時候，鎮邊軍掃蕩外圍的匪徒，已奏全功，漸次合圍，攻進山莊來。捕快和武師們搜捕莊內餘賊，也漸次肅清，在別的屋竊捉住了幾個歹人。合計捕獲匪徒，已受傷未受傷的二十餘名。獨有這個神槍手高福，和他那個幫手，區區兩個人，倚仗着桿火器，三四袋彈藥，蹲在屋內土炕後面，負隅死鬥，仍未落網。兩個人抱了拼命的心，決計不肯束手成擒。官人只一探身，他便吧的一下。他的槍法實在厲害，可以說百

發百中。若只有一種槍，裝子彈來不及，官人還可乘機裝入。就是只有兩桿槍，發得子彈多了，槍膛必熱，那時也可以硬闖進去活擒他。偏偏百忙中，他把屋中火器全弄到手底下，子彈也很多，又有一個幫手給他裝子彈，他的連珠槍法竟得很自如的施展開。這時天色將明未明，鎮邊軍的銅鑼聲越吹越近，已然由屋外將包圍圈縮小，開進二十多個官兵，協統穆金阿眼下就要進莊。案子還沒有辦利落，張玉峰武師和兩個捕頭，都焦燥起來，幾次想冒險進撲，都擔不住神槍手的火器，師弟吳天雄出了一個主意，「拿火燒他媽巴子的！」

這法子既妙且毒，衆人齊聲譁議，但轉念一想，捕快頭一個說：「不行！燒死差使，不好交待。」鏢頭楊廣文也說：「官面放火，太不像話。」又有一個人出主意，不拿柴禾燒，硬拿柴禾堵：「把媽巴子的堵在裏面，我們再進去搗活的。」但其塞外樹木成林，燒火多用劈柴木塊，荒地深過人頂的野草，都放荒燒了，沒有人打草放在家裏的，因此，倉卒沒處去找柴禾。經這些人前後搜了一遍，只找到喂馬的草，數量又不多。這功夫，斜堵着門窗，仍有官人往屋裏開槍；屋裏的神槍手仍舊咬牙切齒，瞪紅了眼珠子，往外還打，掛采的官人已有四五個人了。所幸那時的火器並不十分銳利，除非打着頭腦心房，輕易不會致死的。（據說那小六轉，對着胸口放，竟沒有把人打死，因爲是在冬天，被打的人穿着鹿皮馬褂，老羊皮襖，雖入體腔，未傷心臟，故此僅負重傷，並未殞命。）這些官人十分着急，立刻動起手來，要往屋內丟柴草。

少年英雄，和捕快，聚了七八個人，一人提了一把草，在場中，繞到屋門口和窗戶洞前。剛剛投進一兩捆去，就拍手高聲說：「官人的用意，這口大爐出來！」你們這堆太爺，你們都是妄說！我教你們堵！」兵兵兵兵，連發了數排槍，槍口接連連的，又把官人打得倒退。官人這時又想出主意來，搜來木板木柴，往屋裏拋。剛剛擲了幾下，神槍手突然從炕沿底下鑽出來，纏繞土炕，槍口擺在官人，身子隱在官人，吧吧吧，又是一排槍。官人索性不能換進屋裏了。他的槍雖然像雨點似的發了一陣，官人被這都退到前旁，不敢正當對面了。張玉峰武師憤恨已極，突然得了一個計，忙和銀兩楊廣文動手，把兩位捕快也叫過來，四個師弟自己也湊到一起，五人密密圍剿商定。

第五夫，天色已亮對面可以看出人的面貌來。張玉峰和楊廣文頭留在後院，衆天燈，吳寶率領官人，各持火把乾草，做出要放火的樣子。

烏班班頭，快班班頭兩人，率領手下，把東牆天葛風禱兩口子傳出來，從拿他兩個人做了擋箭牌，站在屋對面斜角牆根，扯喉嚨向神槍手發話：「相好的，喂，你拿槍手，別招呼啦！你很够味，可是你跑不開了，這場官司，你總得打。你能够總不出來，早拿一輩子麼？早晚我們也得拴住你。好漢子要識相，我說喂，咱爺們交一交，你趁早把這子（火器）扔出來，是朋友就得當朋友待；我弟兄管保教你吃不了虧。」

官人的槍聲暫停，柴禾火把比比登登，要下毒手放火，一時出個住。二位班頭高聲

擊，其後的人也敢激。再看屋中的神像手高，竟將口封住，說着「殺角的牆紙，兩個個立處，兩起單頭。有個眼尖的人看見，急目的喊：「有個槍一吧的一下，空空一道理，一溜火光，前後兩的槍頭不迷的一發身。本來立在葛鳳祥夫妻兩人的背後，由人從中，兩個個頭上炸頭；口一得，嚇得他趕緊在葛鳳祥的屁股後。撞了撞自己的頭，紙又轉子的飛滑打穿一個洞，嚇出一身冷汗。那個沒發話的捕頭，原也彭在匪首的身後，在兩槍的同時，一個個步，竄出老遠。只有葛鳳祥夫婦，當然也下了一大跳，都倒住了，在那裏不能動，女人發哼，葛鳳祥也哼哼。官人一齊嘩然大罵「休」。

這發話的捕頭險些送了命，更何況葛特呢。不過按原來秘計，並不打算出口，張玉急的這層作爲，向兩個捕頭打手勢，「照計而行，不要爲這一槍，變了算盤珠。」兩個捕頭相對此牙，罵罵咧咧，敲弄着要犯，往倒流地方擲，把葛特架式擺好，再向屋裏：「喂，神槍手姓高的，別傷了，這不是非妻命不可來了，幹啥你非緊推搡不可呢！這捕頭官，可是掉腦袋的罪名啊，夥計，你更得上給姓葛的頂頭砲麼？你這麼弄，可是給你姓高的朋友加重罪名了！」又從背後，拍了葛鳳祥一拳：「姓葛的葛朋友，你別慌，你也吩咐一聲啊，你別教你們的夥計胡說亂道啦！看看天，多早曉了？再打有甚麼用？再說你自己玩的記戲，你自己還不知道嗎？你沒犯死罪，你怎麼一定要往拒捕這反的案子上算呀？好別交聽人勸，趁早教你們的夥計，扔出槍子來，咱們一同歸案打官

司去。沒有打不出來的官司，你們不是那個事。裏裏外外有我哥們呢，準得好好照應你們幾位就是了。」

這樣說書，葛鳳祥只是哼，不說話。捕頭又搗他一拳，那另一捕頭說：「哥們，別別……你教他說話，你可把嘴裏的核桃掏出來呀！」這捕頭恍然大悟道：「忘了這一手，丟人！」忙給葛鳳祥掏出塔口之物。葛鳳祥略略喘過氣來，就瞪眼發話：「我犯了啥罪？」捕頭推他道：「你是牌頭，怎麼問這傻話？牌票上寫的明白，你只把你們高夥計叫出來，我們自然跟你好話好說。」

葛鳳祥先要索官人，把他的愛妾堵嘴之物也掏出來，官人照辦了，他果然依言向神槍手勸降。「高老弟，真神作的，哥哥我麻情不盡了。你快住手交槍吧，這場官司有我呢，我頂着頭打。我可沒殺人，又沒放火，又沒造反，拿我幹啥？咱們廳裏說話，你們哥們別來這一套。」末句話是向官人甩臉。隨後又說了一些不含糊，不在乎的話，教神槍手別打了。「把砬子扔給他們，咱哥們跟他們上堂。」

神槍手高福游移不決，從窗眼露出半個頭，一隻眼，往房外一張，打三面一瞥，立刻又縮回去。這功夫，鎮邊軍陸續開進莊院來。協統穆金阿仍在莊門前，騎在馬上，盤旋巡視未下，裏裏外外動靜很大。神槍手又探出頭，釘了葛鳳祥一眼，要從眼神上，探測首領的真意，到底他這勸降，是無奈何的真情，還是被逼迫的假話？」相隔稍遠，又偏着身子，只看見葛鳳祥半個扁腦的，一個眼珠子，神情意態看不出來。到了這分際，官



人好像很焦急了，情實也是耗得工夫太大了，人們竊賊亂叫，催神槍手交槍。「再不交槍，就要用火攻之計，教你嘗嘗。」有人傳出一個暗號，柴禾火把又開始往屋裏投，柴禾先投進一捆，却在投擲時，故意弄散了捆，亂草橫飛散落之下，緊跟着又投入點着了火把。只略差一樣，火把乾燒沒沾油。就這沒沾油，人也受不了。

神槍手心頭小鹿往上一擡，暗叫：「壞了，果然有這一手！」忙推助手，兩人一齊用槍頭往外挑，又用東西砸，仍苦來不及。神槍手急急換用左手槍，（他雙手會打槍），左手托定小六轉，右手抓起火把往外拋，吧吧吧，一面救火，一面開火。

神槍手開了一個手忙腳亂，更糟的是外面儘管有人照舊勸降，却已重新開始往屋裏放槍。不過這槍捕得很低，僅僅打透窗台以下，兵兵兵兵聲中，簾簾的落土，好像要把窗台打透。又夾雜着柴禾火把，繼續往屋裏撈撈，落了他一頭草。火近攻，槍遠打，上下兩頭忙，這也須防，那也須防，神槍手高福畢竟是硬漢，雖然漸不能支拼命招架着；仍不悲輸。他的幫手低聲問他：「怎麼樣？支持不住了，出去吧！」他看了看袋中子彈，還沒有消耗一半，他又一咬牙，發狠道：「打完了子彈，再去送命也不遲！」一個人拒住了這些官人，他真有些賣味，澀着喉嚨衝外面嚷：「當家的，別管我，我的槍賊沒炸，我至死不交槍。相好的，死了那個心吧。」末一句話衝着捕盜人等說。

捕盜人等喊了一聲號，一排槍聲驟如狂風暴雨，往裏面猛打，點着火苗的碎柴禾，漫散開往裏灑。神槍手和他的幫手趕緊的招架，亂草幾乎圍在他的頭頂上，他亂撥亂打

。圍著房子槍聲轟轟，震耳欲聾，炮轟連震如雷；神槍手連放幾火，炮聲震動，一會起一陣忙亂中，突然間草蓋的屋頂破漏一個大洞，忽隆一聲響，神槍手急忙仰面抬頭。嘩了！飛將軍自天而降，屋後橫飛，灰土蓬落，草舍震塌。其實只有一塊單扇門板，飛下來。跟隨門板，還跳下一個人，跌跌跳跳又一個人，又一個人。

神槍手被拍在門板下，砸破了頭皮，奪去手中槍。他的助手，也被人踢倒，也從樓廊子塌上。這自天而降的飛將軍，就是洵陽武師張玉峰，和得勝鏢局楊廣文領頭，飛線而下的，還有張玉峰的徒弟朱天雄。喊了一聲號，外面槍聲頓住，火停扔，眾人一擁而入，踏滅土炕上星星欲燃之火，十字大綁，把神槍手高麗，和他那個幫手（又名）一齊架出來；連同東霸天葛鳳祥，金帽繆子金茂英，賓士阿，王金山，營四圍王，以及其他副賊夥匪，共擒獲二十餘名；算起來捕快和官軍各捕得十幾個。在牌票上指名逮捕的，不過他們六七個人，於是逐個點名，教照錢一一認確。然後又驗傷，搜贓，林述。

鎮邊軍協統穆金阿帶隊進莊，進院，入室，升堂驗犯人，問姓名，略略訊供。把內外圍捕的人犯，會在一起，押在一屋。鎮邊軍二百名官兵，佈滿了防。由哨長什長帶領，續往山地上排搜，恐有在逃人犯。直辦到過午，囚票業已獲。這才撤回軍械，帶隊起解，掌起得勝鼓，吹起銅號，浩浩蕩蕩，引入綏化總土城。綏化廳文通判，接到快馬飛傳來的捷報，親自騎馬到城門口，迎接協統，延入官衙，擺慶功酒犒賞所有出力拿獲之兵丁衙役人等。或奉命替文通判做主人，只送一樽酒，酬謝助拳的楊廣文領頭。

東家天下的新官，多半如實招承，有些悍匪更昂貴，與味，問甚麼，聽甚麼，不為一顧七斤半的腦筋，他們實了，請堂上願意定甚麼罪名，就隨便寫甚麼罪名。神槍手說：「這就是這樣的招法，我土阿也不含糊。只有罪魁首葛鳳祥，咬緊牙關，挺刑不招。捺擦人口，硬硬兒沒有這回事。強買他盜，那是對方情願賤賣，他們要回老家，故此說竟折給牌頭。至於潛與劫匪通氣的罪名，他供的話更是強硬，這是官府保護良民不力，一任胡匪入心，成幫胡匪槍多人衆，那一個村鎮，那一家地主敢抵抗他？」我們關外風氣從來就是這樣，匪人前脚來，我們得提心吊胆的納供奉，要牲口給牲口，要錢要烟土，就得給錢給烟土。官衙後脚到，也是提心吊胆照樣拿供奉，抓車給車，要人伙給人伙，那一方面不不到，那一方面都裏找尋我們當牌頭的毛病。得罪官面，不過坐監，得罪胡匪，他也要燒我們住屋。若說通匪，我們綏化廳都算窩主。老爺是清官，老爺手下的入可不肯喝西北風，老爺手下的人到我們痘疽山去。巡防清鄉，我不是不招待，並非是招待的不大是興，這才引出二十七張呈子來。下民爲人嘴直，自知疏神得罪了人，所以才鬧到這樣。老爺想情！」他的口鋒很刁很硬，文通判大怒，喝命動刑。却是這葛鳳祥現當牌頭，又捐著功名。文通判一怒，就革去他的牌頭，褫去他的功名，把他刑訊起來。過了幾日，大罪一件不招，小罪只撿了一個招土娼，聚賭的條款。

文通判辦理這一案很認真，定要給他一箇穩穩之罪。葛鳳祥的漏網的黨羽，竟在外

面布置起來。遣人打點廳上下，探監牢，向葛鳳祥通消息，要主意。葛鳳祥身在縲紲之中，仍能指揮外面的夥黨，在被捕的數日後，便有人專程進都省，想門路。同時在外面，還有葛鳳祥的外甥周振東，當日由痲痘山脫逃，奔到一撥馬賊的潛伏巢穴，向竿子頭報信求援。竿子頭派部下給各處送信。不數日間，綏化廳境內各草野人物都曉得：「廳官厲害，痲痘山的葛鳳祥教他給抓了。」葛鳳祥竟有這麼大的潛勢力，居然旬日間，在靠青山山坎，聚集了百十多個馬賊，稟議搭救葛鳳祥。他們公然定下了攻城劫獄之計。那主謀人便是葛鳳祥的外甥周振東。周振東年紀青，膂力猛。膽氣更衝，他竟帶幹起來。不但是劫牢反獄，而且是要在白晝，攻城焚衙。

一百多個馬賊，人人騎快馬，挾十三太保，約在某日白晝午時，編成兩隊馬隊，分兩路直攻綏化城。土城既小且矮，衙門沒有院牆；監獄就是班房。衙門裏的人，尋常州縣廳該是三班六房，綏化廳却有四班，並捕班，快班，皂班，勇班，多著一個勇班，乃塞外所特有。四班班頭以下，各有差役百餘人，都是不在花名冊的「腿子」佔了過半數。這些人擾民有餘，禦盜不足。

到劫城這一天，官方事先一點也不曉得，還在照常辦事。文通判在簽押房批閱公文，正忙着地丁錢糧的公務，這天不打算過堂訊案。閱完公事，回內堂用飯。飯後看書，和太太閒談，覺得心緒不寧似的。忽然，聽見一排槍響，文通判愕然站起來。這時候，護宅武師張玉峰帶領一個牢頭，慌慌張張，奔來告密：葛鳳祥一案的犯人頗有炸獄的可

疑情形。「如果獄內生變，深恐衙外必有同黨接應。剛才聽見了幾聲槍響，好像在城外……」張總爺又說，已稟告二老爺，四老爺，並已轉告四班班頭人等，小心戒備著。

文通判聽了駭然，側耳諦聽外面，心中疑惑，仍未肯逕信。雖說在寒外，天高皇帝遠，可是炸獄的罪名很重，誰敢胡來？但又說：「方才的槍聲倒很可疑，你們聽不是打獵的麼？」……正在問答，忽聽內堂屏門外典獄吏大聲的說話：「王升，王升，快請大人出來！」文通判不禁一抖，忙舉步往外走，夫人小姐都聽見了，吓得抱住了文通判，不讓他出去。夫人向張玉峰說：「張師爺，你快傳人護內宅快去！快去！」

文通判正了正胆氣，擺脫開夫人小姐。長隨扶著文通判，往外踉蹌踉蹌走。大堂二堂之間，沸沸騰騰，聽得一片脚步奔馳聲。守北城門的官弁，已派來快馬飛報。報警的人直奔進大堂，方才下馬，立刻求見通判大人，說是：「北門以外，黃塵浮起，確有大批馬賊馳向北門，恐其來意不測。……」文通判登時急了一頭汗，說：「快快去調鎮邊軍，快快守城！開槍打，打！」

沒等到調派妥，北城門已有匪開始攻城。四五十個馬賊，策駿馬，端火槍，往城門闖，城門登時關閉。他們立刻往城門吧吧吧，圍了一排槍。這又是一夥膽大妄為，毫無成算的莽賊。既舉劫率救犯，便當乘夜暗襲，潛攻。像這樣青天白晝，結隊持槍，硬闖城門，把官兵視同木偶，豈不太拙笨，太狂妄了？而他們自恃梟勇，料到緩化塵土城低矮，不足拒守；城門攻不破，還可以爬城牆；混飯吃的四班差役都是些當地土著，願懸

身家，如行惡法。他們被亂馬衝倒，且還反振東做老張，一湧而上。他怕太膽大了，遂自以爲英雄。可是他們也算料著一舉，北城門雖然關上了，裏面沒人還槍。這一夥賊，立刻追到北城根。往上開槍那另外一隊也是四五十匹快馬，豁刺刺的槍奔東門。東門先時開警，關門登城抵抗，下面馬賊一排槍，上面守城官奔還發一排槍。終是寡兵不敵衆寇，懦弱不敵悍強，北城門也失守。羣賊先鋒隊越城而過，砸開城關，把自己人放進來，然後紛紛上馬搶放了一排槍，爲得是先聲奪人，好讓衙前綠卒趁早逃掉。果然這一來，吓得商民亂竄，關門上板。北門大街空蕩蕩只賸了一眼望門頭的空道，男男女女都躲淨。羣賊跟手就設下巡風之賊，整大隊，猛撲衙門。那攻東門的別隊幾次沒有槍上城垣，又沒有攻破城門；這時已曉得北門得手，立刻掉轉馬頭，跟踪由打北門衝入。軍隊馬賊合爲一隊，却在攻城半個時辰以後了，應衙早已接到匪首的初報，二報，三報。

應衙變成空，文逆判由護宅武師和長隨攙扶，脫官衣攜印信，蹣跚趨逃出去，暫進民宅。太太小姐先一步逃出，鑽到曠地草標裏，戰抖抖的面無人色，由家丁持十三太保保護。四班班頭率領綠卒，分持槍火，護衛，護城，護宅，宅早空了。應官一走，中人一齊驚慌。一個班頭帶了十幾個捕快，直奔後宅，大聲請大人發令。連叫數聲不應，人心動了，勢將潰散。幸而武師果天雄從旁奔到，厲聲叫道：「社頭，大人在前邊發聲應呢，別子傳下話來，教你們快上房開槍護衛，罪人不到多少，務殺勿論！」社頭頓

回轉身，朱天壽再指揮，一隊隊在房上跑，杜力頭慌忙帶人，折轉二層，登上更道。這時候，張玉峰武師把官撥好，急急請示辦法。文通判心神略定，急急下令。第一，傳令衙中人，一半上更樓巡盜，一半在衙內各處守護要犯。第二，傳命快班，派急星騎領邊軍馳援。張玉峰領命，右手持小六轉，左手提單刀，還背着十三太保，賈勇重入後衙。張武師到衙門後，賊兵技巧，成隊的馬賊展眼就要撲到衙前。因為羣賊是攻破北門進來的，所以他們順道先攻後衙。張玉峰隻身一人，從民房繞出來，剛剛翻上廳衙牆頭，賊的一排槍已然響着衝到，震得牆頭索索落土。張玉峰急滾身往下一伏，幸未負傷，他忙借牆隱身，跳進更道，進了衙門裏邊。多虧軍在自衛，衙中人全認得他，見他從賊人火網下衝出來，如同活見鬼似的，就叫張師傅快伏擊，快過來。官人圍一而亂賊，一面開槍打賊。官人紛紛避，張玉峰那里聽得清賊聲，他只是趕快的翻牆，勇往衙裏猛鬧罷了。所幸環攻廳前的賊，因為個個都是火器，又因為人人全是馬賊，故此先鋒隊未到，不能迫近衙牆來打；而且他們還沒合圍，也沒有下馬；七八個先鋒隊圍着一層民房，張武師便平安的撤渡進後衙了。

巷前和衙內，一方是賊人跨馬遠攻，一方是官人登高據守，已然硝煙迷漫，流彈如雨，震耳欲聾。張玉峰在突圍裏，從外面硬往裏鑽，實在已涉了大險。這全無英雄出少年，血氣方剛有這一股子銳氣；更道上做壁上觀的捕役都替他捏一把冷汗，他却也滿頭冒冷汗，一時更上更道，立刻指揮傳呼起來。第一道號令，先教衙中人節省火藥，不要

像這樣瞎放空槍，賊的影子還沒看準，亂七纏八的開排槍，少時子彈必完。第二道命令，便是廳官剛才護衛護獄，力戰後援的話了，一面傳令，一面大聲喊：「快快快！」

這時節，匪羣的大隊如潮水般湧上來，前隊後隊齊到了，倏然分開來，以後衝爲正面，從兩肋斜抄，把廳前整個包圍，把前衙出口也堵上。好像這羣馬賊只會明火打劫，還不會攻城圍宅，竟把官人堵死在裏面，不給留「圍城必缺」的缺口，好像故意擠兌官人死鬥似的。這是周振東的拙打算，要救親娘舅要犯葛鳳祥，惟恐官人把要犯移走。殊不知張玉峰帶來文通判的稔諭，已遣數名牢卒監視着葛鳳祥，萬一監獄不守，就先刺死要犯。但文通判也殊不知牢卒別有私打算，刺死要犯，勢將危及自己的身家性命。幾個牢卒在驚慌中，已打定先顧身命，後管囚徒的詭算盤。

馬賊的攻勢，在後衙的一時很佔優勢，守內堂的官人戰在過道兩旁，伏在北屋後衙內，努力還槍。起初流彈打過了頭，碍不着他們，他們奮勇不退。

猛然間，從斜刺裏打來一排槍，內堂的守兵有一人負傷，別的人險些掛采。緊跟着又來一排槍，守兵不約而同，亂跳亂喊道：「壞了，攻進來了！」一齊灣腰，扭轉身，往二堂跑。於是內堂失守，馬賊先鋒隊又攻進一層，立刻發一暗號，踏踏的一陣響，竟有十幾個馬賊，騎在馬背上，衝進後衙院了。

馬賊已入後衙，馬賊的先鋒隊立刻搶進內堂，又據住內堂，進攻二堂。由內堂到二堂，中間一段道路，左右兩廂，當中頗寬敞。更樓上的官人，剛巧架好了大抬桿。這是



高過一人的大火器，必須兩個人燃放。朱天雄本來不甚會用，但一見賊人攻進內堂，他一頓足，焦灼萬狀，大喝一聲：「快放！」助手抖抖的點不着。朱天雄過去一把推開，親手開火。轟然發出大響，一片鐵砂子如黑霧一般，罩到內堂。羣賊驟出不意，雖然沒有負傷，却已驚惶呼噪，連忙退回。但是過不到一會，羣賊重又結聚，溜箭道撲上來。朱天雄再發大抬桿，因有窄垣阻擋，不易精準，連發數槍，賊人反倒迫近前來。正在危急的時候，張玉峰帶人搶上更樓，立刻也架上抬桿，並排一共四桿，齊照賊人來路轟擊起來。這一桿點火門，那一桿裝火藥，四槍輪流點發，烟斜霧橫，轟擊如雷，後衛的賊人竟不能得手，霎時間阻在內堂之前；二堂之後。馬蹄聲豁刺刺一陣亂響，緊跟着聽見馬賊槍聲暫住，羣賊發出互相傳呼之聲，夾雜着惡聲醜罵，威嚇捕快交出犯人，緊跟着前衛後衛，左衛道，右衛道，似同時發出幾排槍。忽然轟隆一聲大震，前衛大門似乎被衝倒；官人不由驚聳，有的失聲呼號。忽然又轟隆一聲大震，後衛靠左衛道攻倒了一堵牆，困守衛內的捕快差役幾卒，不由震動亂叫道：「不好了，衛門失守了！」有的人就要丟下火器往外竄，往屋裏鑽藏。三個武帥，兩個勇敢的班頭，厲聲喊喝：「打，打，打，別慌，別走！」無如人心已然浮動，緩化處共有四班六房，上上下下約有四百多號人，將近五百號人，竟被百十個馬賊圍住，而且眼看着要失陷，要潰散，要被馬賊活捉。

張玉峰眼珠通紅，斑頭吳某滿頭大汗，兩個人都急了，只要人衆潰逃，衛門內的人

必要掃數滅亡。兩個人齊聲喊：「打叛徒！」其實是在逃竄，喊錯了，可也嚇得人人全聽。吳班頭帶刀砍倒一個要逃走的捕快，張玉峰用小六轉，打倒一個正跳更道往外逃走的更卒。於是，四個班頭三個武師一齊大喊：「誰逃跑，要誰的命！」一頓刑威，人心習被鎮定，張玉峰舉槍當先，引領官人放棄了後衛，漫散著齊奔內堂。留一部人扼守內堂，餘眾更奔更樓。

更道之上，恰有張氏師弟朱天雄，帶師十數人，搶先上去。更樓之中，竟有大槍數十六桿之多，朱天雄與手下人趕忙架出來。後衙類倒的牆口，已湧進六七個馬賊，都是身輕步健的漢子，一手持刀，一手持手槍，還有只挺着十三太保大槍的，剛一探頭，又忽然一竄，跳出牆口，搶到房後了。又一探頭，再往前一竄，立時又進一層。他清都竟先找好積礙物，隱藏身形，然後才肯往前挺進。他們並不冒然衝前，硬往裏面闖；而且在外面，還有他們的接應。他們是步下有熊耐的棍子，外面的那都是騎術很精的馬賊了。好像這些抵禦之賊並沒有下馬，都已一直的追進了衙前，緊貼在牆頭之外，好像把身子站在馬鞍上面，只露出半個頭，一對眼，把火器頸架在牆頭，瞄準衙內的更道，鼓棧，牆角，門窗，兵兵兵兵，往裏面不住手的開火。上上下下掃射攢攻，他們藉此掩護，一步步先鋒隊的衝鋒。單看這一齣，馬賊之中也似有能手。原來這方面並不是莽漢周振東，這方面還是靠青山的大寨主，親自督攻，那莽漢周振東，這功夫搶攻監獄去了。

郭少夜前鋒的馬賊，又已破門而入，直攻到大堂。却不再往前進撲，好像城中有人懸

幾聲四之聲，一聲的衝奔房去了。當時帶了一個客，高風動地，現在這屋中；此間已由典獄吏，賈勇督同牢卒，把要犯移到巡檢衙門那邊去了。巡檢衙門就在衙門旁邊，有角門通着。這個巡檢早將門戶關閉，和羅下兵許登屋頂塔頂，也架起大抬槍，努力守隨着。賊人並不曉得已然移獄，由周振東率領，憑一股銳氣，仍撲入班房。班房就是這時的大半，此地大半還沒築好。賊人攻入班房，班房一個人也沒有，只在板底下孤出一個小當差。維持刀喝問，小當差戰戰兢兢的一指巡檢衙門的角門，賊人手裏的短刀一閃，再問更間不出來了。周振東立刻到來，再進巡檢衙門。

前街進來的羣賊，糾集到巡檢衙門的門前，向門縫裏開了一排槍。旋即奔出幾個大膽的賊，動手來砸門。角門不堅固，一砸便碎；賊人大喜，鼓噪着攻進去。突然迎面擲出一片黑霧似的鐵砂子，羣賊譁然亂叫，往後面奔退！賊隊中已有人負傷，旋又各舉第二番進攻。賊隊中頗有玩火器的高手，由角門探頭，往裏面還擊。這時候衙前衙後，兩面開火，聲旬之聲不斷，羣賊狂奔逃竄，攻勢很猛。巡檢衙門首先不支，原因是浪費火藥過甚，只顧亂打，把火藥都打到空處；只鐵砂打傷了二三個賊，一個死的也沒有。馬賊這邊都是有計劃的，往往連合數桿槍，先發一排子彈示威，隨後便一連一連壓着橫打，叫軍官全感伏處開火。

只攻了片刻，巡檢部下的火藥已耗盡十分之七八，部下這才覺得子彈就是性命，還得留下一點保護自己。稍一顧慮，槍聲頓稀，由稀漸至於停。羣賊立刻鼓噪着，續往前

紛紛進撲，有的釘在角門，有的繞抄後牆，巡檢衙門突然危急起來。

在這時聽衙的人，已陸續退到鼓樓上面。廳衙門四角的瞭望角樓，已失守兩處，所剩兩處倒是硬手把守，同時也算被馬賊圍住，逃不出去了，自然發生了負隅死鬥的勇氣。兩座角樓的火器，往馬賊來路打得很緊。鼓樓上的人，自張玉峰率衆趕到，已展開手脚，把十六杆大抬杆，都架出來，分兩面描準；火藥也都拾到躁口後，立刻照二堂羣賊和角門羣賊轟擊起來。賊分兩面進撲，大抬杆便各用八杆來對付。此發彼裝，一遞一下，驚雷連響，頗如迷霧飛砂。中間還夾雜着三四隻火槍，十三太保，小六轉；還有兩尊土砲，也拉開拴，轟了幾下。鼓樓如此頂住了，角樓那邊也是不住手往下打，和鼓樓交組成十字砲火。人心也似階梯火漸趨鎮定，越打越有準頭，越有聯絡。賊人陡覺不利，接連有十幾個人掛了采，還有三四個當場殞命。

大抬桿這種武器，運用較難；張玉峰和幾個獵戶出身的隸卒，起初還是亂打亂喊，漸漸的把賊人的攻勢壓倒。之後索性把抬杆更往外架，使槍口下垂；八杆對着二堂和後衙，八桿對着巡衙檢門，往賊人聚集處窺描準。抬桿發出來的鐵砂子是一大片，手槍六轉也集中了打；張玉峰指揮槍手，要兩三隻槍單描一個賊，幾十隻槍分描十幾個賊，這樣呼號齊發，一打一個準。

這樣的打法，賊人負傷的越多，漸漸不敢在火線露頭現身了，漸漸退向牆根屋後。靠青山的寨主，和周振東互相傳呼，調動大隊，不敢再搶監獄庫房，索性採包圍式，把

鼓樓角樓圍住。賊人隱身暗處，探出槍口，往上面擊，意思要先佔領鼓樓，掃蕩了殘餘的兩個角樓，然後再砸監救友，這樣一來，猛攻陡然變成相持了。可是賊羣在平地，官人佔據高處，高下相形，攻守異勢，賊人究實不利。

靠青山的大頭目動了怒，周振東更是焦灼。暗中傳令，把兩人所率領的馬賊，會成一路，排成長蛇陣式，往鼓樓連發了好幾排槍，一排槍約有四五十發子彈，登時泛起很濃的烟硝氣。另遣幾個大膽身輕的賊，爬牆來往上搶攻鼓樓。這幾排槍真個是打得鼓樓墜瓦落土，却因官人都伏身開火，一個人也沒受傷。只聽見子彈破空聲，中牆聲十分驚人，張玉峰連忙督率大眾，掉轉大抬桿，衝著下面發槍處，描打下去。但是賊人在上面驟攻幾排槍，早不等還攻，又繞到別處。張玉峰只顧抵擋正面發排槍的賊，因鼓樓上烟氣極濃，沒有理會賊來探頭爬牆……突然間，有一個槍爬到鼓樓側面牆邊，舉起手槍，照一個衙內抬槍手背後，悄悄描打；乘其不意，抬槍手狂呻一聲，登時往前一撲，流血殞命。張玉峰正在持手槍督戰，猛然大駭，急一回頭，瞥見好幾個賊人，冒險搶上牆頭，他大駭，手中小六轉只一撲，吧的一下，吧吧吧，一連數下，同時大喊：「賊上來了！一師弟朱天雄，吳寶華，和班頭們俱各驚聲尋顧，在硝烟迷朦中，究竟正當白晝，立刻瞥見頭來爬牆，立刻亂喊，立刻掉轉七八隻槍口，錯落的對著側面牆頭轟擊過去。這真是馬賊的失策，槍響處登時有三四個賊黨失手，由牆頭倒栽到平地。實際只傷了為首的一人，其餘的賊禁不住這迎頭一擊，倉皇擠避，一個個閃墜下去。却把官人吓得個個

昨舌：「賊人的膽子真够可以，哈，真敢自書硬奪鼓樓！」張玉峰武師在事後談起來，還是不住的搖頭，寨外的豪氣是這樣強悍囂張的，那懂得甚麼斫頭滅門之罪！

當下官人又多加了一倍小心，不只往下攻，還要時時刻刻提防着屋頂牆頭。鼓樓的一角，恰好接連着一堵長牆，張玉峰揮手示意，教兩個師弟朱天雄，吳寶華，專擋這一面，別的事不必介意。他自己仍和槍手，尋擊下面探頭露腦，不忘情槍鼓樓，劫獄囚的羣賊。

羣賊毫不氣餒，靠青山大寨主（名子已忘記）反而激起忿火，向周振東連施手勢，似教他改變攻勢。這時候槍聲震耳欲聾，低聲悄語是道不明，聽不清；聲高傳話，又怕對方聽了去，他就用手比了又比。周振東聽了又聽，看了又看，毫不明白大寨主的意思；只當是他要退走，不由發急，連說不行，不行。大寨主急得直跺腳，又點手教周振東撲過來。周振東一心要攻破鼓樓，身子避在牆後，一腔的裝槍開槍，不肯離地。大寨主越急，罵一聲：「混蛋！」彎腰奔過去，不想剛剛離開障身之所，突然遇上大抬桿，一片黑霧籠罩，殺了一個跟頭，滾身而起，翻身逃回。周振東瞥見這情形，陡然一竄直撲過來。恰巧正當大抬桿裝藥換槍，被他逃過去，急急將大寨主扶住。大寨主掛了采，臉上滴血，耳朵已打穿，但不是致命傷，大罵周振東：「媽巴子，教你過來，你怎著不過來！」舉手打了周振東一個耳光。周振東連連道歉，替大寨主裹傷。大寨主立刻擡出聲東擊西之計，如此這般放火燒衙：「趕快教你舅舅去，行不行就在這一下了。我們的人傷了

好幾個，半拉活人也沒救出來，爺們栽了，光棍該栽就得栽，別死心眼！」

大寨主是忿話，周振東以為他負傷氣怏了，意很不悅。他說：「鼓樓角樓再打一會，一定可以攻下來，官人的槍聲越來越少，再過一會，他們的火藥，就耗完了。」大寨主說：「放屁！」究竟人家坐地主的火藥多，還是外來的客火藥多，這不是顯然易見嗎？大寨主說：「耗不完人家，準把自己的火藥耗光了。」兩個人意思大擰，周振東認為放火燒衙，緩不濟急，還恐把他舅舅葛鳳祥也燒死在內。不過大寨主說這一把火，乃是誘敵之策，周振東又以為雙方已然開火，還誘甚麼敵？到底周振東擰不過大寨主，大寨主乃是客情，既教周振東分頭行事，周振東只可依言。把手下人嘯聚到一處暗暗遞過秘密，假做撤退模樣，悄悄從原進口處，退了回去。却留下埋伏，有的藏在衙內，有的藏在外面。那大寨主裹創督衆，也往後撤退了一段，自己帶幾個幫手，潛奔至後衙各處。找到柴禾堆，把火點着，打算就用這火延燒鼓樓和庫房，盼望把官人燒出來。一霎時烟騰火起，大寨主大喜，立刻埋伏好了，靜等官人救火。

不料火勢已猛，官人一個奔出來救火的也沒有。他們假裝撤退，裝得不很像，因此並沒有顛動居高下望的官人，官人將計就計，反倒把槍聲暫住，趁這功夫，補充火藥。剛才只顧拼命抵抗，巡檢衙門儘有不少火藥箱，只苦沒有工夫開鎖，此刻立即搬出來，打開了，取出來分配停當。剛才不住手的開槍轟擊，槍筒發熱，有的不敢再放，此刻急忙尋冷水，設法散熱。剛才鼓樓和角樓，各不相顧，人自爲戰，此刻大聲互相問訊，交

換了聯防協抗的辦法，三方面一同合力救護巡檢衙門。自然官人中，也有怕賊人放的大延燒大了，獲罪不小；可是情知賊人沒退，斷沒有救火的功夫。人人都說：先把賊困住，耗一時是一時，眨眼間鎮邊軍的救兵仍要開到，反正賊人不會耗到一整天的。

官人趁這功夫，重新布置好再接再厲的抵擋法，並派出一二人，爬牆頭，探望賊踪。這功夫，大寨主眼看柴禾堆燃燒起來，立即督衆悄悄散佈開，挺槍開槍，預備攻打救火的官人，官人不出來，他只好吶喊一聲，續往裏進攻，登時雙方又開起火來。那一邊，周振東潛伏外面，等而又等，火勢已然衝起，衙內槍聲反停，他不由納悶起來。他更不暇潛伏，忙把部下帶出來，重新攻進衙前。他剛到衙前，鼓樓角樓又把大抬桿對準方向重架起來，照前後兩面轟擊，和剛才初一進攻時，是一樣的情形。而且巡檢衙門的槍聲更由稀少，一轉而爲繁響，正是歇了這一會，越打越有了勁。周振東恨恨罵道：「糟了，他們添了火藥了。哥們幫小弟一把，這沒有別的，狠命進攻罷！」又繼續攻打了半個時辰，毫無進展。官人們的鬥力和軍火，已然補充過的了。馬賊們的子彈隨身所帶，到底有限得很，每個人最多不過二百粒，少的有不到五十粒的。這樣迫近了猛攻，再一再二，不休不止，終歸是有窮盡之時。尤其是周振東，他把自己的二百五十粒大槍火藥用盡，把小六轉的三十多粒子彈也打完，由夥伴袋中借了兩三排。他還想狠狠的攻打，他的夥伴悚然警告他：「周老弟，手底下留點餘地，你可至少要有一兩排子彈救命用！」這邊子彈漸淨，靠青山大寨主那邊，因爲是一夥精匪，攻起來其勢洶洶，耗起來，暗



有打算，子彈却消費得不甚多。他這邊是這一排槍放完，那一排接發，轟擊之聲不斷發出來的子彈並不太多。但是不論怎樣節省，馬賊所帶的火藥斷不如應衛庫存的子彈多，大青山的寨主心上很明白。一次搶攻不成，二次搶攻不成，大寨主已經隱有去志了；却在當時，還是戀戀未退。

鼓樓的護衛武師和隸卒，也漸漸看透這步棋，他們逃不出去，惟有死守。乍守還心慌，此刻相持已久，漸漸有了指望。看日色還不到黃昏，現在應衛轟擊聲如雷，駐紮近處的鎮邊軍，已經衛中派人請救。就算請救的人中途遇阻被害，鎮邊軍的協統也必有探馬，料必探出廳城被攻的情形，因此他們的守志越發越堅。等到賊人縱火之計，僅僅延燒了一個柴禾堆，和幾處小房，官人們越發放了心。他們只專心堅守鼓樓，同時兼顧巡檢衙門，最後便是盼望救兵早到。在起初，賊人攻勢甚猛，子彈密集如雨，他們已經漸覺不支，到了此刻，賊人的子彈越打越稀；他們一羣人中，頗有久經大敵之人，立刻向夥伴告誡：「賊人快退了，多加小心，多加小心，他們再有一次猛攻，便要溜走了。整個的廳衛，只失守了一半，最要緊的是鼓樓，只要仍在我們手中，我們就有活命了。不但是護衛，也是自己救自己的性命。」這道理人人曉得，交通判帶來的人，幾乎個個是關內人，一向遭馬賊仇視的，他們全明白，所以打得很勇。

大眾互相傳告，互相勉勵，同時仍將大抬槍，火槍，往下面打；下面賊人的火器，也還是不斷往上打。漸漸的越打越不帶勁，賊人奔竄的踪跡更見稀少。張玉峰等暗暗心

喜，說道：「馬賊快退了！」剛說着，便有人往來探頭，突然從前衛又發來一陣密密的排槍。槍聲又猛烈起來。賊人大呼：「援兵已到，努力攻啊，努力攻啊！」鼓樓上的人大驚，忙拼命拒住。槍聲又激烈起來，同時聽見遠處殷殷發出火砲之聲，夾雜着吶喊聲，於是角樓鼓樓，巡檢衙門中的人，一齊惶駭。就在這駭驚呼聲中，遠處的火砲聲越來越近，聲響越大越緊。然而奇怪，攻入衙內的馬賊們的進擊聲，應該隨聲附和，以收夾攻之效才對，此時反倒驟見減少，由減少而至於稀稀落落，而至於寂然無有。鼓樓士卒，見賊已增援，惟一自救的辦法，就是把大抬桿努力的加緊的排擊。於是，轟，轟，轟，轟，篷，篷，篷！十六桿分兩隊，川流不息的轟。轟聲震耳欲聾，硝烟迷目。不知怎麼一來，轟聲稍停，這才聽出牆內外，衙前後，只有鼓樓角樓的轟擊，下面馬賊似乎是悄然無聲了。一個班頭忙向槍手打手勢，大聲的喊：「停一停，停一停！」張玉峰也恍然若有所悟，也指揮同伴停槍。吶喊聲聽不見，便用手扼喉，一霎時大槍桿不擊了，小六轉和十三太保也住了手。這一住手，才發覺下面馬賊大概早已散走。鼓樓的人探出頭來，往下觀望，角樓的人也照樣。巡檢衙門伏在更道上的人，不但探頭，而且站起全身來，向鼓樓打招呼，登時互相傳告：「馬賊跑了，別開火了！」人人全從潛伏處亮出全身，往衙門院內察看，再往外面遠處瞭望。遠處黃塵浮起，密排的槍聲，砲火聲，十分繁密，十分清楚，同時聽見馬隊奔馳聲，銅號浩浩的吹動了進軍衝殺的調子。衙中人登時歡喜，這必是鎮邊軍開到救兵來了。猜度遠近，只在有力五里二三里以內了。全衙中人重

喘出一口重蘇的氣來，隨後，鼓樓拒守的人多。遞到民宅的交通判也回了衙，家眷重返。

交通判到這時慰勞屬下，救死撫傷。

條斷腿，一具死屍。馬賊本已傷亡十數名，撤退時因斷後而中槍身死的，也許是他們了。全衙損傷，大致不過被砸倒幾堵牆，然而要犯一個未失，庫房也沒被砸開，總下，傷了十多個，死了幾個，嚇壞了一位

那馳援的鎮邊軍，是由打南門進來的，前脚走的馬賊，後脚追的官兵，究竟雙方巡風的人，鎮邊軍剛一整隊出營，他們便，廳中所派去的求救的驛卒，竟不曾偷渡，驛卒背着黃包袱，騎着馬飛奔，被賊卡，爬起來，往回跑了。直等到鎮邊軍的探來路，陰作救城之計，虛張聲勢，先時方把告急求救的警報，遞到鎮邊軍大營。

這一事給了張玉峰武師一個切實的

命於泛泛的胆小驛卒。這一事又給了文罪，倉卒一避，影響人心很大，等到事通判的體面有碍。文通判自然說：「經督概未逃逸。」鎮邊軍却以爲「賊勢囂張，過明清政制，重文輕武，到底依了文通判申報出去。文通判想，葛鳳祥罪跡昭彰，人意料之外！黑龍江將軍伊克堂阿，突然行解省。」解省以後，似該傳訊原被兩造案，自經將軍飭提過去，便沒了消息。這

隔過數年，案情冷落，那葛鳳祥好像這件事直到末了，我如同墜入五里霧中，底也似有所顧忌，從那時以後，倒不敢明高福一流，陸續也出頭，照常幹起舊營生却在黑龍江換了另一個將軍之後了。

三、北霸天倚強佔女伶

光緒二十一年四月，張玉峰武帥奉命率捕

洛五。

王洛五名字叫王才，綽號北霸天，在十三道崗這個地方，開設着一座「王爺店」。因爲他姓王，又因爲他胳膊硬，勢派橫，故此叫「王爺店」。凡商旅行人路經十三道崗，住在他這王爺店內，那怕進去歇歇腿，不管你用過飯，住過宿沒有，照例須付店錢二百文一天。你如果不開銷這筆錢，他倒不瞪眼，只衝你笑笑。你只管走罷，不出十里，必遭劫掠，所失財物，比起二百文一天，恐怕多過幾十百倍。那麼，這二百文好比就是過境保險費了。王洛五在十三道崗，很戳得住，很叫得響，不但開店，並且招賂，不但招賂，而且窩藏匪徒，塞外荒曠，馬賊縱橫。惡霸像王洛五一流者，當然所在多有。居民身受其害，都敢怒不敢言；官府勢力不能天天照顧到，警察未設，是無可奈何，而他們也就越弄越胆大。王洛五也和葛鳳祥一樣，把人擠到死路，受害的人忍無可忍，也就猝然具呈告發他。

告發王洛五的是一個姓楊的伶人，本來是個唱野臺戲的。唱的是老梆子，楊某便是班主，手下有臨時僱的生旦淨末丑，有花錢買的幾個徒弟。內中還有兩個女徒，在當時也算坤角了。這兩個坤角，一個十七八歲，唱旦，一個十四五歲唱娃娃生兼旦角。老梆子的唱法，和半班戲似差多多，角色本不俱全，唱腔也像只有生旦花臉之別。這兩個女徒，內中一個，據說實是楊某的嫡親女兒；那另一個據說是外甥女兒。誰準知道呢？只聽得堂上的供詞，那個楊玉環實是承認和班主爲父女，那個楊金環確是管班主一口一個

舅舅的叫着。

楊某這一次是應鄰城大戶招邀，特地由盛京叫來，前往演劇，大概也是酬神社戲之類，寒外本少娛樂，這一次演戲好像破天荒，在廟前演了十幾天，別家財主又續了幾天。驚動了鄰莊，等到此地演完，那邊鄉民又湊錢趕緊定下了，據說他們這邊荒地方，這是頭一回演戲。

楊某居然在黑龍江境內，巡迴獻技，直演唱了半年。轉瞬到了秋後，又有人許下重酬，邀他演唱明年的春節戲。在秋後到春節，中間還空閒數月，別處偏僻的莊堡，也出了較廉的價錢，把楊某轉遞了去。這樣子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有生意做，楊某可算大發財源了。不料在這個夾當，樂極生悲，遇上了王洛五。

楊班主倒沒有誤投一王爺官，乃是他在十三道崗附近獻技，被王洛五看上了他那班中無獨有偶的兩個坤角的芳姿。

王洛五出身流犯，遇赦得釋，不知怎的發了財，開了店。他一輩子大概沒有看過戲，僅只在幼年看過揚州影戲而已，現在，他初次看見活人演戲，似入了迷。王洛五是在鄰鎮看見了楊玉環，楊金環，他立刻設法，進身到後台，找老板，看看角色，於是乎大爺有錢，掏出六百吊土票子來，賞給小姐姐。不知怎的，楊班主有了戒心，做生意人無不愛小便宜，楊班主獨對於王洛五的纏頭之贈，婉拒不敢收受。王洛五大怒，立刻回去，找到十三道崗各商戶，對他們說：「咱們也該唱唱戲了。咱們別淨跑到人家別村裏去

聽聽戲，咱們不會也時一台戲麼？

其時楊班主已接受他家之聘，王洛五硬出大價，強奪過來。楊班主不敢把財神往外推，而且出頭邀戲的並不是王洛五本人出面，乃是由十三道崗首戶商號出名，骨子裏却是受着王洛五的擺布，楊班主不知不覺入了圈套。於是，在十三道崗高搭席棚，擇吉開演整本的大戲。楊班主的二女楊玉環，楊金環，有時扮一生一旦，有時裝兩個旦角，自然是一個正旦，一個花旦了，王洛五天天狂捧去。

他不過是案外的強豪，大約並不懂故都梨園捧角的做法，也不知道打首飾，做形頭。他只曉得在台下狂喊喝采，後來竟見別人點戲放賞，他不禁大悅，也就掏出錢票點戲。點一齣小戲，一賞就是二百吊。他爲了擺闊，好引得旦角的垂青，他就一天之中，連點四五齣戲；四五齣戲還不解恨，就又一點七八齣；把兩個女孩子累得要死，喉嚨都要暗啞了。他以爲這兩個女孩子必然對他表示好感，或表示敬意，殊不知兩個女孩子累得要死，痛恨異常，以爲花錢的老爺故意擺闊，可不知賣藝人的罪孽了。

聽戲的人也震於王洛五的豪舉，哄傳爲話柄，王洛五洋洋得意。可是他一連鬥富逞勢經旬，只能在戲台上望見美女，却不能在台下親炙美人，台上二女把他恨得牙根疼，他在台下也急得心眼上癢癢不曉得該如何入手，才能把二女弄到自己手籠之內。就在這時候，楊班主早已覺出風色不對來了，可是幹這行業，對付官紳大戶，只能用軟招，決不敢硬頂。楊班主左思右想，親自買了幾色禮物，到王洛五店房，好像是拜見紳士；意

思之間，並求王洛五體恤這兩個女孩子，教他倆歇息歇息，別再像這樣點戲了。王洛五聽明白楊班主的要求，就把眼一瞪，吆喝說：「你們是賣這個的不是？爲甚麼不教爺們點曲子？」旁人們在旁幫腔，說來說去，說到「把兩個孩子叫來，我瞧瞧她，是真累病了，還是裝着玩。」這倒一拍而合了，楊班主大駭，極力支吾，告退出來。回到窩伙下處，和他的謀士（一個丑角，一個武生）商量：「這可怎麼好？姓王的瞪着兩隻色迷眼，用意不善，想甚麼法可以躲開他？」武生想到一策，是花錢求饒，丑角却想三十六計走爲上計。但是這些妙計未等施行，王洛五突然找上門來了。

王洛五在店中，容得楊班主去後，忽然靈機一動，「他會找我來，我就不會找他女兒去麼？」戲班的下處，就在戲台不遠。王洛五換了一身好衣服，騎駿馬，帶手槍，囊中裝了幾百吊錢票，銀鏢子，還有他亡妻一對鐲子，他一直找來了。戲班的鍋伙，聚居許多伶人，在台上扮飾出來，莊嚴華美；下台來赤臂的，光脚的，只是一羣粗漢，沒事就湊在一起耍錢。只有楊班主攜帶着妻女，便和本班唱老生的馬金聲夫妻，另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。馬金聲不但唱老生，也是戲篋子，兼本班教師，所以能和班主同住在一起，並且也有携眷之權，不過他只是夫妻兩人罷了。王洛五找到門口，下了馬，敲門直入，楊班主正在吃飯，慌忙迎出來。一見面：「原來是王五爺！」楊班主不覺臉色一變。連忙請安，讓坐，馬金聲忙給鞍馬。進了房，王洛五一屁股坐到上首椅子上，已不是剛才發威的神氣了，換出一副笑臉，說道：「楊頭，你坐下。我聽說你閨女嗓子唱噤



了，是真的嗎？我們爺們花錢找樂，不能累死活人。我得驗驗，若是真累病了，由打我這裏說，可以教孩子先歇幾天，不算甚麼。你閨女呢？還有那個楊金環，是你姪女，還是你外甥女？是不是也把嗓子累啞了？」

王洛五大模大樣說話，楊班主必恭必敬，侍立在下首。唱老生的馬金聲也湊過來，想幫班主說話；王洛五把眼一瞪，斥道：「你是幹甚麼的？」楊班主忙道：「這是小人班裏唱老生的馬……」王洛五道：「你出去，我跟你們班主講話，不是跟你講話，我這裏沒有你插嘴的！出去！」吓得馬金聲喏喏連聲，倒退出去，連自己屋都不敢進，逕直上大幫鍋伙去了。王洛五哈哈的笑起來，把手槍解下來，往桌上一擡道：「這東西真累，我說楊頭，你閨女呢？」眼往內間一瞧，他突然站起身，把戲簾（臨時掛在內間門首的）一挑，闖然鑽進去。

內間正在吃飯，楊班主之妻，馬老生之妻，楊玉環，楊金環二女，團團聚坐在土炕上，當中鋪一塊油布，擺兩個大碗葷菜，每人端着一隻粗碗，盛着高粱米飯。原來他們唱野台戲的伶人，吃喝是這樣苦的。王洛五大嚷道：「怨不得嗓子啞，吃這種粗糧，豈不把孩子的嫩喉嚨給塞粗了？我說楊頭，你也太財迷了，孩子拼命給你掙錢，你可捨不得給他們吃好的。」

王洛五突如其來的發話，吃飯的婦女駭然側臉看他，他兩隻眼珠子流露古怪樣。頭一個是馬老生的老婆，吓得下了炕，鑽回自己屋，連飯也不敢吃了。她的男人早又躲到

大幫鍋伙去，只賸她一人，她也不覺溜出去，找她男人。一明兩暗三間房，只賸了楊班主和他的妻，和楊氏雙環。女孩子心慌，也要躲出去，王洛五橫身擋在那裏，兩個女孩子退回來，都低了頭，不言語。

王洛五欣然大笑，回頭對楊班主說：「你就是捨不得錢，教孩子們吃這個，哼！從自己身上，掏出一疊錢票，硬塞在楊班主手內，教他快去打酒，買菜，買肉，買饅頭，點心；又教楊班主去挑鴉片烟，外帶找烟館借一套烟具：「就說是我王洛五借的，他們不敢不借給。」楊班主心裏打着鼓，出去沽酒買菜；楊的妻心上慌慌亂亂的，不知所措。楊家二女起初低了頭，後來放下碗，對這不速之客不覺各溜了一眼。

王洛五是個大高個，粗眉豹目黃眼珠，黃白面孔，兇相露在眉心兩道豎紋，和那一對鷹眼上，肩膀很寬，鼻樑杓，大辮子，雄糾糾的樣子。同時這不速客王洛五，更直眉瞪眼釘着二女，先尋着腳，後尋着臉，一對豹子眼流露出猥褻的光。這兩個女孩子有些害怕，她們倆在台上風流宕蕩，妖冶異常，私下裏實在規矩。但她們時常串演風月戲文，自然曉得花園贈金，湖邊私會一類故事，比起舊日少女，總算早熟，楊玉環生得較為秀美，心也靈透，叢數也較大；被王洛五這一看，粉頰先紅起來了。王洛五的眼又發出無聲的話來，這女孩子越發跟踏不甯，盤着的腿一伸，又要下地往外走。王洛五猝然發話：「喂，你叫楊玉環，是不是？裝裝梨花的不就是你麼？你比台上更漂亮了，哈哈，你嗓子是唱啞了麼，啞？」

楊玉環已然站在地上，楊金環不覺也跟隨下了地。王洛五突然橫身障門，伸出一隻手，要拍肩膀。楊玉環不由一縮，停在屋心，已然沒有出門的路了。王洛五重問了一句：「你是不是楊玉環，說話呀？」楊玉環低聲說：「是我。」越發踉蹌起來。王洛五很得意的四顧，兩眼釘着楊玉環的臉，又問道：「你真啞了麼？」答道：「有點發啞。」可不是，說話的聲音有點沙澀，身子還在屋心打幌，似乎覓路欲出。王洛五大笑道：「甚麼啞？你這麼說話，比台上更好聽。喂，你別走，你們姐倆全別動，我教你爹買菜去了，今天是我的請，吃完了，我還要煩你姐兒倆來一段呢。你們就合唱老梆子麼？你還會唱繡繡不會？會唱二黃不會？」

王洛五這傢伙好像對這狎優調情的把戲，不大慣熟似的。他只會嫖士密子。他的舉動十分露骨，居然對楊妻發下「逐主令」，他說：「老夥計，你在這裏死釘着幹啥？我還會把你倆女兒吃了不成？我說老傢伙，快去弄弄火，回頭你男人買來菜，好快快調治啊。」立刻拿出了土豪的面孔，先把楊妻逐出去，次將二女拘在屋，漸漸動手動腳胡鬧起來。兩個女孩子又驚擾，又羞臊。楊玉環歲數較大，勉強還能對付，端起茶壺，客客氣氣給斟茶，完全依着跑江湖拜首戶的女藝人的路子走；想拿「敬而遠之」的態度，抵抗邪魔外道。楊金環一味害怕，只想逃躲；王洛五不肯放，她竟叫喚出來：「我找我娘子去。」王洛五笑吟吟說：「找你娘子幹啥？餓了頭，陪五爺說回話兒不好麼？來，喂，給你這個。」把十兩一錠的銀碟子兩個，塞在楊金環手裏。「拿去買花兒戴去。」楊

金環不再掙扎了，握了銀錠子，不由請了一個蹲安，「謝謝大爺的賞，幹麼還教您賞錢？」十四五歲的女孩子，把王洛五當作尋常紳士，得了錢，忘了怕，說出照例的話。楊玉環連衝她施眼色，她通通不見。王洛五大樂，但是出乎意外，楊金環謝完賞，還是想往屋外走。這結果徒惹得王洛五更進一步的瞞呢。楊玉環覺出不妙，忙說：「妹子別惹大爺生氣，大爺教你陪一會兒，你老老實實歇着不結了？幹麼老想往外鑽？撕撕擄擄的，甚麼樣子？」

王洛五鬆了手，衝着楊玉環咧大嘴笑，露出滿嘴黃牙，說：「還是你明白，小丫頭片子任甚麼不懂，不知道五爺愛惜你們麼？」把一錠大銀鏤，丟給楊玉環，足有三十兩。楊玉環往後退，連忙說：「大爺別再賞錢了，給我妹子一個人，我們倆都謝您了。」王洛五道：「給她是給她的，給你是給你的。瞎，你老往後躲幹啥？」張開大嘴道：「我不是老虎，不會活吃人啊。」一直湊過來。要把銀錠也塞在這個女伶的掌心，楊玉環越發紅了臉，但是後退無路了。

王洛五捉住她的手，把銀子強塞給。她沒法子拒絕，勉強道謝。王洛五方才一喜，她立刻又說：「我們可不敢私自接您的賞錢，我得問問師父和爸爸。」王洛五沉了臉道：「怎麼呢？給臉不要臉，是不是？」他這句威吓的話剛出口，楊玉環早大聲衝着窗戶叫起來：「媽呀，您來！師父，您來！這位大爺賞給我們錢了。」兩個人差不多同時出聲，外面立刻有人答應。但走進來的却不是楊玉環的娘，竟是楊玉環的爹——楊班主。

楊班主跑得呼呼帶喘，把酒肉蔬菜買來，把鴉片烟具也借來了。

情勢一緩，王洛五便命楊班主夫妻做菜溫酒，又命楊家二女侍候他吸鴉片烟。王洛五竟躺在內間炕上；可是剛一側身，忽又坐起。把身上所帶的手槍，彈藥，銀錢，一一掏卸下來，滿不介意的，丟在炕上。其實這一枝手槍，只用來拍山鎮虎，他身上還秘藏着另一枝手槍哩，這另一枝手槍，是他眠食行走，片刻也不肯離身的東西。

他強迫二女給他燒鴉片烟。他又把楊班主叫過來，做爲陪他閒談。他先說起二女囑的事，「真噁了，我給治。某人某人是本街的名醫，」拿我的片子，可以把醫生請來，衝我的面子，他也不敢要錢。」次又說到生意，「楊班主，沒錢花，別爲難，短甚麼，衝我姓王的說。」把一千吊錢的票子，強命楊班主收下，「我瞧你這人怪好的，你別不收，不收就是瞧不起我。」隨後他又說起他所開的閻王店，他說他的定章，客人進店每人每天二百文，「不是咱們派他，是他們願意花。花了這錢，對他們有好處。」某山某寨的某人，跟咱是熟人，某地某寨的舵主跟咱換帖，都是過命的交情。「客人在我這裏花了錢，走遍方圓七百里，保管有人照顧。」末後又說到殺人越貨的事，某一件他曉得某一事有他的份，某人得罪了他，不出三天，死在荒地，胸口一個大血窟窿。臨到最後，方才說，他很愛惜楊班主的兩個女兒，「這兩個女孩子，我看却不錯，難道真跟你老哥奔走一輩子麼？莫如由我給他們找個主，嫁了出去，他們倆固然落葉歸根，都有人終身倚靠；你老兄也可以多得一筆錢，做棺材本。那怕你還願意幹這行，你不會再買兩

個女孩子麼？」總而言之，威逼，利誘。口說不算，把那枝手槍擺弄着，立逼着點頭，而且當晚他就要留宿。……

楊班主竟被他鎮嚇住。不祇是他的手槍令人驚，他的神情令人怖，尤其是他素日的狂豪的威稜，楊班主都打聽到耳內。剛才他給王洛五沽酒借鴉片烟具的時候，酒舖和烟館主人，只一提王洛五三個字，便都替他咧嘴，臉上帶出古怪神氣。好像王洛五想琢磨這兩個女伶，連烟館中人都曉得了，臨出烟館時，分明聽見人冷嘲着說：「楊班主該大害了！」這句話的意味多麼可怕！又聽人說過：某某山溝，某某村民，被他裂臂之怨，一家十數口，一把火，全給葬送在火窟，連一個小孩芽子也沒留。某某村莊，某某婦人被你看上了，霸佔了去，人財兩得；經夫兄呈到官廳控告，半路上說是遇上狼羣，分明有人聽見吧的一槍，末後夫兄是完結了。還有這婦孺的弟弟和族叔，也突然失蹤。這婦孺不上一年，也窩囊死了。王洛五竟拿良家的婦孺，當粉頭似的玩弄着，公然在手下黨羽面前，擺出調戲，猥褻舉動。這個婦孺生吞飲恨而死了。……諸如此類，事情很多，他究竟仗持甚麼呢？據說，一來有財勢，二來有羽翼，最兇的還是他自己，本是亡命徒，不怕死，火器更打得好，百發百中。人也頗有豪氣，做事一擲千金不吝，因此在匪黨中，頗有人緣，也因此能獲得一二落拓女人的傾心。他的一個愛妾，便與他同罪相濟。現在不幸，這一個活閻王偏偏光顧到楊班主頭頂上，楊班主倉皇失措了。他還想央求王洛五，他已然辭不達意，只是翻來覆去，求「高抬貴手」而已。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，去到鍋伙，把整個戲班解散，錢倒的確出的不少，可惜全是本地出的土票。點完票子，交給楊老板，說道：「你們戲班子裏，一共不過二三十人，這足夠打發他們還鄉的了。你只把人遣走，戲箱子，形頭，可以移到我的店裏去，暫且算是寄放在我那裏。等着有了功夫，我給你買十幾個孩子，你給我打一科班，咱爺們算是另開一個科班往後可以長遠在咱們這裏唱。」說完，立催楊老板去辦。

楊老板還想央求，王洛五瞪起眼珠子來，這就够怕人；同時他又把身上帶的手槍掏出來，比畫起來。楊老板好像是軟柿子，被王洛五捏慣，再拾不起個兒來。苦衷着臉，撈了錢，謹遵王命，溜到戲班。

戲班鍋伙內，沒了戲唱，一羣伶人正在賭錢。楊老板把解散戲班的話一說，登時羣伶譁然。有一人說：「老板真要洗手不幹，當外老太爺麼？那麼着，也好；可是我們哥幾個千里迢迢被您撮弄來，請神容易退神難，您給的這倆錢，不够我們回老家的，真個要教我們困在關外，做個外喪鬼麼？您也替我們想想！」又有一人說：「楊老板要洗手，各人有各人的打算，我們不敢管。咱們這麼辦，您把全套戲箱形頭，借給我們；我們二十幾個人可以另推班主，上別處唱戲混飯，您別半道上攔車，餓死我們。」唱武生的賽活猴更是大發脾氣，直走到楊老板面前，指鼻子問：「你解散本班，是出情願，還是受別人架弄？」楊老板幾乎落淚，向羣伶說了實話，意思是：「我也情出無已奈。這錢實是王洛五拿出來的，是他教我這麼辦。」丑軍師道：「好哇，原來如此，果然如此，

我請問班主王洛五他是狼，他是虎？是慫親老子，還是慫寫了死字的師父？」二十多人七言八語，亂七八糟，齊向楊老板責難。唱老生的馬金聲，攔住衆人，向楊老板說：「慫的碍難，我們全明白，咱們也不必細說了。乾脆吧，慫要解散這班，也成，散夥就散夥，可別砸碎我們大家的飯鍋。慫無論如何，也得把全份戲箱全副形頭借給我們。這份戲箱，本來不能算是慫一個人的，這裏頭還有我姓馬的，和謝三爺的股份。你受了王洛五的錢，要送給他也罷，賣給他也罷，慫總得把我們的股子退出來。」

楊老板勢到如今，倒不是利令智昏，還是人已吓破胆居然一籌莫展了。又經過七言八語的爭吵，楊老板垂頭喪氣走回去，不啻向王洛五實話實說，只講解散費太少，還差多一半呢。王洛五詫異笑道：「散夥的買賣，給他們一人一百吊錢，還少嗎？他們打算要多少？」楊老板低頭嚙嚙半晌，方說：「那份戲箱乃是自己和馬金聲幾個人共同湊錢購置的，不能由自己隨便留下，他們託我轉達，慫若是要用，再賞給他們一點錢。」王洛五道：「哦，戲箱怎麼不是你一個人的？你不是班主麼？馬老生不是你外邀的角兒麼？」楊老板又說：「只因欠他們幾個人的包銀，故此把戲箱押給他們了。」王洛五問問押了多少錢？回答說：「欠的包銀很多，押的錢也沒有準數，慫只再找給他們……」說至此又遲疑不敢說下去，王洛五一疊聲催問。他方才努力說出一個數目：兩千兩紋銀。這兩千兩紋銀才說出口，王洛五登時眉毛一挑，眼珠一轉，嘻嘻的冷笑了幾聲。半晌才說：「不多，很不算多。」又半晌重問道：「剛才我拿給你的那筆遣散費呢？他們

收下了沒有？」回答道：「沒收，他們還等我的下文呢。」王洛五道：「沒給很好，索性我一律折給他們銀子吧，你把票子給我。」

楊老板依言，把票子掏出來，送到王洛五手內。王洛五接到，點清是足數，突然變臉。冷笑道：「他們的意思，是不教你把戲班停辦，他們想霸佔你的戲箱。哈哈，幾個臭伶人真敢在我們十三道關子叫字號，他們大概不知道我王洛五是誰。楊頭，你這就回去，告訴他們說，錢，我是分文不添，不但不添，連這個也不給了，戲箱我是要留下。你再告訴他們說，說是我說的，教他們給我趕快滾蛋！」立催楊老板重返戲班鍋伙去說，他自己也氣哼哼的，離開楊老板的寓所，逕返閻王店。戲班中的人正恃人多，七言八語的批評班主怯懦，怒罵王洛五豪橫。唱武生的賽活猴尤其忿恨，因為他早與楊玉環眉目通情，心心相印了；只無奈楊老板夫妻，方以嫡生女兒做錢樹子，不肯放手遣嫁，而現在驕地跳出一個王洛五來，先行而後其言從之，把二女全弄到手裏。賽活猴這一氣，非同小可；不過他只是個唱戲的罷了，無錢無勢，無奈閻王何。只可借着遣散戲班之事，力主收回戲箱。

正在這時楊老板喘吁吁空手奔來，報告說：「王五爺翻了臉，戲箱也不准給，錢也收回。」這句話發時投了一個驚雷，全班伶人一齊狂怒：「那不行，欺壓人可不行，我們二十多人，跟他拼了。」王吵做一團，突然又一陣馬蹄聲，包圍了鍋伙。丑軍師探頭往外一看，王洛五還沒露面，他的黨羽已然調動了三四匹馬賊似的壯漢，帶火器，持

木棍，立逼鬻伶滾出十三道崗，片刻不准逗留。

賽活猴領着頭，稍一支吾，老大木棒，打破猴頭，別的伶人，唱武旦的，唱老生的，唱花臉，個個挨了打，把行李捲也被擲出鍋伙。馬金聲兩口子，也照樣被趕逐出來。於是，二十多個伶人，當天被趕出數十里以外，只顧本身行囊，另外沒得分文錢，戲箱全份，一直搭到王洛五店內，楊老板也摸不着邊。同時，楊老板借的三間房那邊，也來了一小隊騎馬的人，一色紫騮駒，人人有武器，王洛武親自出馬。見了楊老板之妻，口說「接家眷」，把楊氏雙環一齊接進閨王店。另闢小跨院，略事舖陳，二女伶從此成了閨王外宅，楊老板之妻，硬給遷到別處，也給預備了三間房。然後，王洛五找到痛哭失聲的楊老板，裝着笑臉說：「我把他們打發走，你跟着我過罷，我養你的老。你老兩口子，從此不愁吃，不愁喝，願意給我幫忙，你就到我開的賭局內幫忙。不願意做事，你就守着你老婆子，也是一個樂。」竟這麼變來硬幹，把事情做了。

王洛五外面做得十分豪強，暗中却也布置得很周密。那一夥伶人，他已陰遣黨羽，秘密跟綴着，直墮出數百里，眼着他們分散了，又隔過兩個月，方才停止監視。至於楊玉環，楊金環這兩個女孩子，他拿出不測之威，和十分的寵愛來，雙管齊下的羈縻着，擺佈玩弄著。還有楊老板夫妻，他已然把握在自己掌內，自料兩個「窩囊廢」，決逃不出手心。他一往豪強之氣，自謂絕無問題，却不料外面放走了一個賽活猴，也算是一個情敵，在內呢，楊金環那女孩子歲數太小，不堪強暴，失身三四個月後，便日見黃瘦，

得了不治之症。好好一朵雛花，橫遭摧折，終於王洛五也受病了。

光陰如箭駛，過了一年，楊老板之妻忽然病死。楊老板便成了老嫗，孤影弔獨，十分悲慘，楊玉環又把妹妹病將不起的話，對父親說了，楊班主愈加傷心。王洛五居然拿出半子之份的派頭，力慰老丈：「別難過，我給你再娶一個老伴。」楊老板要把亡妻送回原籍安葬，王洛五說：「好的，我給你張羅。」於是撒帖打網，弄來一大筆錢。楊老板要自己運靈柩，就便回老家看看去，王洛五說：「也可以。」於是乎僱了一輛大車，裝上靈柩，楊老板也坐上去，一徑出了十三道崗，奔楊老板的家鄉走去。萬不料，這一來，雖不是縱虎歸山，到底落到捕鼠鬆把，遭了意外的反噬。楊老板在半路上，遇見了那個唱武生的賽活猴。

賽活猴本與楊玉環眉來眼去，有嚙臂之盟；王洛五強逐戲班羣伶時，又曾經支使人，把賽活猴打得頭破血流。在當時，王洛五人多勢衆，賽活猴區區一個唱戲的下九流，當然惹不起十三道崗的土豪。獨怪王洛五做得太狠，把羣伶逐出境，分文沒有給；一二守本分的伶人，手有餘資還能設法改業糊口。像賽活猴一流人物，平素縱賭貪玩透支包銀，拖了一身債，一旦見逐，登時兩手空空，淪爲乞丐一般了。幸得塞外地曠人稀，人工很貴，賽活猴仗着年青有力，會趕大車，投入一家炭廠做工。心中痛恨王洛五，又惹不起，可是當日之仇，始終未忘。這一天，恰巧賽活猴趕着一輛大車，和楊老板相遇，立刻叫了一聲老板。兩個人都改了模樣了，雖僅隔別一兩年，楊老板已見衰老，滿臉悲鬱

；賽活猴又黑又瘦，非常憔悴。賽活猴看見車上的棺材，忙問死的是誰，又問老板是否逃出王洛五的手心。楊老板看着車夫，略為有一點顧忌；賽活猴到底不死心，竟驅車改途，跟隨楊老板落在一個店裏，沽酒叫菜，屏人詰問。

楊老板一腔悲恨，喝了幾杯酒，不覺盡情傾吐實話。王洛五把他女兒當了外宅，他的妻子生生窩囊死的。自己的戲箱，被王洛五弄到他那店內，悍不發還，自己好好一個戲班，教王洛五硬給拆了。現在王洛五對待自己，還和從前一樣；有時拿自己當長親岳父看待，有時就把自己看做龜奴毛夥也似。說着，哭道：「我準是那輩子該了他的，這輩子教他啃上了，竟擺脫不開。」

賽活猴又問楊玉環，楊金環二人，是否願意嫁王洛五，王洛五待她二人怎樣？楊老板說：楊金環只有畏懼，被他害得面黃肌瘦，楊玉環還能恃寵相抗。叫着賽活猴的名字道：「你想，他們倆不過是小孩子，王洛五却是三十多歲的壯漢子，他們倆孩子實在是情出無奈，惟恐王洛五毀害我兩口子，兩孩子這才捨身嫁給他，她怎會願意呢？」賽活猴又釘問：「譬如我幫着你老打官司，過堂的時候，你能保得住玉環金環的口供向着你麼？」楊老板變然道：「這個，我倒保得住。不過，聽說現在的經歷老爺，乃是王洛五的把弟兄，我們告不倒他呀！」賽活猴嘆道：「經歷是他把弟兄？聽誰說的？」答說：「他親口對我說的。」賽活猴道：「他親口對你說的，你就信了？現在綏化廳的通判文貴是我的表兄弟，比他這把兄弟更氣勞。你只管告狀，我給你仗腰子。」楊老板苦衷着



臉道：「你別拿我開心了，我現在又死老婆，又丟了閨女，外甥女又病倒，火火爆爆一個戲班，弄的光桿一個人，你還衝我說笑話？」賽活猴看着楊老板這怯懦的情狀，實在忍不住，向地下啐道：「怎麼說笑話，那個王八蛋說笑話！你不是怕勢力麼！他有經歷把兄弟，我有通判表兄弟，勢力更大，你還怕甚麼？」

楊老板還是灰心喪氣的說：「他真跟經歷有交情。」賽活猴道：「我也真跟通判有面子！我的楊老板，你怎麼教王洛五拿服到這田地了？他吹氣冒泡，空口一說，你真們就信。我也會吹氣冒泡，空口一說，你怎麼又不信了？他親口對你說的，我也是親口對你說的呀！走，我領着你去，找我們老表去，告他一狀，管保有贏沒輸，把你女兒，你外甥女，你的戲箱全斷還你，再治王洛五一個霸佔的罪名。」

楊老板沉吟不語，賽活猴又狠狠罵了幾句。半晌，楊老板抬頭道：「到底緩化城通判那裏，好遞狀子麼？真個的，你有路沒有？」

賽活猴知道班主胆小如鼠，只得扯謊說：「怎麼沒門路，如若不然，我就敢攬掇你了？我當年在北平搭班的時候，就侍候過這位文老爺，他最愛聽我的白水灘十一郎，他最是好脾氣，賞過我好多兩銀子。還有文老爺現在的稿案門上，早先我們也有個認識，我們在一桌上吃過飯。老板，你放心，這官司准贏，咱們又有理，又有人，怕甚麼？只要您的兩個女孩子，上堂對口供的時候，不向着王洛五，十告十個贏，九告九個准。到底你女兒教王洛五拿服住了沒有？她要是順到他那一頭，官司可就不好打了。可是您的

戲箱總是教他虧佔了去，您的戲班也是教他攪散的，就打不回人來，也打得回東西來。現在咱們班裏的人，還有好幾個流落在此地，這都是證人，我可以把他們掏尋出來。」又道：「現在聽說只有馬金聲兩口子已然進了關，回老家種地去了，別位十有九個，困在這裏賣苦力氣，苟延殘喘，一個個把王洛五恨到骨髓裏去，恨不得生吃了他。只要老板出頭一告，您擎好吧，他們全願意聯名具狀子，上堂，別說是做證了。」又提到十三道崗一帶的商戶紳董，和王洛五結怨的很多，早想下手毀了他，只一時沒人敢出頭罷了，「老板只要把狀子一遞，他們十三道崗子的老鄉，管保有人出來跟着打死老虎，這就叫牆倒衆人推，現在全看老板這頭一砲了。」

賽活猴說得熱刺刺的，直慫恿了一整天兩通夜，漸漸把楊班主說得掛了火氣。賽活猴索性把炭廠的事情交待了，即日陪伴楊老板，回鄉葬妻。等到把楊班主之妻草草入土，賽活猴立刻伴同楊班主，折回十三道崗附近。賽活猴出了不少陰謀暗算的計劃，然後架弄着楊老板，直赴綏化廳，覓狀師，寫呈子，「搥鼓鳴冤」。臨辦時，又暗暗通知玉環金環，透了一點意思。果然二女心恨王洛五，願意跳出火坑。

賽活猴把楊老板領到一個吃葷飯的秀才那里，前情後話都據實說了，就請代拿主意，起草繕狀。這秀才又補問了一些話，捫着還沒有生鬚的嘴唇，沈吟道：「這官司不大好打，太攔的冷了，當時爲甚麼不早告？並且令愛跟這被告姘居，已够一年以上，這個事情，唉……我想，倒還有一個做法，不過，得打通關節。你閣下要知道，如今晚的年

月，光有理不行，還得有錢，有錢才好說話。有錢才有理，你明白嗎？」說罷，眼釘楊老板，又把眼光渡到賽活猴臉上。賽活猴忙說：「先生多費心，這是一件仗義行好的事，我們楊老板說了，只要把兩個女兒爭出來，戲箱要出來，一定要重酬先生的。」

寫狀秀才名叫馬子蘭，笑了笑，道：「那個自然，那是一定的了。不過這兩天，在下正忙，還沒有功夫辦這件案子。黑龍江王寡婦那十八响地，就是我在下主持着的。不過，彼此全是朋友，既然找了我來，足見看得起我，我不能不識抬舉。」把賽活猴叫到一邊，低聲附耳，囑咐了半響。賽活猴說了好些好話，先是皺眉，後又陪笑，末後教楊老板先出五兩銀子的筆資，說定第二天取銀子。楊老板和賽活猴道了費心，出了秀才大門，回轉書房。賽活猴有些暗中着急，想不到請訟師竟這麼貴，打官司竟這麼難打。實話不好告訴楊老板，自己默打主意，教楊老板在店中候他，他獨自出來，要設法摸到臨衙門，撞木鐘似的，要尋一個熟人，略通關節。

賽活猴對於文通判左右的人，一個也不認識，現在他是警急了硬碰運氣。事有湊巧，他在衙門口打幌，頭一個人便遇見了護宅武師張玉峰，及其師弟吳寶華。這兩位武師是晚飯後出來閒逛，劈頭遇上賽活猴這個伶人。既不似關外人，也不似良民，頭頂剃去一塊勒水紗的且亮門，氣象雄糾糾，面露憂疑，只在衙門前邊徘徊。吳寶華認爲形跡可疑，上前吆喝一聲，要加盤詰。賽活猴吓了一跳，回身要溜，又扭回頭望了一眼。

張武師忽然認出他是伶人來，就叫住他，問道：「你不是上年在綏化城，唱野台戲

的賽活猴麼？」賽活猴忙應道：「我就是賽活猴，唱梆子的，老爺您貴姓？」張武師道：「我姓張。」賽活猴道：「您不是在衙門裏當差的張玉峰張老爺麼？」張武師道：「不錯是我，你怎麼認得我？」賽活猴滿臉堆歡，忙請了一個安，說道：「那年小的在本城演戲，正棚上押大令的那位官，特點小的們唱百草山這齣戲，就是小的裝二郎神。那天不但那位老爺開賞，你老還特賞我二十吊錢，我不但感念您，認識您，不瞞您說，我這回還是專誠投奔您來的呢。」又向吳寶華請安，叩問了姓名，隨後，就請二位老爺賞臉，到小的店裏坐一會兒去吧，現在我們班主也來了，正要懇求您二位老爺恩典呢。」

張玉峰武師看見賽活猴雄糾糾的禮格，却是很卑庸的談話，有點羞與爲伍的意思。禁不住這賽活猴好容易在衙門口，找得了兩位熟人，既可在班主面前吹牛腿，又且打官司告狀，幸獲門徑，當下左一安，右一安，堅求二位武師賞光。張玉峰閉着沒事，還以爲他們整班伶人全來了呢，就對吳寶華說：「師弟，走吧。既是他們班主邀咱們，咱們就去看看。他們班裏還有兩個小孩子，唱的很不壞，咱們聽兩齣清唱。」賽活猴忙道：「您要聽楊玉環楊金環的清唱，那好極了，我們老板一定叫她兩侍候您。」於是好讓歹讓，把二位武師陪到他們住的店內。

兩位武師來到店房，賽活猴窺前躍後的招待，先給斟上兩杯茶，隨把楊班主扯到一邊，自己表了一回功，說：「這兩位老爺都是廳官老爺的親信人，跟我早先認識；我們

打官司，有了門路了。」極口形容了一陣，教楊班主好好拜見去。楊班主天生怯官，聽說來的既是老爺，當然很有勢力，不論多闊的紳商土豪，沒有不怕官面的；這官司不用打，准可以看贏。這樣想着，喜歡得心直跳；向賽活猴又問了幾句，忙穿上長衫，竭誠致敬，給二位武師請了安，也換斟了茶，又敬早烟，水烟。然後拿出下九流藝人的派頭，請二位武師上坐，自己垂手而立，侍候在旁邊，太恭敬了，倒把隨便慣了的二位武師鬧得迷迷糊糊，不知何故。張玉峯先問道：「你就是楊老板麼？你們那戲班呢？怎麼這店裏就只你們二位？」楊班主「哼」了一聲，伸伸脖頸，剛要說話，賽活猴分外透機伶，搶先說道：「二位老爺，我們的戲班隨後就到，是我們兩個人先到貴寶地；投拜官廳紳董來的。是的，我們的班這就到。」吳寶華一聽全班沒到，又看了看店房，好像楊氏雙環也不會在此，就覺着索然寡味，不打算久坐了。他站起身要走，說道：「等着你們班子全來到，再照顧你們吧。張大哥，咱們走。」張玉峯笑道：「寶華，你忙甚麼？我說賽老板，現在我哥們沒功夫攪你。等你那天張羅出演，我們再來捧場。現在請便吧，你不必客氣。」也就站起來，打算走，賽活猴慌忙攔住：「老爺別走，您您您聽，小的有下情。不瞞二位老爺，我們的戲班本來這兩天可到，無奈教一位惡霸恃仗勢力，硬給扣下了，連人帶東西，全套戲箱，只跑出我和我們老板兩個人。沒有別的說的，誰教小人認識二位老爺來呢，務必懇求您二位恩典，想個法子，央求央求廳老爺，把我們的人和戲箱討出來，小人和小人的班主至死，也忘不了您二位的好處。」說着二人雙雙

請安。張玉峰武師覺得這話很突兀，問道：「這怎麼講？在甚麼地方扣的？誰扣的？你們怎麼惹着他了？他是個幹甚麼的？」賽活猴和楊老板互遞眼色，低聲私議：「你先說？我先說。」楊老板仍是法官，教賽活猴：「你說吧。」

賽活猴咳了一聲，嚥一嚥唾沫，把王洛五擅扣戲箱，強逐羣伶一案，源源本本說出來。二武師聽了，說道：「王洛五這名字好耳熟，他就敢扣你們的形頭，你們竟這麼老實實教他扣麼？」吳寶華說：「你們不會跟他打架麼？」賽活猴陪笑道：「老爺您聖明，您想強龍不壓地頭蛇，小的們不過是一幫唱戲的，怎敢和當地紳董打架？這王洛五在十三道崗子，開着閻王店，不管住不住，一天二百錢，過往客人都惹不起他，小人們生幾個腦袋，敢跟他碰？他有上百號的黨羽打手呢，不瞞二位老爺，他還搶男霸女，白晝殺人。……厲害極了，這只有求二位老爺給小的們做主，我們打算告他，無奈聽衙門又沒有門路。現在好了，遇上二位老爺，我們就是遇上貴人了。二位老爺務必開恩，幫小人這一把吧。」賽活猴說着一灣腰，要深深請安，楊班主以為他要磕頭，自己連忙羊羔吃乳，撲登登跪下了。班主既然跪求，賽活猴也只好協同一致，順坡而下，跟着跪下了。

二位武師大驚，連說：「這是怎的？這是怎的？」張玉峰道：「王洛五扣下你們的東西，你只管寫狀子告他，有甚麼可怕的？爲甚麼給我們哥倆磕頭呢？」楊班主作哭聲道：「二位老爺您不知道，這王洛五太厲害了，動不動開槍就打人。您只當他把我的

戲箱扣下了，您還不知道他把我的——個女兒，一個外甥女兒也給……也給！……」驀地紅了臉，說不出口。賽猴活替他接說道：「也給霸佔了！」

兩位武師十分驚異，說道：「有這種事，是真的嗎？從多咱霸佔的？」楊老板滿面通紅的，正要實說霸佔二女的實情，賽活猴忙插言道：「小人們決不敢欺瞞二位老爺。我們班主爲人太老實，甘受其氣，他的令愛教王洛五霸佔一年多了。是我們哥幾個太看不過，才公推出我來，幫著我們班主告狀。現在我們已經煩託馬子蘭馬秀才，代寫呈文。我們打算一兩天就往上海遞，不過如今的年頭，淨憑狀紙打官司，怕不中用，總得挖個門路才行。是小人想起二位老爺來，剛才我到衙門口去，原本就是要求見二位老爺，不想您先問下來了。這也是我們班主該遇貴人，這沒有說的，二位給做主吧。只要官司打赢了，二位積的德可就大了，我們楊班主一輩子也忘不了二位的好處。」說著又是請安，又是打躬；楊老板也期期艾艾的說感謝的話，也是不住請安下拜。

兩位武師全是關裏人，從來沒遇見過這樣事，當時聽了，頗以爲怪。教兩伶坐下，沉住了氣，詳細的述說前後原委。二伶口述前情，語極煩碎而不扼要。問了好半晌，方才明白。二武師全是熱腸漢子，不等聲氣，概允援手。遂對楊班主說：「你們還是先把狀子寫好了，暫且不用遞，先給我們拿來，看一看，我再替你帶到稿案門上去。」賽活猴忽然靈機一動，就說道：「我們本來是求馬秀才代寫呈子的，得了，一賓不煩二主，現在一包總，就求二位老爺費心吧。」轉向楊老板說：「咱們索性就煩張老爺，吳老

爺，轉託馬秀才，把呈文寫好着點。」兩伶說着，就請二武師一同去找馬子蘭。

二武師少年喜事，笑了笑答應了。那馬子蘭秀才，常常走動官府，倒也認識張玉峰。一見四人偕來，馬子蘭就笑說：「楊老板恭喜呀，你們的官司，有張老爺，吳老爺幫忙，這就好辦多了。」張玉峰道：「馬二爺，這還得煩你大筆一揮，我看楊老板人很老實，也太可憐了，你多費心吧，給寫好着點。」由於兩位武師到場，馬子蘭立刻動筆，立刻就將狀子繕好，又教給楊老板一套話，預備過堂時好答對官府。當下楊老板謝過了筆資，站起要走。馬子蘭說道：「這呈文你們自己遞麼？」賽活爺道：「我們就煩二位老爺代遞。」馬子蘭沉吟道：「那麼着，也好，我就不用管了。」張玉峰笑道：「馬二爺不要悞會，狀子我可以替他遞一遞，爲的是好快一點。至於別的事，該怎樣，還是照老例，就怎樣。馬二爺，你別脫心淨。」馬子蘭這才笑了。四個人出了刀筆之門，賽活猴立刻請二武師下小館。託了又託，說了許多感性的話，把呈子交給張武師。果然官中有人好辦事，不出三天，掛牌聽審。

因爲呈詞寫得很厲害，霸佔強姦少女的罪狀實在重大，況又有霸產的罪，二武師又秘密將案情稟報過了，通判文貴竟親自升堂，傳訊原告。賽活猴竄前竄後的幫忙，到了這時，却上不去公堂，只能蹲在衙門口以外，抓耳搔腮聽候風聲。原告楊老板被官役脚不沾地傳上來，昏頭漲腦跪在大堂之上。文通判高據大堂，把案由冊子一看，問道：「你叫楊韻笙麼？」楊班主供道：「給老爺回，小的是楊韻笙。」問：「多大年紀？」答



：「四十九歲。」「那里人？」答：「直隸省保定府兒的。」「作甚麼？」回答：「唱戲爲業。」「爲何事告狀？」回答：「爲了十三道子崗開闢王店的王洛五，他霸佔了小人的女兒，外甥女兒，和小人的全份戲箱，小人的妻子因此生生被他吓死了。小人要不然，還不敢告他，因爲他還要要小人的命，小人沒法子，才告他，所供是實。」又問：「你女兒真是被王洛五霸佔了麼？不許捏詞妄控。」回答：「小人的女兒實在被王洛五霸佔了，現在他還霸佔着呢。老爺不信，請票傳王洛五和小人的女兒和外甥女兒到案一問，就知小人所供是實。」

堂上沉吟一會，又問：「你女兒被王洛五霸佔多少日子了？」答：「由打上年七月二十七，到現在，整一年零七個月了。小人的女兒和外甥女兒，屢次想逃出火坑，無奈被原告拘禁過嚴，逃不出來。小人的女兒屢次向小人哭訴，要求小人給她鳴冤。求老爺開恩，救小人父女三命！」

文通判又問：「由打上年七月，到現在一年半有餘了，爲甚麼你不早告？可見你自已情願將女兒賣給原告，現在又因勒索錢財不遂，又來興訟嗎？一年半之久，你早幹甚麼去了？」把鷺木一拍，衙役齊喝堂威，在堂下偷聽的二武師吓了一跳。再看楊老板，更嚇得一縮脖子；但是稍一楞神，旋即答道：「小人早想控告，無奈王洛五監視很嚴，起初霸佔小人二女時，他強逼小人夫妻齊搬到他那閻王店裏居住，明是拿小人當親戚，暗中把小人扣起來了。現有小本班賽活猴爲證，是他眼見王洛五拘扣小人的情形的。」

堂上聽了，說了一聲：「哦！」繼續又問了一回，遂命下堂取保候傳。狀子是准了，所有堂訊之詞，全是吃葷飯秀才馬子蘭教的答話，幸而堂上問的話，全平安答下來了，二武師齊向楊老板賀喜，楊老板就向二武師道謝。於是，楊老板和賽活猴一逕回店，等候被告傳到，再行過堂對質。

四、鬧賭坊計擒王洛五

過了數日，簽下拘捕被告的傳票來。楊老板，賽活猴一再向二武師說，王洛五必不肯束手受捕，他手下有好幾十個黨羽，又與紅鬍子通氣。廳官老爺如要辦他，千萬得多派能手。二武師聽了，也從外面打聽了一些消息，確知二伶所言非假，忙乘便稟報了文通判。但是文通判他早對王洛五有所耳聞，因此，拘票一發，立刻把二武師叫到，命張玉峰爲首，撥選能手，協助四班班頭，一同辦理此案。計共派定班頭周萬倉，小李太，李會庭，神槍余永堂等，共十餘人，由張玉峰率領，許以便宜行事。

這件案子辦得很機密，爲恐打草驚蛇，怕王洛五先期聞訊跑了，故此一切都在暗中佈置。張玉峰武師，和班頭周萬倉等，化裝潛伏十三道崗，先見了經歷，遞了公文，次即密訪王洛五的劣跡，（那個經歷並未暗助着王洛五。）只幾天功夫，已將王洛五從前所作所爲，無法無天的事，都訪實了。以後就該動手拘捕王洛五本人了。周萬倉，張玉峰暗中商量，在這天高皇帝遠的邊荒塞外之地，明目張胆去逮捕他，也無不妥，甚至還

硬硬把官人評爲十匪。

張玉峰幾個人得了當地縣府的幫助，遂定下大伏窩，虎入穴的計策。這時王洛五正新接辦了一座大賭局，牌寶全有，賭徒麇集，輸贏很大，王洛五所得的頭錢很豐。他天天泡在賭局，一來鎮壓攪局的人，二來交結過往的豪客，末後索性連他的愛妻也接到賭局去了。他天天在賭局吃喝玩樂，吸鴉片煙，看人豪賭，他自己也賭。

他的這愛妻，已不是楊家二環了。楊家二環是他的小玩物，好比一對畫眉鳥似的，生得玲瓏小巧，唱得婉轉動聽罷了，其實兩個小女孩子，去了給五爺開心以外沒有旁的用項。王洛五這一個愛妻則不然，乃是附近村鎮的一個女光棍，有名的爛桃子王三巧。說起來和王洛五乃是同姓，同姓不該通婚，王洛五不懂那一套，甚麼叫五百年前一個祖宗，就算五十年前是一個祖宗，他看着女人好，女人看着他好，那就該姘，往一塊姘好了。於是王洛五和王三巧，一個草野英雄，一個草野英雄，不待父母之命，不用媒妁之言，眉來眼去，一來二去，情投意合，就「天作之合」了。

這個王三巧，外間傳說姘翻穿過四條白裙，她的新死的這個丈夫，據說因她靠人，含怒去捉奸，被他唆使奸夫給打傷要害，糊糊塗塗做武大郎而一痛逝世的。但新死的這個丈夫，原本也是粟胳膊根的混混，死了不自死，有他的口盟弟兄聲言要替友報仇，做一個拚命三郎石秀，或打虎的行者武松。

王三巧不怕這一套，偏偏她新靠上的奸夫，却是個色厲而內佳的假光棍。聽說對頭

天天磨小刀子，擺弄小六轉，他便吓得不肯再幽會了，口頭上却對衆揚言：「王三巧這一個臭婊子一點人心也沒有，天生是禍水。大丈夫不能受女色的魔害，要拾得起，放得下，才算光棍。別看我把她漢子搬倒，我也不要她了。你們想，她跟她男人翻臉無情，她跟我早晚脫過了新鮮勁，不也一樣麼？」倒好像這人大澈大悟了似的，骨子裏他却害怕，索性遠走高飛，把王三巧孤零零拋下了。

王三巧大罵大鬧，而且大找之下；這件事傳在王洛五耳內。他不由一笑，說道：「甚麼王三巧，她會迷惑四五个漢子，我倒要領教領教。」於是王洛五騎了一匹馬，帶了他的百發百中的手槍，一逕去找王三巧。王三巧水性楊花，正在追尋姘夫；見了雄糾糾，氣昂昂的王洛五，是這個人高馬大，悍勇可畏；於是乎一拍即合，二人開始姘度。只半個月，居然沒坐花轎，只坐上草上飛大靛轎車，算是嫁給王洛五了。兩個人情投意合，尤其是女人也是雙槍將，和王洛五一樣，躺在土炕上，便拿過鴉片烟槍；騎上大馬，便放得了手槍。以此特別技能，遂擅專房之寵。王洛五天天在賭局混，所以把王三巧接在賭局裏住。一來是新鮮勁，離不開；二來燒鴉片烟，躺烟燈，二人有同好，一燈雙管，正是人間的艷福。三來擦手槍，弄火器，二人是同道，正好王三巧成了王洛五的賢內助。有如此等等的行情，王洛五手下狐羣狗黨，莫不嘖嘖稱羨「五爺有福」。

這王三巧真是個尤物，她情實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了，又有煙癮，花容當老；偏偏會生得纖足，粉面，細腰，十分妖嬈。若不然，怎能燻一個半老徐娘，會把楊氏雙環壓下

一頭！便是王洛五的正妻，旁妾，以及其他糟七亂八的姘婦，到此時也都被這新寵擠到冷宮。最可憐的還是楊玉環，楊金環，自被霸佔，曾幾何時，已然被丟在腦後，這近年情形更加不好了。惟其如此，楊老板的認事才能一控而勝。若是楊老板早告半年，那楊玉環楊金環說不定認了命，抱定嫁狗隨狗，嫁雞隨雞的古訓，既已失身於人，也許將錯就錯，逆來順受，以終晚節。三從四德，誰敢說錯呢。

張玉峰武師，周萬蒼班頭，一行共十二人，先到經歷衙門投文報案，經歷老爺披覽公文，吃了一驚。因為來人是上差，命手下人陪着吃飯，細問過案情，便說：「這王洛五在地方上，聲氣很不好，本衙門早已暗訪過他的劣跡，正要究辦他；現在果然有人在廳裏告他了。你們幾位辦他的時候，務必要小心；這王洛五手底下很有些人，要慎防他拒捕，還要提防他潛逃。一經歷老爺很替上差出了些主意。那公文上明明寫着密拿要犯，全拘同黨的話，口氣很嚴厲，經歷已然担着失察的處分，此刻惟恐走漏風聲，跑了王洛五，未免自己的處分更大。因此之故，經歷老爺特意撥了兩個眼線，又調派四名幹隸，一同協助辦理本案。」王洛五在外揚言，經歷老爺跟他有交情，他們的交情就是這樣！

然後，張玉峰等分成三批，化粧來到十三道崗。第一步，便是臥底，第二步，便是朝相。這兩步辦法是同時進行的，張玉峰以下諸人，由眼線暗中指引，一一和王洛五對了盤。跟着周萬蒼，李太和班頭，挑選了幾個捕快，年紀輕，臉生，胆氣雄的，假裝賭

徒，設法和王洛五及其手下人接近。這幾個假裝的賭徒，而帶草野豪莽之氣，賭起錢來大輸大贏，滿不在意似的，以此引起了王洛五的注意，好像猩猩惜猩猩，好漢愛好漢；不到半個月，居然攀交，呼見喚弟的親熱起來，又有幾個辦案的官人，假裝收買和運販軍火的販子，到閩王店落腳。那時賭匪縱橫，頗有些不軌之徒，在濱江一帶，批發零售火，直往海面上匪出沒之區，拿大價賣出去。紅鬍子得財容易，花錢自然慷慨，一枝火器可賣大價，子彈火藥也很有好行情。那時候，「自來得」剛剛出現，價錢更是奇昂。辦案的人竟帶來一桿自來得，數排子彈，說是到十三道崗換金子來的。王洛五聽見部下耳目報告，立刻要查看貨。假槍販只拿出兩排子彈，給主看看；說是「自來得」現貨不在手頭，你老若是要用，可以講好價錢再看。王洛五志在必得，掏出數千現款，擲給假槍販。假槍販就把自來得和五排子彈全真賣給他了。可是王洛五心裏很不痛快，認爲買槍的故意拿捏人，價太大了。那幾千槍價，不應該教他拿走才對，可是這事情又關係着以後採買的信用，不能恃強硬搶硬。王洛五便支使出黨羽來，引誘賣槍的人，到他新開的賭局，「拉八局」去。

拉八局，就是押寶。王洛五要做成圈套，把賣槍的販子大價託去的錢，由腥賭上弄回來。那槍火販當然非常好賭，只一勾引，便入了圈套。他們一夥四個人竟流連在閩王店，天天去賭。王洛五方自幸得計，以爲人家上了他的當，而不知他實上了人家的當。假槍販和假賭徒本因人多，恐防王洛五會查出來，方才分爲兩批，慢慢的進身賭博他；

如今倒一拍即合，聯為一氣了。而且兩引三，三引兩，越引越多，十二個官人都得瀝入王洛五的賭局。王洛五的賭局天天有十幾個人，乃至幾十個人，在那裏豪賭。南來的，北往的，伏地的，過路的，此出彼入，人頭異常複雜。王洛五不是沒有戒心，却倚仗手下黨羽多，耳目靈，勢力厚，料到沒人敢動他。近處的官廳，如經歷老爺之流，月月受他的供奉，斷不會辦他；地方，牌頭，更要趨承他；他放心大胆的幹，任甚麼風險也不怕。但是，他總是吃這個的，儘管放心大胆的幹，就在尋常，他也是身不離槍，槍不離身，以防萬一之變。他的手槍打的很好，可以說百發百中；他不拘白晝，不拘黑夜，總有一兩枝手槍帶住身上。同黨們曾勸過他：「帶這東西累累壓墜，五爺何必這樣小心？」王洛五却笑說：「咱們爺們幹的就是這種行業，咱能暗算別人，別人不能暗算咱們麼？有朝一日，來一個人找我比武拔鬪，我若不帶槍，就許殺給我。我現在槍不離身，身不離槍；要想扳倒我，先好漢的人，只怕他就不敢挨近我。」這樣看來，王洛五雖然大胆，不是沒有戒備的。辦案的這三位武師，和兩位班頭，跟王洛五朝相對盤之後，果然處心積慮算計的，就是王洛五身上這兩枝槍。只六七天功夫，便看見王洛五以打槍為戲，抬手一下，擊墜飛鳥。

周萬蒼，張玉峰秘密商量，擒猛虎得先拔去虎牙，捉王洛五須先弄丟他這桿手槍才好。不然的話，怕受他的反噬。而且罪狀難得，口供未取；官人捕盜，必須擒活口，動起槍來，免不了有死有亡。張玉峰又和師弟吳寶華，朱天雄秘議，也發愁着王洛五這樣

槍。還有王洛五的黨羽，每天在賭局出入的，總不下二三十人，多的時候，可到四五十個。辦案的官人不過區區十二位，加上經歷衙門暗中撥派來的幫手和眼線，不足二十人，統共還湊不到四十位。這夥匪棍人數既多，也許不敢拒捕，也許逼急了竟拒捕，誰敢料得準？倘真拒捕，這四十個官人豈不都死在十三道崗？議來議去，定了誘捕之計，第一，先設法調開王洛五的黨羽，第二，再設法解除王洛五的武裝，第三，才可以動手。

經過了一個多月，張玉峰武師，周萬蒼班頭，故意露鋒芒，顯出江湖豪氣，和王洛五攀交。居然三個人換了口盟，結成弟兄。王洛五的戒心，也因此漸漸疏忽下來。於是到了五月節前後。

五月節將到，王洛五的黨羽頗有的回家過節去了，賭局的人也就減少，人們忙着過節。張玉峰，周萬蒼正耗得心焦，到了節關，心頭一鬆，互相通告道：「該着下手了，是時候了！」五月初五，吃完了雄黃酒，黃米粽子，人數減少，賭局幾乎不能成局了。小李太（班頭）頭一個跑到閻王店叫道：「王五爺，王五哥，過節好。剛才我到賭局找你，想不到你竟會在這裏。我說五爺，今天賭局怎的這麼素靜？」王洛五剛到這店賬房，正倒在櫃房，噴雲吐霧，聞言睜眼說：「他們都回家過節去了，我也是剛來，剛算完節賬，媽巴子的，這一節差遠了。老太，你也來弄一口。」李太滿臉堆歡道：「請請，五爺您自己請。我不能弄這玩藝，吸一口就暈。我說，咱們哥們也該樂一樂了。喂，咱們還



是拉八局吧，那比什麼都痛快。」王洛五道：「你自己不會去麼，那里有你五嫂子三巧在那里。」小李太把頭搖得像播浪鼓，說道：「沒有五哥在場太沒勁。我們吳子英吳老弟，新近得了一筆外快，正要跟您決一死戰，他喜歡推牌九。走，走，五爺，他們全等着你呢。」

正說着，周萬蒼也跑了來，進門就嚷：「五弟，你跑在這里脫心淨了。那不行，如今不是到了節下了麼？我們五弟妹王三巧老早就要打一副純金九連環，上回問過我。今天正好消停，咱們多抽點頭，給五弟妹湊一副九連環吧。」門口又跑進一人道：「給誰抽頭？」王洛五抬頭一看，是張玉峰武師。王洛五讓坐道：「張二哥也來了，他們要給你五弟妹打金首飾。」張玉峰笑道：「好好，該打，該打。打幾副？」周萬蒼道：「打一副。」張玉峰道：「怎麼打一副？至少也得打四副。」小李太道：「爲什麼打這些？」張玉峰笑道：「四個人一個人帶一副，不打四副，怎够？」幾個人都笑了：「對，對，打四副，王五爺艷福不淺，有四位大美人，誰能比得了。唐伯虎有十美圖，五爺有四美圖。」正說着，班頭余永堂也來了。湊趣道：「王五哥，你至少也該湊一桌，八美圖，才够。如今還差一半呢。」小李太說：「你別忙，我管保不出三年，五爺一定能湊一桌。」周萬蒼撫掌大笑道：「趕到了五爺生日那天，來一個八仙上壽，嚇，那可美透了，連盛京將軍也沒有五爺的福分大。盛京將軍怕老婆，連半個小婆也沒有。」

衆人一齊恭諛，王洛五美得兩隻眼合成一線，講到歸結，衆人還是慫恿他回賭局。

他呢，雖然聽飽了四美團和八仙上壽，可是他心上仍然悶骨節的。緣因他最近幾日，忽聽一個官場朋友秘密告訴他說：「綏化廳新近派出四班班頭，到十三道崗一帶辦案來了。一而十三道崗一帶最近並沒有發生甚麼要案。王洛五推來測去，不覺疑心到自己身上。莫非有人把我告了麼？是誰呢？爲那一件事情？他昨天已經託人到經歷衙門刺探。經歷老爺和文案師爺都說，那是謠言，如果廳裏有人出來辦案，必要到經歷衙門投文，可是本衙門並沒有接到公文，是見這是謠傳瞎話了。」

王洛五的朋友回來告訴了王洛五，又說已經轉託經歷老爺，倘有風聲草動，千萬費心關照。經歷老爺和師爺全答應了。王洛五有點放心，還是不很放心，想了想，特把本節節禮，加一倍送上去。這一回經歷老爺竟沒收，措詞很客氣，却到底不肯收，所以令人不放心，這與往年年節不同的。王洛五又將禮物加厚了兩倍，派一能言善道的手下，第二番再去送禮。這一回經歷老爺竟派他的舅老爺，對本人說了私話。經歷和五爺的交情不在這一點上，請五爺不要誤會嫌輕，實在因爲經歷現在正賞了兩畝荒地，內中頗有些波折，正要借重五爺的力量給了解，他還要親去拜託五爺呢，怎能再收重禮？只要經歷面託的時候，五爺不推託，就感情不盡了。很說了一些客氣話，並重賞來人，把禮物又回封打退回來了。

王洛五爲此心上不舒服：「到底經歷這一節爲甚麼不收禮呢？」翻來覆去推測，測不出所以然來。要說經歷將官重託之事，故此拒收重禮，總覺情理上說不通。王洛五的

一個謀士翻了半晌眼珠子，斷定「經歷老爺將有大竹槓在後頭，故此暫時不吃零食」別的人也這樣說，「甚麼買地有波折？簡直教王五爺斃錢罷了。」王洛五將信將疑，只得丟在一邊。可是他心上總有些委決不下，——這件疑雲就陪伴着王洛五過了一個端午節。

端節過午以後，張玉峰，吳寶華，朱天雄三位武師，周萬蒼，李太和，小李太，李會庭，余永堂五位捕快，錯落來到王洛五的賭坊，言明要賭大錢，給五嫂子王三巧打首飾。另外四個捕快，和經歷衙門派來的助手，就潛伺在賭坊左右。經歷衙門內一個隸役，和當地牌頭，假裝也拜訪，進了賭局。還有伶人賽活猴，和由綏化城來的一個服線，就化裝瀆到閻王店附近，設法和楊玉環，楊金環，見了一面。店房人出入，竟沒機會過話，只遞了一些手勢和眼色；楊氏雙環並不很明白，只以為賽活猴混窮了，來叙舊情求助。楊玉環居然拿舊，擲頭上首飾，並荷包內兩錠小銀錢，遠遠手給了賽活猴。

此時的楊氏雙環已然失寵，住在閻王店後邊小跨院內，一天吃兩頓開飯，除了王洛五偶然高興，叫二女來唱一段，平時早已不到她屋了。二女本是藝人，到了這步田地，儼如拘囚牢籠，深感無聊，心生幽恨。天天飽食無事，睡午覺，站門口，悵悶愁煩；楊金環的病倒見輕了。此時和賽活猴見面，楊玉環又勾起當年賣藝時跋涉風塵的舊情景；那時的生涯，縱然勞瘁，却見天日，有自由之樂，無幽禁之苦，對賽活猴不禁生了異樣的感情，很想與他一叙，又怕着王洛五。楊金環年紀小，胆小，楊玉環却比較刁鑽，把

王洛五打給她的首飾，摘給賽活猴，實在有點洩忿的意思。她再想不到賽活猴不是來求幫，是救她兩個來了。

但是賽活猴也悞會了二女的意思，二女擲金無吝，本為洩忿，為矜舊，賽活猴却以為楊玉環跟他又『有意思』了。他竟着了魔，冒着危險戀戀不走，要把自己架弄楊老板告狀喊冤的話，多少說一說，一來訴舊情，二來表大功。二女動容色變，比比畫畫催賽活猴走，「若教他看見，可了不得！」賽活猴冷笑：「怕甚麼？咱們舊同行，你也算是我的少女東，跟你說兩句話，還犯歹麼？你們不要怕閻王，閻王遇上我這小鬼，哼，你往後瞧吧，教他吃不了，兜着走！」麻煩了半晌，一定要把心腹話訴訴，二女仍是胆怯。見賽活猴得了首飾還不走，楊金環催道：「你快走吧。姐姐，咱們進去吧，教他看見了，咱們又該挨打了。」竟丟下姐姐和賽活猴，先進了院門。邁進門坎，又催：「姐姐，快進來吧。」楊玉環也有些心慌，立刻跟進門內，扭頭對賽活猴說：「你的話我不明白，你說你遇見我爹，你在那里遇上的？我爹不是回家葬我娘去了？上廳裏告狀，是要告誰？」賽活猴道：「要告誰？怎麼我的話，大姑娘您一句也沒聽見嗎？實對你說，我不是來找你求幫，我是幫着老板，把王洛五告下來了。廳老爺是我的舊恩上，已經派下捕頭，訪拿王洛五來了。你聽着點，不出十天，就要拿辦他。我這是來給你通個信，將來上堂對證的時候，你可要預備好了，別答對錯了。狀子上告的是搶男霸女，強佔戲箱。」

賽活猴的嘴像進豆似的一陣緊說，他其實也怕王洛五手下入碰上，却乍着胆，在二女面前逞英雄。恨不得把一腔話，三言兩語道盡，越說得急，對方越不明白。楊玉環越催他走，他越要說，越說越亂。楊玉環彷彿若有所聞，忙說：「是了，是了，你快走吧。你快走！」……賽活猴還在嘮叨，果然街頭巷尾，有人重重咳了一聲，楊玉環急急一揮手，進了院，門上門。賽活猴方一徘徊，從那邊走來一人，上去給賽活猴一個嘴巴，又踢了一腳。罵道：「小王八蛋，瞎了眼的奴才。你知道這是誰的公館，你竟敢在這裏強討！」

這個人果然是王洛五手下的一條走狗，把賽活猴當作強化緣的惡丐，痛毆起來。在巷角瞭望的那個眼線，見賽活猴挨打，眼看要被打急，忙過來，假裝過路人，把兩方勸開。賽活猴氣得咬牙切齒，罵道：「王洛五，王洛五，太爺今天受你這頓打，等着吧，咱們將來不加十倍奉還，算我不是人！」賽活猴罵罵咧咧，照預定地點走開去。這一回送密信，他本受着楊老板的暗囑，叫他在事先千萬給二女透一個信。沒想到白挨了一頓踢打，信沒有透明白。那一邊，武師張玉峰，吳寶華，和班頭周萬蒼，余永堂，却在賭局布好了陣式。

李會庭等幾個人，湊在一處推牌九。張玉峰武師指名要王洛五坐莊，推牌九也可，拉八局也可。王洛五仍然是衣不解甲，身不離槍，躺在烟榻上，一路狂吸，心中仍是悶悶不悅。王三巧和他對纏着，給他燒烟。張玉峰武師就過來催他下場，他教王三巧替他

上場。張玉峰笑說：「這拉八局的事，怕五嫂子不行吧。五爺不忙，你先吸你的，我們這里先自己湊湊。」賭局中人立刻擺上牌寶，幾個人呼么喝六的賭起來。賭局的人越湊越多，却都是一幫閒人。所有王洛五手下的人，大抵都回去過節，現在賭局的，不到七八個人。張武師和周萬蒼，李太和互施眼色，決定下手捕拿王洛五。於是，不容王洛五再吸鴉片烟，過來三兩個人，硬勸王洛五下場豪賭。王洛五情不可却，烟癮還沒過足，到底被這幾個假裝賭徒的官人，架弄到賭案上去。

賭了片刻，場中已有三十多人。屋中雖大，無奈人多擁擠，個個汗出如雨。那王洛五穿着綢衫，大賭起來。起初輸贏尙小，他有點心不在焉。後來一擲千金似的，連贏了幾筆小注，不禁鼓起興來，也就把全副精神都擱在賭上。越賭越熱，人人都滿臉揮汗，屋裏門窗大開，屋外也聚着人。王洛五面前，贏了許多現銀和票子，堆得老高。旁人替他喝采，齊誇五爺手氣真壯。但有一節，天氣儘管這麼熱，王洛五身上還是帶着手槍。王洛五的尊寵王三巧，躺在賭案對面烟榻上，榻的左壁，還擡着兩桿槍。

辦案的人有一半假賭着，有一半裝做看熱鬧。張玉峰武師假裝輸急，一怒下場不賭了，站在一旁罵點子，恰好就站在王洛五的左首。小李太本在另一桌上賭，也假說牌九沒意思，湊到王洛五這邊來，恰立在王洛五右首。班頭周萬蒼賭興最豪，叫得最兇，罵罵咧咧，真好像輪上火來。滿頭大汗，就到王洛五身邊叫道：「五哥，我又輸光了，你再借給我一千吊。」王洛五道：「你不會找賬房支去？」周萬蒼道：「不行，我要借借

您的賭運，支櫃上的錢，贏不了錢，我要從這一堆裏借。」手一指王洛五贏的那些錢。王洛五笑道：「那不行，我這是彩錢，借給你，我就該輸了。」周萬倉說：「五爺還在乎這個？」假裝上臉似的，硬拿了王洛五六七百吊錢，還是不肯走，站在王洛五背後，看王洛五賭，口中仍是嘮叨：「還是五爺，你手氣怎麼這樣壯，我怎麼就不行呢？」張玉峰抬頭往四面一看，笑道：「你能跟五爺比麼？五爺在賭局長大的，經的多，見的廣，你差多了。」口中說着這些話，兩隻眼東張西望，遞出好些眼色。周萬倉也遞過眼色。幾個官人一齊相喻於無言，知道「現在是時候了！」

神槍余永堂首先倡言：「他娘的，今天怎樣熱，我恨不能連袴子都脫了。」對王洛五說：「我可要無禮了。」回手把汗衫脫了，光着膀子賭。這一來，別人也相效脫去短衫。這些賭徒一向衣冠不整，今天因為是過節，又是給王三巧抽頭，把賭案擺在內室，有王三巧在場，所以衆人拘着禮貌；直到此刻，才光起膀子來。這些來客一光膀子，王洛五也就脫去了汗衫，露出了身上帶的手槍。

王洛五的手槍一露，張玉峰，周萬倉一行數人的眼光，不約而同，偷偷瞥過來，眼角旁斜，又互相示意。王洛五身穿繭綢袴，光着肉滿膘肥，屋大山粗的上身，虬筋凸出在黑赤的巨臂上，顯然孔武有力。腰繫闊大的「腰裏硬」百衲兜肚，手槍繫黑纓，裝在皮匣內，垂在左脇下。兜肚鼓鼓囊囊，不知裝的甚麼。王洛五贏得很多，心也痛快了，把全神傾注在賭上，這許多人不懷好意的眼風，他通通沒留神。

王洛五的槍法，是官人們最懷戒心的。他如拒捕，定要拼命；而官人辦案，却不能捉死犯，只能拿活的。張玉峰首先發話道：「媽巴的，真熱！五哥，我可要對不起；我也要脫小褂了。」王洛五笑道：「那有甚麼，我都脫了，誰教你們拘禮來？」張玉峰道：「不是那話，五嫂子現在這裏，我真不好意思。」王三巧正在烟榻呼呼的吸烟，呖了一聲坐起來道：「張爺，您這是怎麼啦？我又碍着您那里啦？你們哥幾個給我捧場，我還教你們受熱不成？我說諸位叔叔大伯們，那位嫌熱，趁早寬衣裳，別拘着我，我還要脫光膀子呢。」

張玉峰笑着解開短衫紐只敞了懷，仍不肯全脫。吳寶華說：「我不熱，我不脫。」張玉峰笑道：「你是年青面嫩。」其餘的人大半都脫了光膀子，興高彩烈的豪賭。

周萬蒼說道：「咳，五爺，你怎麼還累累陰陰，掛着這一串山裏紅啊！你說够多熱！」張玉峰忙插言道：「不是的，五哥，你那手槍也該摘下來了。還有那大兜肚，我不知您自己難受不，我瞧着就替你熱的慌。」朱天雄道：「還不快解下來？人說五哥胆大，我就不信，整年整月帶着傢伙，也太小心了。這十三道關子乃是您的天下，誰還敢到您這裏，拔老虎鬍子不成？王洛五笑道：「我是帶慣了，不帶這東西，心上就好像短點甚麼。」賭場十幾個人齊說：「摘下來吧，這個地方，這個時候，又憑您這個人物，您還怕拔鬍的硬闖進來叫字號不成？就有人敢來炸刺，咱們哥兒十幾個，吐吐沫也把小子淹死了。」



七言八語一陣亂嘈，王洛五最怕人譏笑他胆小，把臉一繃道：「你們說我胆小麼？」賭徒中有一個叫王玉書的，乃是天津人，庚子之役是他縱火燒了三岔口望海樓；後來畏罪逃到黑龍江，在鎮邊軍當兵，却天天在王洛五所開的賭局裏泡。他不知就裏，隨話說話，就自誇自己的勇敢，當年在天津，赤手空拳和天津南市的混混叫字號，真是寸鐵不帶，「當時人們都誇咱是黃天霸上連環套。」又道：「五爺在這個邊荒野地，足夠人物，若到了我們天津衛那個小地階，哼哼，專講究下油鍋，騎鋼刀，爭菜市，奪碼頭，一天打八頓架。不是戩吹，火燒望海樓的時節，就是我一個人，一隻火把，別說帶手槍，連小刀子都沒帶。」

王玉書只顧狂吹，王洛五把賭案一拍，怒豔虎目道：「知道你燒過望海樓，五太爺耳朵眼裏聽你小子說過一百二十八遍了，說了又說，自己也不嫌討厭！好漢休提當年勇，咱們說現在的，你敢跟我王洛五比畫比畫麼？王洛五雖然不是英雄，可是我做的事多啦，從來不肯掛在嘴皮子上。我若把我幹過的把戲全告訴你，只怕嚇破了你的苦胆。你除了燒過望海樓，還有甚麼？」王玉書一見王洛五急了，立刻換出笑臉道：「五爺，今天我們是給五嫂子過節捧場來的，看這意思，五爺還要揍我麼？官不打送禮的，咱們改日，成不成？」

王三巧忙說：「咳咳，一句笑話，你怎麼就急了。當家子，你別答理他少說一句吧。」再三的說，把王洛五勸住了。王洛五怒氣不息，順手把手槍解下來，往賭案旁一隻

小凳上一丟，道：「這玩藝解下來，不解下來，都算不了一件屁事。這是我自己的賭局，我在自己家裏帶手槍，就算胆小；不帶手槍，就算胆大，豈不成了笑話了麼？若講究好漢，也不在這地方。王玉書，不是我改你，你太好吹了，吹得人家只吸涼氣，你還是吹。就說火燒望海樓這案子吧，你這傢伙不管遇上甚麼人，說不上三句話，你就又翻弄出來了。你自己不嫌貧嗎？我王洛五倒沒燒過望海樓，你可知道東溝子裏的雙槍將謝老發嗎？他家十七八口人，光大抬桿就有四五桿，在本鄉狐架虎威，自覺不錯的，你知道到後來，他家落了怎樣一個結果？是怎的現在連一個人芽也沒有了？男子漢大丈夫，做一件事，不要自己吹，要聽別人怎麼說。掛在嘴巴上，有甚麼用？」

武師張玉峰，班頭周萬蒼，都曉得王洛五掛了勁，各各示意，在旁幫話，暗中各將脚步立好。繼續往下賭，賭注越來越大。張玉峰一看，自己的人已然散開了，無形中已將賭徒一個看一個釘住。王洛五又自己給自己解了武裝，正是到了好時候了。然後遮一眼色，寶盒一開，賭案上的小李太，陡然一聲怪叫，把拳頭往賭案一搥，力量很猛，把賭注現錢砸得亂迸，口中罵道：「搗妹子的，你看這是甚麼點子！」圍着賭案的賭徒茫然顧視。小李太伸着手，在賭案上一抓，連自己帶別人的賭注，一齊抓過去了。「幹甚麼，幹甚麼？」一陣亂喊，衆中又有人說：「不許賴，輸急了麼？」小李太道：「就算我輸急了。」

王洛五把眼一瞪道：「你這人，你要在我們十三道鬧撒野，你胆子真不小……」身

子剛往上一起，要站立起來。背後監視他的人，急用肩膀一抗，想把他撞倒。不料王洛五確有一點力量，身子微微一側，立刻凝身站定，曲肘往外一架，把對方擋住。惡狠狠回睜一望，冷笑道：「你們！」好像已認出上了當，教張玉峰等釘上了。他立刻伸手抽槍，槍已不在身上，急急往賭案旁小凳上一撈。張玉峰剛好飛起一腿，把槍踢飛，落到地上兩丈以外。班頭周萬蒼一個箭步竄過去，恐被人拾去，用腳急急踩住，俯身奪取在手。同時，那張大賭案也被一個人猛然一掀，往王洛五身上直砸過去。王洛五大吼一聲，揮臂一格，賭案反而斜落在吳寶華身上。吳寶華急急一閃，轉身奔王洛五。王洛五大笑道：「原來是你們來拔鬪！」手中恰抄起一串錢，照吳寶華猛打去。朱天雄立刻從背後掩過來，使手法一拿王洛五的路臂。王洛五急急一卸，轉身迎住，兩個人扭做一團。各官人紛紛圍上來。

賭局內一陣大亂，凡在賭局內動手的官人，上身都沒敢帶火器，恐被王洛五黨羽識破，只在下身肥腿袴裏腿內，緊藏着手叉鐵尺一類短兵刃。王洛五奮身拒捕，大聲吆喝，是關照同黨速來相幫的意思。但是這些賭徒，三停有兩停是官人化粧，其餘一停，乃是十三道崗的遊民，乃是真正的賭徒。賭局內王洛五的同黨，在此刻連十人都不到，又已一個個被官人暗釘上，一個官人看住一個匪黨。在場官人一聲暗號，都掏出傢伙來厲聲喊囂：「我們是辦案的，不是抓賭的，閒雜人等趕快蹲下，不許亂動。」又大叫道：「格殺勿論！」班頭李會庭拿出牌票法繩鐵鎖來，舉頭過頂，仍然喊：「閒雜人等趕快

蹲下，格殺勿論！」六七個賭徒沒命的往外逃竄，外面押伏的官人一擁上前，把賭局圍圍住，一個也不往外放。賭徒就像沒頭蒼蠅似的，亂叫亂鑽亂撞。但外面的官人，已然掏出手槍，枝枝槍指定在場的人，賭場內立刻又起了一陣痛哭狼嚎的怪叫。

那王洛五，已被四五個官人圍上。吳寶華，周萬蒼，朱天雄，張玉峰一齊動手，竟沒有把王洛五弄倒。王洛五好像受了傷的猛獸，真是一人拚命，萬夫莫擋。王洛五和朱天雄四手對搏，吳寶華從後背來揪王洛五的腿。王洛五猛一掙，竟掙脫，怪吼一聲，一拳搗中朱天雄的臉。武師張玉峰急急一扁身，用蹠子腳，照王洛五左腿狠狠一登。王洛五栽在周萬蒼身邊，仍沒有跌倒。周萬蒼掉轉手槍柄，照王洛五頭頂猛砸。被他一側頭，砸在肩上，仍沒有砸暈他。他反而抱住了吳寶華，拿吳寶華做擋箭牌，使力往外一推，吳寶華幾乎和周萬蒼相碰。

但這樣相持，也不過一眨眼之間，時候稍久，便單拳不敵四手。班頭和武師四五個人聯合齊上，把王洛五抓住。張玉峰照他鼻頭搗了一拳，王洛五登時熱淚和鼻血齊下，兩眼睜不開。張玉峰大喊：「放躺下他！」朱天雄抽鐵尺一敲，吳寶華用力一扳，王洛五咕登一聲，仰面倒地。場中只剩下王洛五的寥寥無幾的黨羽，此時有的拒捕，有的遭擒，有的逃竄。等到首犯失腳，也就眨眼失去了掙扎之力。滿屋盡是捕匪的官人了。外面押伏的官人，用火器指定拒捕之人，拒捕之人相繼受捕。但還騰下一個強漢，被擠在屋隅，拿著一把刀拚命抵抗。官人齊聲喝令受捕，這人也看出情勢不對，持刀護住身子

，大聲喝問：「你們到底甚麼幹甚麼的？」官人齊說：「我們是辦案的，要拿這位王洛五王朋友，交待一件官司。」這人又問：「你們有公事嗎？」答說：「當然有。」這人道：「有公事，我就跟你們走。你們只要不是硬賭局，充光棍；要真是六扇門，我就跟你們走。」這人已受捕之意，官人齊將心一鬆，李會庭又把公文高舉過頭。不料就在這時，猛然聽轟的一聲大響，一溜硝煙，滿屋登時驚亂。衆人驚疑四顧，張玉峰武師眼光很快，只一瞥，但見王洛五的愛妾王三巧，突從煙燈上立起，伸手摘取牆上掛的十三太保，把槍一順一放。只這一擊，已有一個官人被打中負了傷。官人急喝：「快捉！好大胆，敢拒捕！」有的往後退，有的要開槍還擊，有的往旁閃，暫避火線；惟有張玉峰武師，立身處太近，欲避無從，厲聲喝道：「住手！」

王三巧並不聽，仍要拒捕，轟然又放出一槍。張玉峰再不遑深思，猛然伏身一躍，翻身而進，直登煙榻。王三巧又搜槍機，張玉峰猛一探身，往上一托槍，扁身一腿，將王三巧踢倒，十三太保的大槍，順手奪過。衆人一齊動手，把這個王三巧也捆上，應捕各犯也一一上了綁。外面街上聽見槍聲，也是一陣大亂。張玉峰武師，周萬蒼班頭，認爲這一番設計誘捕，不可持久，久恐生變。十三道崗有王洛五不少的同黨，也許要拒捕，要劫奪要犯，把潛備的大車趕到，把王洛五趕上大車，立刻要起解。王洛五失手之後，一言不發，怒目而視，雙眸中閃閃蘊着毒火。賭局被捕的，連王洛五，王三巧，一共七個人。王洛五直看到王三巧開槍搶救自己，方才打破沉默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子想不

到在陽溝滾翻了船，但是我還交了兩個好朋友，娶了一個好女人。」問官人道：「你們哥們先別忙着走。我看你們幾位這樣大的舉動，把我捉住不殺，一定不是仇家子了。你們哥們一定是辦案的上差，沒請教那位是頭？貴姓？貴衙門是那里？」朱寶華受了他的反擊，心中不痛快，罵道：「你也睜大眼睛珠子看看，既知爺們是官面，趁早咬緊牙關，閉住鳥嘴，颯出屁股來，等着挨板子，你少要充光棍吧。爺們要恭請你們大駕五花大綁，上大車。」五花大綁上大車，乃是出斬砍頭，衆官人縛賊惟恐不急，連王洛五的脚也上了木狗子。兩人伺候他一個，把他攙起，往賭局外面架。王洛五十分發急，忙道：「你們哥們也太不懂交情面子了。你們假意跟我拜把子，設計騙我，我並不惱，你們是官差不由己。可是好歹我們也盤桓過好多日子了，難道一點私情也不通麼？你們不要忙，我還要交交諸位哩。諸位爲我的事，很受辛苦，我不能沒有一點人事。諸位可以把我押到店房，我叫櫃上給你們每位支二百吊錢買鞋穿。那位是頭，另外我奉送二百兩，請他把我這場官司告訴我，難道我犯了案，連案由也不給我看不成？諸位要知道我王洛五是個朋友，彼此都要看開點。」

其實，李會庭，小李太，周萬蒼這些老捕快，早就預備了賣案情，向被告索錢的主見。不過故意做難點，希多得報酬。四個班頭都換了笑臉道：「王五爺我們對不起，奉官所差，事不由己。我哥們承你老兄不見外，也周旋了這些天了，朋友總拿着當朋友待。一切你望安罷，除了徇私買放不行，你想打聽案情，那不算甚麼。」意思之間，要把大

車拉到店房，以便索賄。張玉峰變然變色道：「這可太懸虛！」暗向衝王三巧一指，周萬蒼向王洛五說道：「對不住，我們只求現佛，不能遠去了。我想王五嫂子總可以給我們找點酒錢。」王洛五皺眉道：「也好，三巧，你聽見了沒有？」王三巧此時也已被縛，她一點不怕，嘟嘟囔囔說：「抓賂也犯不上擺這大陣仗，老娘不怕。你們說上那裏，我就跟你上那裏，何必來這一套？你們到底是衝誰來的？」李會庭笑說：「五嫂子，請你放心，決不是衝你來的，你跟前頭那位大哥的事，算是完了，更不舉，官不究，我們管不着。這一回事，老實告訴你們倆日子，廳裏有人把五爺告下來了，情節也不常，請你望安，沒有五嫂子的干係。不過五嫂子拿刀動杖的，我們不能不捆一捆。只要五嫂子不再玩火器，光擺弄卷帖站人洋錢，我們就鬆套。」

做好的活局子，有軟有硬，硬的要錢，軟的洩露案情。由小李太把王三巧鬆了綁，押着她開箱開櫃，給官人拿「好看錢」。王三巧這娘們，比王洛五還橫，又不開面，只掏出幾百吊錢，再不肯多破費了。王洛五怒道：「老娘們懂得甚麼，我這一進廳，一路上山高水低，全靠朋友照應，你還想惠而不費的打發地方那樣麼？」立逼王三巧拿出許多金銀首飾，奉送給衆官差。笑說：「小意思，諸位別嫌惡。」小李太見了偌重的包金鑲子，心中大喜，連聲誇讚道：「怨不得外面都誇五爺人物，果然不虛，我弟兄這一番奉官所差，概不由己的苦處，五爺難為你全看得很開，……」底下的話要說「拜領」「和照應」的話了。不料老猾的周萬蒼，和持重的張玉峰，同時翻了腔，喝道：「小李太，你

要腦袋麼？」過去斥責王洛五道：「王洛五，我們拿你當人物，你怎麼來這個，你裏毀我們哥幾個呀，你可瞎眼了！」大聲吶喊道：「裝車，裝車，少跟爺們弄把戲，爺們花的是光棍朋友的錢。」王洛五忙解說道：「二位太多心了，情實我手底沒有許多現貨，所以拿幾樣首飾，還有甚麼？既然諸位不願要首飾，三巧你再搜搜箱底，我記得還有幾十張差帖，還有四隻元寶，都給我尋出來。」

於是別的官人又往回拉鈎，把張周勸住。靜等王三巧尋出來四隻元寶，和單元五元的一共百多張差帖。（舊俄紙幣，清庚子前後，已流行吉黑。）王洛五陪笑道：「這兩隻寶和這幾張差帖，跟這些現錢，是在下奉送諸位的。我知道諸位爲了我這一案，在十三道崗盤桓了個把月，足見廳裏老爺把我看重了。其實呢，我不過是個開店的買賣人罷了。不錯我接了這個賭局，我是爲結交朋友，不是爲發財，也不是爲傾人。我這人一生口直，有口無心，不知那句話得罪了朋友，把我告下來。我現在沒說的，當然跟諸位上廳打官司去。不瞞諸位，綏化廳我也有個把朋友，但是求外圍不如求內圍。這點小意思，請諸位務必賞臉，算我王洛五交朋友了。」客客氣氣，很說了些外場話。又說：「這另外兩隻元寶，也請諸位替我收着，不知那位是頭？請頭兒一路上多關照我。等我到了廳，我自然設法教他們在外面另給我舖陳，和這筆錢沒關係的。這筆錢，我完全託付諸位，在路上多多照顧我點。還有我那小店，恐怕還不曉得我在這里遭了官司，請諸位上差，派一位弟兄辛苦一趟，把我們橫房上姚先生叫來。叫他趕快預備一千吊現錢，一千兩



現銀子，並給我們舅爺送個信。這一切都要諸位幫忙了。」又道：「這區區之數太少，好在現時天氣尚早，最好諸位能跟我到小店去一趟，管保和諸位多少也有點益處。再不然，請稍候片刻，等着把我們姚先生叫來，……我只對他說幾句話，我另外奉送每位二十兩銀子。總而言之，這場官司，我一定跟了去打，可是我得留下幾句話，好教他們給我打點。區區下情，全靠諸位恩典了。」把強悍之氣，一掃而空，王洛五以甘言厚幣，一味央求。這些班頭捕快之流，見了銀子錢，如蒼蠅嗅見血腥，早已喜得眉開眼笑，把剛才拚鬥拒捕之情丟在腦後。王洛五只要求「和管眼先生見一面」，這是打官司的人的常情，惟恐家裏人得不着信，致身陷囹圄，無人搭救。殊不知任何人本身一被捕，立刻有衙門口的腿子，跑到事主家，通消息，討花銷，用不着被捕的人另外花錢買贖。王洛五這一套，大概也是這樣，那麼按人計，每人多敲他二十兩豈非是好事？左不過跟司眼見一面，談幾句話罷了。

武師張玉蜂在廳衙，究竟是幕客師爺的地位，而且利害之念也看得清楚。見周萬蒼正與師弟吳寶華，朱天雄嘖嘖，忙湊過去道：「你們留神，這地方可是天高皇帝遠，跟咱們關裏可不一樣，蹺巧他不但拒捕，他還要戕害捕吏呢。現在還是趕緊起解，天色一晚，再走可就難了。王洛五手底下有上百的黨羽，又跟胡匪暗中勾着，周頭你可估量着點，不要只顧找外落。」周萬蒼道：「我這裏正跟吳師爺，朱師爺商量呢。」遂把李會庭等幾個要緊人物，速經廳衙門派來協捕的差人，都調到賭局外，秘議幾句。經歷衙門

中的人首先說：「這王洛五可不大好惹，他手黑心狠極了，我們捉他容易，他要是跑了，咱們管保都得葬送在他手裏。」周萬蒼道：「不過按辦案講，咱們總得到他那店房去一趟，還有原告的两个女兒楊金環楊玉環，也得一同到案。」正在計議，那王洛五的對頭，伶人賽活猴已溜進賭局，此時在旁踴躍告奮勇道：「諸位老爺，王洛五這小子，在他店房裏，光大抬桿，就有十七八桿，手槍八音子，七封子，更不知有多少。他手下的狗腿子，更有七八十號，趕巧今天是過節，換在旁的日子，他們就敢結夥搶差事。諸位老爺不是要傳楊老板的两个女兒麼？我知道兩個女孩子的住處，我領那位老爺去，一叫就叫出來，不過得預備一輛轎車。」——「諸位千萬不要再到他們店房去了。留神吃了暗虧。」官差看不起伶人，李會庭冷笑道：「上店房怎的了，難道還連我們都扣在那裏，剝在那裏不成？那兒還有我們的行李呢，真個的丟掉了，不敢回去拿麼？」賽活猴忙說：「是是，諸位老爺自然不怕，只怕王洛五教他們奪回去，張老爺您瞧怎麼樣？」張玉峰笑道：「我倒有個八面圓通的法子，管叫你們也想上錢，也辦好案，不落一點閃失。」周萬蒼問甚麼高見？張玉峰說出三步辦法，第一步：王洛五仍由賭局起解，裝上大車，由各官差各執火器，嚴密護行。由十三道崗起解，直趨餘慶街（今改縣）經歷衙門，如有風聲草動，可以就近調鎮邊軍協助。第二步，在起解之先，同時舉行，由吳寶華，小李太，帶同賽活猴和眼線，去到閻王店後街，提取案中有名之被害原告之女楊玉環，楊金環。轎車沒處去找，由地方給抓來一輛草上飛，大轎輪車。第三步，一俟二女擡

到，即與王洛五一同起解。在起解的同時，由周萬蒼，朱天雄，外帶兩人，立即押着王三巧到閹王店去，通知案情，索取重賄，就便把行李取出來。這個主意當然穩當，大家都贊成，立刻就辦起來。

但等到分派人的時候，這些班頭各抱私心，都願意押着王三巧去拿行李，都不肯押解王洛五起解。起解的沉重是大的，而拿行李的好處是多的。班頭李會庭和周萬蒼兩個人就對爭起來。張玉峰武師大怒，說道：「你們只知要錢，不知要腦袋麼？在這地方正是紅鬍子出沒之區，真個的，這王洛五的來頭，你們又不是不知道。得了差事，不趕快走，你們再耗着吵嘴，我可不管了。我們師兄弟三個人，是奉了廳丞之命，幫你們辦案拿賊，案子已然得手，別的事沒有我們的了。朱師弟，吳師弟，上馬，我們回廳！」

吳寶華還在遲疑，張玉峰立催上馬。吳寶華真個要上馬，朱天雄忙說：「稍等一等，四位班頭你們怎麼樣？」四個班頭立刻說：「張老爺別生氣，我們靜聽你老的，你老派誰就是誰，我們誰也不許推託。」張玉峰仍要維持原議，自然以護差爲重，他自己親押王洛五上道，命四個班頭分爲兩撥，抓攔定去取，兩人押王洛五；兩人押王三巧，索性把提楊氏二女的一撥人，也併在這一路，搗了半晌亂，方才起身。王洛五的起解，由張玉峰督率着官差，先給王洛五在外面披上長衫，又給帶上大草帽，遮擋住面目。其餘拒捕之犯，也押上大車，打算把他們解到餘慶街經歷衙門，按賭棍例，打頓一板子釋放，只把王洛五押到廳裏。押解官人，自張玉峰以下，都騎上馬，持火器在車旁襄護，並

有經歷衙門中幾差個人，持槍坐在車上，拿槍口對着王洛五，以防不測。照這樣，由賭局開出四輛大車，二十多匹馬，一逕出了賭局，上了十三道崗通行大道。頭一輛大車，却是王三巧，正犯王洛五押在第三輛車上。差車剛出賭局大門，門口便已聚了許多看熱鬧的人，這裏面就混有王洛五的一兩個黨羽。並且剛才的槍聲，早已驚動四鄰，四鄰紛紛刺探，都曉得「王洛五盛記賭局出了事啦，開了火啦！」這消息不到片刻，便已傳到閻王店店房。店房的司賬姚某，正是王洛五的軍師，這軍師立刻運籌帷幄，派出幾個人奔來打聽。打聽消息的人恰巧和起解的大車碰了個對頭，立刻驚得歎了。閃在路邊，只睜著眼，衝頭一輛車的王三巧，第三輛車的王洛五翻眼珠子，透出叩問的意思來。王洛五在車上本來低著頭，却在帽子底下，轉動兩眼，往四面偷看。恰好看見了自己的黨羽，他一聲不哼，裝做沒事人。容得大車往前開，開到同伴身邊時，他就要「發話」了。是事情不盡如他的意，王洛五警足了話，挨到車與人接近時，他猛然一仰頭，草帽從他頭上落下來，他的全部面容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他振吭叫了一聲：「朋友，我王洛五栽了！衆位鄉鄰看往來常咱們的交情上，……」話不容王洛五說完，押車的官差狠狠搗了他一拳：「相好的，你太不够朋友，帶上朝廷的王法，還有你吹噓的份麼？這不是出西門，再嚷嚷，我可對不住，要堵你的嘴。」同時，兩旁押護的騎馬官人，也早揚起鞭子，喝道：「咱人閃開！」吧的一下，那個把脖子伸得很長，耳朵張得很開的路旁閒人，正要和王洛五遞話，馬鞭已然斜拍到肩膀上，熱刺刺的疼痛。同時馬頭也碰着他的後項

，驚得他一跳，跳躲一邊了。但是官人僅僅禁住王洛五，王洛五再要說話，就要堵他的嘴。前邊第一輛車的王三巧，也被當前開路的官差釘住，只容她轉動秋波，暗送心倩，未許她俏吐嬌音，自陳落難了。偏偏在第二輛車上的犯人，本非主名逮捕之人，官人對她稍涉疏忽，他居然和路旁一個看熱鬧的漢子，密遞了消息。這犯人坐在車上，把腰頸伸得老長，把嘴撇出老遠，路旁人也照樣，伸長了腰頸，斜楞了耳朵。長喙對準耳孔，急急忽遞過去幾句話。話雖然少，人已拱脊撼憤。馬上官人剛剛發覺，正要舉起馬棒，那旁聽的人已然抱頭鼠竄而去了。張玉峰武師押車在最後出來的，策馬剛出店門，便瞧見看熱鬧的人太多，離差軍車太近。大聲吆喝前開路的官人：「驅逐開入，開人靠邊！」吳寶華把馬轡一勒，招呼另一個騎馬的官差，把馬放開，揮動馬棒，往路邊上橫衝看熱鬧的人闖然四散，大車四輛很鬆爽的開到大街上了。來至十字路口，立刻分途，前一撥人押着王三巧一輛車，直奔閻王店。後一撥人押着王洛五三輛車，逕向綏化城的大道開過去。這時候，看熱鬧的人被馬棒驅逐，仍舊的跟在車後，追着看把王洛五解到甚麼地方去。有的說趁願的話：「教他橫吧，到底碰釘子了。」有的說惋惜的話：「這一抓了去，把王洛五苦了，這一輩子完了。關外和關裏不一樣，沒那便罷，只要一經官，就是太罪了。」在羣言紛中，路邊獨有三兩個人，表面看熱鬧，全都默然無言，互遞眼色。

四輛大車分途的時候，這三兩人也霍然分散開，有的步王三巧的後塵，奔向閻王店

，有的追王洛五的大車，上了官道。另有一人先一步奔跑開去，鑽入十三道崗後街。班頭周萬蒼等，押着王三巧，開到閻王店院內。幾個官人手不離槍，帶着王三巧，直入櫃房，找司賬姚先生。姚先生不在，說是回家過節去了；再找別的人，能够負責的竟沒有一個；都說：「我們是店裏夥計，不知道東家的事。」周萬蒼很不悅，在櫃房大甩閒話，拍桌子一鬧，鬧出一個人來。說是本櫃上的二掌櫃，現由他家裏找回來的。二掌櫃和王三巧過了話，協力答對官差，把應該付的好看錢，加一倍付了。周萬蒼改嗔爲喜，把拘票給他們看了，案由抄本也給二掌櫃留下。又對王三巧送了許多空頭人情：「五嫂子，剛才你不該開槍拒捕，拒捕是格殺勿論的。不管怎說，至少得把你帶到綏化廳，過一堂兩堂，那時候五嫂子本是回頭人，真許審出別的枝節來。現在我們哥幾個，多少担點處分，把您免究了，這可是我弟兄慣交情的地方。好在票上本來沒有您，我們犯不上多攀拉了，這一點你要明白。」王三巧也早換了面目，口中不住的千恩萬謝，又重重拜託諸位：「洛五到廳，全仗幾位照應了。」

周萬蒼等在櫃房開了一會藥方子，最後告辭出來。那提取原告被害人楊氏雙環的官差，也就在此時，把楊氏雙環提到。由伶人養活候安慰二女，上了大轎轎車，追上前邊押解王洛五的車，一行往綏化城開去。

五、押解要犯山行鬥馬賊

塞外五月天氣，當正午時，熱得十分酷毒，能把人枯晒死。但等到過了正午一個時辰以後，氣候便漸涼，日影一沒，山風一吹，真得脫去汗衫，披上皮棉袄。官人逮捕蝗事時，已然在午後申牌；等到起解，已到酉戌之交，轉眼天色漸暮了。李會庭，張玉峰，高山映日，泛出火焰似的山色，背日的山景，又陰沉沉染了暗碧色。三四十名官差，押解四輛大車，走在這地曠人稀的荒道上，看不見來往行人的影子，只聽見古木長林隨風的怪嘯，和野草的籟籟低吼，人們心上驀地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戒心。大車是在當中走，前面有班頭武師騎馬開道，後面也有官差督護，防備本嚴；却不知怎的，人們越走越覺着不放心。

這十三道崗子，本來路途不平，一起一伏儘多崗陵。車行在崗陵起伏之處，官人們都加一倍小心，好像料到這地方是胡匪出沒之區，怕無端撞上他們。他們胡匪和官人，處在敵對的地位上，就使案子上的犯人，跟他們不相干，他們若遇上，也要劫差事，搶犯人的。而且官人們又都知道王洛五綽號北霸天，素日便和土匪通氣，現在逮捕他，縱然容易，起解時却怕出岔錯。因為由十三道崗，起解到綏化城，路程太遠了，而在案的人犯又似乎太多，押解的官人似乎較少。

李會庭避頭，溜溜的策馬跑到張玉峰前邊，低聲說道：「張爺爺，咱們奔那裏去？是一直往綏化大道走，還是先到餘慶街經歷衙門？」張玉峰道：「這怎麼講？」李會庭嚇道：「我看情形不大好，直奔綏化，恐怕路上要生事。」張玉峰往四面看了看道：「你從甚麼地方，看出不好來呢？莫非說這地方太險麼？」李會庭道：「前途的確是有兇險，不好走。我們一直奔綏化，前站的衙門，只好是請不進門，後不靠店。不但這衙門，您再看王洛五的神氣，實在是不對。」

張玉峰一聲不響，把馬勒住，等到王洛五坐的那輛車回過，睜眼看他一眼。倒也不看出別的事，只覺王洛五剛被捕時，精神頗爽，此時一變，顯露著神色興奮似的，並且他坐在囚車上，不住東張西望。若有所覓，臉上似像有所希冀，張玉峰又看了看別的囚犯，也似乎神色不定，正在企盼望着甚麼。張玉峰仍不言語，更觀察別個官人。那官人如押後車的小李太，也似乎覺出不妥來，一時看看前後，一時看看犯人。犯人的眼色不停的往後面看，有時時候，還伸長了脖頸，看出很遠，他們一定是有所期待了。張玉峰和李會庭兩個人，稍稍一歇，心裏太就也沒必要說話：「案子的神氣不大對，他兩眼直勾勾的淨往後面看，好像後面必有救兵追來。張爺爺，咱們可得多加小心。」張玉峰點點頭說：「你把周護蒼叫過來。」周護蒼不等著，只看舉動，已然醒覺，立刻也挨過來問道：「張爺爺，怎麼樣？莫非案子不穩，前途有事麼？」張玉峰道：「好像有那麼一點。」囚車照舊往前開着，幾個要緊官人展眼間已然交換了意見。對於犯



人神色，不定，前途的兇險，都默喻於心了，並且悄悄商好；一趁早改道；奔餘慶街吧。」「幾個官人不動聲色，暗中把話告訴了車把式。車把式依言，把車趕起，悄不聲的改了方向。大隊差不多三四十口人，都隨着這方向往下走，沒有一人說話。車上的犯人忍不住開了口道：「衆位老爺，走錯了方向了，這不是奔綏化廳的大道。奔綏化廳，應該往左邊拐。」說了一次，沒人答言；王洛五又說了一次，車把式照舊往錯道趕，官人也跟着奔往錯道上走，還是沒人答言。王洛五又大聲和車把式說話：「喂，車把式，你走的路對麼？你剛才拐錯灣了！」車把式回頭笑道：「沒錯，這是當走的道。」王洛五道：「你分明走岔了，再往前賒趕，可要錯過宿頭了。」車把式一味裝傻，王洛五不由犯了老脾氣，大嚷起來。登時驚動了押車的官差，奔向他吆喝：「五爺，五爺，你可給我們留面子，我們才好給你留面子。半道上走得好的，你曉得甚麼的哩？」王洛五陪笑道：「我是告訴他，這不是往綏化廳的大道，他把車趕岔道了。」周裏蒼笑吟吟的走近囚車道：「王五爺，人家沒走錯，是你想錯了。你老心想着一定要把冤解到綏化廳，其實頭一步還得把冤駕到那到餘慶街經歷衙門裏，就在那裏過完頭一堂，賊才一上公天的，再把冤轉到綏化廳，這中間還隔着一個衙門呢。」王洛五啞然半晌道：「原來是先到經歷衙門，後到綏化城麼？我分明記得請在一開頭告訴我，說我的案子是在經歷衙門，怎樣又轉到你慶街了？剛才臨上車的時候，我還聽衆位圍囑着說：「直奔廳衙，到底是爲甚麼廳衙又改了道呢？」官人一齊笑道：「那還是五爺惹惱了，再不然是您惹左了。」

。對不住，趕路要緊，有話等到地方再談吧。「立刻一陣傳呼：「馬前，馬前！」夾雜着皮鞭策馬之聲，四輛大車加緊攢行，速度較前超過一倍了。把個王洛五在囚車上，顛頓得和皮球一樣，一顆頭碰了許多疙瘩。

直到太陽西沉，方才走出十三道崗子的末兩崗。遙望前途，仍然看不見打尖之地。武師和班頭恐錯過站頭，力催大車加緊趕路。曲折前進，約暮着前後已然走出三十里地，車越走，越發加快。在這車聲磷磷，蹄聲踏踏之中，突然聽見很清脆的「吧」地一聲爆響，分明是子彈破空聲。衆官人不禁仰面尋着，覺得情形不好，急忙尋看。槍聲似出於側面林叢，直掠頭頂而過。跟着又響了一聲。衆官人忙又往後尋看，覺得槍聲又似出發於背後。

張玉峰武師，周萬蒼班頭，大聲的吆喝：「停車，停車！」衆人一齊趨奔近處土崗，借物保障住一面，隨即把馬勒住，車也停住。跟着招呼了一聲，立刻紛紛下馬，護住囚車。四輛囚車緊在一處，趕車的把式，按尋常遇見鬍匪的慣例，把車往右上一丟，人便跑到路邊一蹲，沒有他的事了。却不知道這是官差，不是商旅，官差一陣怒喝，把車把式催起來，仍叫他跨上車轅，等候命令。幾個官差望空還槍，身子伏在亂草中。幾個官差快快的奔跑，把周圍形勢忽忽一看，快快的定了趨避的方向。「左邊有警，後面有警！大車還是趕快往前邊闖，往右邊開！」一面喊，一面繼續尋找槍聲的來路。就在這時候，槍聲如密雨亂發起來。側耳細辨，聲在後方，同時後方也已發現了驃馬飛馳的蹄

塵。

「哦，十三道崗子有人追下來了！」左側叢林果然轉出二十幾匹馬，馬上的人開始往這邊攪攻。只有一樣，雙方相拒尚遠，目光可以望見人影的顯現，火槍却不能描準。衆官人一齊聳動：「果然有了却差事的了！」張玉峰，李會庭，周蕙若，神槍余永堂，到了這時，把心神鎮住，一手扯馬韁，一手提手槍，搶到囚車兩廂，催促車把式：「休要怕，往前闖，闖！闖！」騎馬的追兵正是北霸天王洛五的死黨。王洛五猝然被捕，他們也倉皇失計，現在剛剛糾齊了人，就追下來了。分爲兩撥，共有五十多人，全是快槍駿馬，他們繞道緊追，居然趕出三十里，便趕上了。頭一聲槍響，乃是他們的暗號，通知兩撥人馬，往一處兜合。官人驟然遇變，不知追兵多少，倉卒間還想下馬拒戰。殊不知人家的馬快，官人策馬驅車而行，人家還要追上，這一下馬護車，反倒落入抵面交攻的情勢的之下了。王洛五的黨羽兩撥馬賊，火速的追上來，到達够上火線之處，立刻下馬，往囚車這邊開槍示威。目的不在傷人，實在要截路切囚。彈丸如雨，只照下三路打來，未傷人，只是先要傷馬。官差這邊逃避闖躲，躲到一道較爲高峻的土崗後面，便不再闖，立刻列成陣式，開槍拒鬥。馬賊人少而槍多，人又是亡命徒，捨命攻土崗，要越崗過來奪囚。官人這邊人多而槍少，內中又有些胆怯的，與賊相形之下，倒像勢弱。而且虛實不明，主客異勢，賊人既敢青天白晝，硬來搶救首領，那一定是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因此之故，雙方交了鋒，馬賊一味威逼狂罵，叫綏化廳的隄子們，快把王洛五放了

，餓了你們。官人這邊停覺驚惶，雖然燙擊，總想奪路速走。而且天色也不利，漸漸日暮了。一到夜深，賊黨勢必越聚越多。官人們個個着急，隔土崗相鬥了片刻，官人已有兩個掛彩。有幾個悍匪，居然三番兩次，硬闖過來。被官差一排槍，登時打回去；但是他們從這邊繞不過來，轉眼他們又從那邊撲上來，情形是越來，越顯得吃緊。張玉峰和李會庭，看出懸戰不妥，硬拒非策，立刻吆喝同伴：「還不上馬奪路！」剛才已經探問明白，距此不遠，最近的一站，叫做劉家燒鍋。官人互相傳告：「快開車奔劉家燒鍋！」車把式在這惡鬥的局面下，已然失去視御之能。張玉峰忙命自己人，赶快跨轅趕車。張玉峰自己就捨馬登車，命師弟吳寶華執鞭打馬，他自己坐在車廂後，背朝前，面衝後，一手持手槍，和囚徒王洛五背對背，膝下放着一隻十三大保，另外一隻手，提一把利刃，向王洛五威吓道：「我不怕劫差事，只要誰敢上前，我頭一下先打死差事！」兩眼怒睜，散出拚命的樣子，叫王洛五勿得生心圖抗。周萬蒼李會庭也照樣，都捨了馬，上了囚車，與囚犯共生死，拿囚犯做了擋箭牌。他們就分爲二路，朱天雄與兩個官差，持槍上馬，驅策着十幾匹空馬，當先開路，落荒往前闖。一陣塵烟過去，夾雜着槍聲，引得劫差之賊譁然大叫：「匪子們跑了！」當此時，日色已昏，草草應酬中，看不清人數多寡，羣賊一聲聲叫道：「跑了，快追！」

官人這邊張玉峰，周萬蒼，李會庭等四車奪路，到底闖出土崗。羣賊立刻上馬跟追，但土崗後還有斷後的官人，那是神槍余永堂爲首，他的十三大保很有名，可說百發百

中。他尤其擅長騎着馬開槍。盜賊剛搶上土崗；余永堂速發了幾槍，把兩匹馬打傷，把賊摔下來。馬賊一陣大譁，亂嚷道：「崗後還有埋伏哩！」立刻往後略退，開槍照土崗攻打。爲首的賊人也很有指揮之力，把圓影分爲兩撥，這一小撥在步下攻奪土崗；那大撥，就騎上了馬，繞道緊追囚車。

余永堂專習斷後，一看賊人的攻勢，竟留出少數人，把自己圍住，大隊仍要追殺要犯；這一來自己斷後，反而落後，恐怕落在夾擊局面之下。立刻招呼同伴，猛烈的開了一排槍，悄悄退出土崗，快快的上了馬，追逐着囚車的征塵，從斜刺裏飛奔過去。

講差的官人，和邀截的強賊，恰恰一前一後，夾成四層，在這寒外荒郊，此追彼奔，此攻彼拒，只聽見子彈吧的一下，吧的又一下，跟着發出掠空之聲，嗤嗤然怪響，夾雜在馬蹄和小輪顛頓聲中。強賊的馬全都神駿，官差現微來的車全部敵舊。這麼緊追疾鬥，起初距離稍遠，彈發無功，漸漸便够到火線了。押車的官人，有的受了流彈的傷。張玉峰武師和周萬蒼班頭，急得發噴，把馬鞭猛打駕駛的馬，前途有路，驅車如箭前奔。衆官人恨不得一步奔到前頭，却必須把追兵略略甩開，又必須想自己人會在一處，方保無虞，也好交差。前邊那四輛大轎轎車，一窩奔到古道正，忽然一轉，竟背道而走。這大轎轎車又名草上飛，馳行草地，最爲相宜。張玉峰武師驀地在車廂上一長身，向後大叫，意思是催前邊的人，快快跟上來。斷後的人立刻望見，也發聲大叫。後面緊追的馬賊，立刻也發了話；却不是空言，吧吧的發了一排槍，彈子嗤嗤然掠過張武師的草帽

。張武師趕緊俯下腰，被同伴扯過去，連叫：「小心，小心！」張武師笑道：「不要緊，他不敢真打。」同伴道：「這豈是鬧玩的，他們憑甚麼留情？」張武師一拍王洛五道：「他們怕傷了他們頭。」果然，王洛五和同時被捕的二人，這時都作了官差的護身符，擋箭牌，羣賊彈發如雨，只是上打天空，下打馬腿或車輪。一霎時五花三層，此奔彼逐，又追出二三里。不但够上火線，簡直的彼此可以相望通話了。大轆轤車儘管馳行草地最宜；總不及匹馬單騎周旋如意，履險如夷；而且草地上也是跛斜不平，常有大石地外「狼掬蹄」的良駒，比起官馬，比起臨時抓來的駕轅驚馬，簡直不啻龜兔競走。於是「趕上了，趕上了！」羣賊馬上加鞭，一陣陣怪喊：「站住，站住！快降！快降！媽巴子，再不停，全打死你們！」官人奔得滿頭滿身大汗，却誰也不敢停；都曉得馬賊手段歹毒，而北霸王洛五收拾對頭的狠辣，更叫你嘗上求死不得的酷毒。捕快小李六驀地從車廂立起，戟指大罵：「憑哈站住！你奶奶個皮，判官差就是造反，副不了你！」爲首一賊大罵：「再不站住，亂槍打死你們！」小李六還罵道：「打不死你！」對罵聲中，爲首那賊，策馬飛奔，早將一桿槍舉起，一平，一放：「吧！」的一聲脆響。同時，小李六也早悄悄把手槍隱在車廂後，也一抬手，一平，一放：「吧！」的一聲脆響。小李六怪叫一聲，倒在車廂。車廂中官人吃了一驚，張眼齊看。突然見那爲首一賊，也一聲叫，身形一幌，想是被奔馬一顛，斜身一溜，突然栽下馬來，連人帶槍，一齊墜地。那馬

仍然往前奔。官差一齊歡呼，羣賊一齊怒罵；怒罵聲中，奔馳來數騎，跑到落馬人跟前，跳下馬來扶救。落馬的人好像皮糙肉厚，沒受致命傷。眼看摔得不輕，竟一骨碌跳起來，破口大罵。官差在狂喜聲中，把車趕得飛快，仍然往前闖。羣賊激怒，起初跟綴，願忌着官人的開槍還擊，又怕誤傷自己人，他們儘管窮追，中間仍留着相當距離。這功夫，那落馬的賊好像是首領，因受傷而大怒，厲聲發令：「追，追，追！打，打，打！」重新跳上馬，加緊往前趕，羣賊把馬力放開，霍地分兩翼，兜抄上前。約摹趕出半里地，前後相距越近，賊人喊一聲：「開槍！」把馬一齊勒住；就在鞍上，端槍開火。吧，吧，吧，驟然一陣急雨，泛起一片硝煙，登時流彈亂飛，整整開了一排槍。然後又喊一聲：「追！」羣賊又把槍跨起來，馬上加鞭，復往前趕。這樣，追到分際，便開槍打，打過一排子彈，又放馬急追。且追且打，展眼又趕出一里多地，前面逃跑的官人，四輛大轆轤車排成一串，馬鞭如雨點似的亂打，打的馬負疼狂奔，就像一條線，一溜烟似的，掠過草地，直奔劉家燒鍋。斷後的數騎官人，也把馬拼命的打，打得馬四蹄翻飛，漸漸跟上來；尾隨大轆轤車後面，曲曲折折，合在一處奔；一面奔，一面還槍往後打。賊人追得近時，他們開槍；賊人停住馬放槍時，他們就加鞭逃；如影戲似的，又如索馬燈。却是追兵越趕越急，情形越來越緊，官人個個人跑得喘不過氣，汗如雨滴，馬也噴沫。但是，這路途也越走，距劉家燒鍋越近了。遙遙望見劉家燒鍋那座高大的碉堡，攀出土坡叢林之外；叢林土坡之後，便是一個市鎮；劉家燒鍋就在市鎮的核心，略略偏北

。餘慶街經歷衙門的官差，頭一個發出欣幸的叫聲：「快到了到了，就在前面了！」且嚷，且回頭，可是他的嗓子已然啞了，人也吓得快傻了。官差一齊大喜，蹣跚一齊去馬。繼續着奔逃，繼續着追趕，漸漸追近劉家燒鍋時，官差的車馬越跑越快，滾滾的馬匹反而越跑越分散往兩廂兜繞了。這其間自然有原故，官差將近四十人的匹馬，賊隊也有四五十名，這差不多共有百十來匹馬，再加上四輛車，飛奔起來，輪聲蹄聲，宛如雷霆疾雷。當官差剛剛望見燒鍋的碉堡，而碉堡上的人早已聽見追奔的駭人聲浪。又加上嗚嗚然破空的火槍流彈聲，劉家燒鍋的護院把師立刻報告了東家，東家鴨鑼聚眾，霍然的上了守堡門，把師擺好大抬槍和土砲。劉家燒鍋全鎮上（這自然是個燒鍋名，同時也成了一鎮的地名）大大小小商民各戶立刻也聞警知變，霍然的舖家上了板，民家門上門。同時，守望相助，壯丁全數上了房，有的上了牆，有的上了土堡圍子牆；火槍，快鎗，花槍，滿都亮出來。並且男女女互相高呼傳警：「不好了，大隊的馬選子，又來攻咱鎮來了！」家分邊荒，這沒有別的招，只有自救。一開槍打東西，一個也別放進來！當神他們火攻，可別像去年冒冒失失去當：「劉家燒鍋全鎮動員守堡禦盜。綏化縣的官人，餘慶街的捕快，警鞭打馬，一直殺奔過來，恰恰正頂着砲口。四輛大轎轎車是驍電掣，後隨三十多匹馬，狂奔如風，遠遠的大喊：「快開門，我們是官面，我們是綏化縣！」呼喊聲中，一座土砲轟然發出一砲，砲子鐵砂翻滾天空，越過了四輛車上飛，直打到馬踏所過的地處。後而趕追的賊隊早霍然分開，砲子恰讓過官差，落在空處，恰當



賊隊的前途，却將官差吓得亂叫。其實，燒鍋總官上，那四個砲手，的的確確已看清楚；這前奔的圓輛車，內有囚犯。砲手旁邊站着劉家燒鍋的東家，正用千里眼望遠鏡，仔細觀看來隊。並且，的的確確，已然看明；前逃者是官面，後追者必是馬達子。他們當然不敢傷官役，可是他們仍要成心故意，連開了這樣四砲。爲得是打草驚蛇，嚇駭賊黨。這一來吓壞了前奔的官人。張玉峰武師是關裏人，不知關外風俗，連呼同伴：「不好，前面開砲，後有追兵，他們一定誤會了，我們快快的繞着走吧，不要進到劉家燒鍋了。」周急若無頭却說：「不要緊，只往裏關，他們這砲正是幫我們的。」吳實華也說：「萬一叫他們錯看了呢？」李會說：「決計不會誤傷的，我們快把憑據亮出來。」立刻把那公文黃包袱抽出來，掛在槍上，高高挑起來，又把紅纓帽，帶月光的號衣，也挑在槍尖上。一面仍舊冒着砲彈的硝烟，硬往劉家燒鍋街裏鑽。劉家燒鍋全鎮守望的人，共有四五環千里眼望遠鏡，由遠鏡窺見了四輛大轎車上的囚犯，雖無囚籠，也非檻車，但已看出犯人手梏腳鐐，戴的很全。而且又望見大車上所插的小旗子，旋即看見官人們高高舉起了紅纓帽，黃包袱，號褂子。守望人馳報劉家燒鍋本鎮的排頭，這排頭就是燒鍋的東家劉某（張武師已告撰人，撰人忘未筆記，今姑假名爲劉靜波）劉靜波本鎮有頭臉的紳士，按理說，應該協助官人，抵擋土匪，却又怕中了「誣城之計」。

劉靜波的謀士，是燒鍋的二掌櫃兼司賬，也有小股，好像他姓馬。馬二掌櫃是由東人，肚裏有幾部寶貝，號稱三案五義，如同四書五經一樣，那就是施公案，彭公案，子

公案，大五義，小五義，續小五義，三國演義，列國演義。他是本鎮上惟一有學問有本事的人，敢於結交官面，招待過路豪匪。他登上土圍子，憑高下望，立刻想起了諸葛老先生的「空城一計」。吩咐護圍把帥：「一門大開，三門緊閉」。門側布下了埋伏兵，反用諸葛亮在西城的妙計，把幾位打槍最準的好手，調伏在開了門的土圍子圍牆上。這開着的堡門，與官人和馬賊的追逃正路，恰好相反。追逃之路在東面，他便大開西門，爲的是前面逃去的官兵，後面趕的土匪，必須繞圍城半匝，方能入內。當他們繞道時，土圍子上面，儘有埋伏，可以察破確實情偽。馬二掌櫃吩咐已罷，陪同東家，站在土堡欄樓之上，倒沒有羊羔美酒，也沒有設琴，每人提了一桿自來得，這是當時最難得的火器，督視砲手，相機行事。砲手先開了四砲，又奉命復開了三砲，便即打住。十數枝大抬桿，也轟擊了一陣，忽然鴉雀無聲的停住了。這功夫，官人驅車狂奔，撲到東門，大聲吶喊道：「快開城，我們是綏化廳辦案的官差。我們是餘慶街經歷衙門辦案的官差。」燒鍋中人認不得綏化廳官差，倒認識餘慶街經歷衙門一兩位差人，這差人到他們燒鍋徵過酒稅的。這差人大聲的喊，劉當家的，馬掌櫃的，快開門，快開門！此時聚中的抬槍雖說已停，仍不免錯落發出一兩聲槍聲，後面追賊也發槍亂打，前面官人提着喉嚨喊，竟裹在轟擊聲中。堡上官兵見官人，仰聲舉手怪嘆，嘆的甚麼話，一個字也聽不出。雖然聽不出，却也得聽，聽得出，是呼助，是叫關，是請求派兵點將，替他們打退追兵。燒鍋軍帥馬二掌櫃於是平把一顆頭一搖，又一點，這才吩咐：「照計行

事！」把師們在土堡壕口後藏伏，露出頭臉，向奔馳叫門的官人發話：「西門開着呢，你們快奔西門！」這也是瞎嚷，堡上和路邊隔得遠，槍聲仍響，人又跑得亂喘；堡中人的話，官人照樣一字也聽不清。雖然聽不清，手勢亂比，後邊追來的賊又分兩肋逼到，這四輛大轎轎車爲勢所逼，東門叫不開，自然而然，繞城而逃，繞到西門了。於是，官人驅車繞到西門外，逃進西門裏；一進西門裏，堡門立到關上。所有劉家燒鍋全鎮的壯丁掃數上了堡牆，所有的火器都槍口衝外，捕着土匪追趕的來路。一聲號令下，「打！」全鎮火器衝馬賊奔馳塵土大起處發去，兵兵兵兵，硝烟登時迷漫全土堡。排頭劉靜波和軍師馬二掌櫃，一手提自來得，一手舉望遠鏡，從碉堡探頭，往外往下尋看。已看見官差的車和騎，相率逃進來，又看見馬賊的三十多匹快馬分爲兩路，包抄土堡。竟被這堡上一陣排槍所迎擊，霍地落荒退回去。軍師大喜，自慶指揮如法，抗賊得策；竟請東家下礮樓招待官人。守堡壯丁也大喜，挾技思試，今番幸得機會，開槍禦盜了。他們竟不管硝烟散布處，究竟傷了幾個賊，他們只顧逞高興，一味吧吧排槍亂打，轟轟的抬桿亂放。殊不料堡牆爲硝烟遮住視線，馬賊剛往前一冒，遇敵倏往回急撤，這功夫羣賊已然兩路歸一，齊退到一個土坡後面，紛紛下了馬，借物障形，觀望堡圍，暗打主意。

爲首的馬賊一定要救出王洛五，切齒咒罵劉家燒鍋的打擾。一面派出三個探子，悄悄撥荒草，走荒原，大寬轉，穿小徑，慢慢往土堡跟前哨探虛實；一面不等探子回報，親自擱出千里眼，爬上土坡，看了又看。看罷，立刻吩咐夥黨，在土坡後只留下四人

四馬、釘着跟土堡打；他自己竟牽率十幾個馬賊、偷偷的牽馬步行、往回退下去，又斜抄上前，許波荒原叢林，從斜刺裏剪截去路。官差們要想潛押囚車、繞堡而奔，再折西北殺餘慶衝，再抄道而同綏化廳交差，此刻已然不能够。這爲首馬賊竟把全隊調過來，並且沿岔道下了卡子，把要路口，全行堵住。爲首馬賊罵道：「你們在劉家燒鍋裏，煮一輩子吧。你們巴子除非別走，你只一走，爺爺看着你呢！」恨恨不已，檢點同伴，密設防。就在馬賊佈防下卡之時，劉家燒鍋的壯丁，在軍師指揮之下，用排槍攻打土堡，將賊人之處。隨後又開砲攻打。打了好半晌，不見動靜，他們又受官差的慫恿，竟在大隊、殺出堡外。人多槍利，喊一聲，直往土坡攻去。土坡後留守的四賊四馬、與僅丁支持半個時辰。堡丁開槍，他們停擊。堡丁住手，他們便發一排槍。一排槍共四響，而這四響，勾引得土堡上快槍，抬桿，火槍，亂轟狂擊一大陣。奪得土堡稍停彈響，他們又逗上一逗，或發排槍，或遣一人登坡探頭指馬。這本是誘攻之計，可憐笨諸葛的二掌櫃，只顧走下欄樓，向官差察視，道勞，道驚，言外自表功，竟忽略了他的對下。反而中了外面司馬懿的空城計。四個賊營守這一道土坡，竟誑了劉家燒鍋數百發火藥。就在火藥亂發，震耳欲聾聲中，大隊馬賊斜抄到土堡西門，橫卡住官人欲歸之路，情勢埋伏下了，馬二軍師一點也沒想到。劉家燒鍋的全鎮計了，耀武揚威攻打了一陣，以爲賊人勢且不敵，旋報告牌頭和軍師，竟整隊出發，聞聲而追。賊先開出一小隊馬賊，約二三十騎，後開出一大隊步隊，足有七八十號人，一鼓作氣，衝殺到土坡。一排排發

擊之後，從四面包抄，把土坡佔領，再尋賊踪，已無了人影。俯察戰地，只發現空子彈壳，和數堆馬糞。這分明是四個司馬懿，騎馬棄坡逃跑了。

壯丁大獲全勝，立寫齊隊班師，由東門殺出，現在饒堡一遭，走南門，過西門而回北門，沿途不見賊踪，殺馬賊款官差，奏凱回堡。領隊的人齊讚軍師妙計，用這種殺四門的戰法，居然把賊人打退。排頭吩咐擺酒，款待官差，問官差辦的甚麼案件，是半路遇賊，還是賊人安心劫奪差事。班頭周萬者，武師張玉峰說是賊人故意搶要犯。問要犯是誰？餘慶街的官差回答：就是十三道崗的北霸王洛五。排頭劉靜波，軍師馬二掌櫃不禁一驚，互相顧視道：「怎麼是王洛五？他不是十三道崗的人物，現開着開王店的麼？」王洛五的勢派很大，劉家燒鍋跟他算是鄰鎮，彼此知名，都算是地方上出頭露臉的人物，不料今日劉排頭做了招待官差的主人，王排頭竟成了階下囚。劉靜波担起心來，暗遣一個伶俐夥計，給王洛五送去一份好酒飯，說了安慰的話，表面上是善談教舊，骨子裏還防後患。套交情，留下日後好見面的餘地。原來王洛五被捕剛半日，烈日下，踏荒野起解，當不得苦曬。人已改了模樣，又一臉沮喪之氣，劉靜波竟不認得他了。王三巧是個落拓女人，在十三道崗芳名絕佈，劉家燒鍋却是不曉得她，故此抵面不相識。便是楊氏雙環，人們雖然看過她的戲，如今被賊追趕，連驚帶吓，也都失了艷容，滿臉帶出囚犯相，此刻巡檢衙門都押往饒餉客棧。燒鍋給官差壓驚設筵，酒飯以後，官差管轄車要走。劉靜波拿出辛勞錢來，給所有各官差。官差自然是笑納，既幫了大忙，又給錢，焉有

不敷之理。官差誇誇劉排頭真是人物，可稱外場朋友。劉排頭又說：「王洛五和在下雖不認識，究竟他也算十三道偏的一個好漢，現在也犯了案，他自己去受。在下現在有點不意思，拜託諸位，多多關照他。不過諸位太明白，我和他實在沒交情，誰也不認得誰，我不過看他落到這一步，怪叫人心上難過的，故此替他補鑿下，諸位可別誤會我。劉的別有用途。」周觀察立刻說：「劉某樞具有你的，你這份居心，咱們常在外面混飯的人，全都明白。您請放心，你這番好意，不但我弟兄佩服，就是犯案的王朋友，他也該知道知道。」周觀察說着，把王洛五帶出來，與劉勝波相見，告訴王洛五：「人家劉爺念你也是個人物，現在拿出五百兩銀子來，叫我弟兄替你鋪蓋一下，你看劉家樞，真够交情。」意思是教王洛五當面謝過。王洛五心中蘊怒頗深，若不是劉家燒鍋助陣，他們黨羽一定把他奪救回來。如今不消說了，總算自己倒霉，但是當場仍得擺出光棍譜來，滿面笑容，向劉勝謝。又對班頭說：「你們諸位不知道，這位劉爺和我姓王的，可算是幕名的交情，誰都知道誰。他幫我，我謝謝；就是你們哥幾個，爲了在下我，大遠的辛苦了。我照樣也要補蓋你們的。官司是官司，交情是交情，咱們都看得開。不過剛才道上，叫諸位多受驚，這是我最覺過意不去的。你沒嫌我壞麼，我告訴他們，辦案的是朋友，這官司我打了，他們是關外野苗子，不懂江湖道裏的事，還是一味死追，倒鬧的我很怕不仁，我就此也替他們道歉吧。好在我的話他們總還聽，再往下走，管保平安沒事了。」

王洛五還是梗硬榮，當場很講了些場面話，倒講得劉靜波心上很不自在。王洛五話裏話外，對劉露出不滿，彷彿說，我的官詞，我自己當然有打算，無故累得朋友替我着急，太不像話了。又向官差也說出帶刺的話，暗示着他本身雖陷縲紲，他仍有潛勢力，暗聽他的指揮。夾槍帶棒說完話，他向劉靜波及官人點點頭告退。他說：「咱們該上路了罷，前途大概好走，不致有枝節了。」他是這樣說，官人聽了，反覺着口氣冒冷風，竟含反射。班頭李會庭頭一個不吃這一套，面孔一整，捧出幾句不中聽的話。「相好的，你看我們哥幾個是瞎子是聾子，還是傻子？我們甚麼都聽不懂？」武帥張玉峰哈哈的笑道，從旁拆解了幾句，說道：「朋友來的不得力，王五爺剛才不大痛快，還用說嗎？我們該商量動身了。現在天色太晚，到底我們今天還上路不上路呢？」官人主張上路的佔多半，張玉峰有心攔阻，又怕人家笑他胆小，想了想道：「要走，現在就得套車，前途固然不遲，也得多預備燈籠。」衝周萬若說：「我想煩這裏的劉排頭費費心，給咱們擔兩個人，最好是獵戶善打槍的才好，一來領路，二來伴行，路上走着也穩當些。夜間走，道，小心遇上狼羣。」

餘慶街官差揮首道：「這裏附近倒沒有聽說有狼羣。」劉靜波忙說：「獵戶有，好槍手也有，張老爺打算用多少人護送？」張玉峰道：「不是護送，簡直說吧，是煩他探前，有四五位就夠了。」說着，眼望師弟吳寶華，朱天雄道：「不是我多慮，我只怕追趕差專的那夥朋友，不肯善罷甘休，這裏攻打不進來，也許在前邊等着咱們呢。」劉家

燒鏢的人自矜成功，說他們早把賊趕得沒影了，官人們不敢逕信。神槍余永堂忙言道：「有這麼一虛，等我問問去。」邀着小李六，尋人向王洛五探問，拋開官話，作為私地打聽：「剛才才追趕下來，要搭救你閣下的究竟是些甚麼人？」這一番私問，可算揣想。余永堂固然繞灣子，旁敲側擊來套弄，北霜天至洛五把余永堂釘了一眼，口角帶笑，道：「怎問這個麼？」剛才他本已叫了張胆，透露話風，承認追趕他的，正是他的好朋友，意在示威，也有誇誇聲勢。此刻余永堂要追問那些人的確實形踪，王洛五可就哈哈一笑，轉了軸子。他淡然說道：「剛才那一夥，一準是馬達子，跟我麼，倒也認識，不過恰是死對頭。他們吃過我的苦子，他們分明是過路，跟咱們不期而遇。他們看見我王洛五倒霉，打官司了，他們一定要報仇，要綁我的票，把我架到他們窩裏去，撈我的油水。他們這才是笨打算呢，殊不知幾位好容易把我辦了，那肯叫他們奪去呢。小子們倒弄了一個攔路劫官差，奪犯人的罪名，叫你們哥幾個很受驚，還有受傷的，他們也太胆大了。」一字套問不出，骨子裏倒惹得王洛五奚落。小李六生了氣，余永堂也發怒，王洛五脖子梗梗的不服，余永堂翻了臉，小李六要動手。余永堂首先罵道：「王洛五，好小子，爺們正正道道向你好說，你倒給爺們軸吃。媽巴子！」這個舉手一拳，那個揚腕一掌，王洛五連吃了六七個嘴巴。打得王洛五雙睛直豎，閃閃冒火，大嚷道：「余爺，李爺，你你你們太不够朋友，太不識交情！半路上怎麼給我來這個？這里不是公堂，你怎麼給我大辱罵！我王洛五現在犯了官司，自從被捕，直到起解，我那一點不守着難文



的規矩了？人有面，樹有皮，該花的沒少花，我不是不醒驚。爺們隨便鬧，我有問必答，那點答錯了？往後日子遠着呢，別看一時！」越說聲音越大，大喊起來。小李六和余永堂越不愛聽，越打得兇，王洛五手捧脚襟金份帶着，雖然不能動彈，沒法抵抗，却也被打急。忿然一挺，雙手舉起來，要拿手楷還顧二公差。二公差一邊一個，索性揪住犯人的手，左邊一個嘴巴，右邊也一個嘴巴，左邊一拳，右邊也一拳。王洛五十分激怒，破口大罵。同被捕的兩個犯人在旁邊連聲吶喊：「爺們留面子，爺們留面子！王五哥少說一句，王五哥少說一句。」

他們在燒鍋後單房內間打成一片，張玉峰，周萬蒼，張羅上道，都在前院，竟聽見喧聲，一齊奔來，急急扯住小李六和余永堂。余李二人也是下不了台，住了手，仍罵王洛五。王洛五兩邊腮被打得通紅，雙睛冒火，從鼻孔中嘻嘻的發出冷笑。張玉峰問：「這是怎回事，你們兩位爲甚麼一齊動手？這位王朋友，你也是外場人，你別教他們兩個做官事的，下不了台呀！」王洛五異常忿恨，仍在冷笑不語。李余二人只罵王洛五混賬：「他犯了案，還這麼耍戲爺們，給我哥兩頓吃。」王洛五忽然長嘆道：「二位上差，我領教了！我還得仰仗你們幾位，到衙門多多關照我呢；不料你二位一點不留情面。我現在沒有指望了。打也打了，罵也罵了，該怎着，就怎着吧。」搖了搖頭，表面上做出屈服之狀，可是在場的人都看出王洛五神情非常可怕。張玉峰因自己身分關係，不便說話，叫周萬蒼班頭，把李余二人調到一旁，悄悄責備他幾句。也只好一成事不說，遂事

不諫：「丟下這個破，先忙著辦去事。一切預備好，立刻由劉家衙門出發上道。走法，是四輛囚車都換了飛輪輕套，堅而快的「草上飛」。張玉峰武師命徒弟吳寶華，朱天雄，與四頭頭差役人等，押解囚車。張玉峰本人，騎上快馬，帶了十三太保，提了燈籠，率四名年青力壯的捕快，和劉家燒鍋四個引路的前槍獵戶，先行出堡開道。約定探道平安，囚車方才續發。

張玉峰武師和神槍余永堂，小李六出離土堡，走出半里多地，路上似乎平靜，一點風聲草動沒有。續往前走，也沒有發見意外；除了夜風聲的沙沙，沙沙怪響，遠近望不見一星火亮，總不見絲毫輪聲啼聲。這已經離開劉家燒鍋三里多地了。張玉峰還往前淌，小李六心急，說道：「行了，不用再往前摸了，回去催催馬上路吧。」張玉峰不以為然，問開路的獵戶，獵戶說：「往前再走七八里地，倒有一個地方，是一帶荒林，比較不太太平。」因問官差，是否淌到那裏。余永堂小李六說：「就淌出十幾里路了，再翻回去送信，豈不是來回三十里，就誤路程了。」張玉峰堅持要多淌一段路，命同行官役回去兩名，催囚車動身。他自己仍率余永堂，小李六，和四名獵戶，續往前走。一面走，一面視察四面，對李六說：「這樣辦，我們在前，囚車在後，既誤不了路，也保點險。」余永堂小李六笑着說：「對了，還是張師爺持重，我們都不行。」口氣中頗有奚落的意味了。那知還沒走到荒樹前面，便聽見林中幾聲馬嘶。夜曠聲清，邊來人稀，輕易沒有趕夜路的，這馬嘶聲太覺可疑。張玉峰武師頭一個心驚，駭命同伴：「快停！」

一齊把馬韁勒住，翻身下鎗，偏耳傾聽。余永堂還有「賊一孽動」，說道：「憑耳盜了，那有馬叫喚？」可是跟手又聽見幾聲。張玉峰怒道：「你不要再抬槓，隨便你怎麼說，我也得察看明白了再走。」幾個人駐足在右道旁荒草叢中，留神考察四週。這時月光孤懸在長空，週圍吐出風聲，天邊只有幾顆星閃閃，顯得挺毒。幾戶悄悄向張玉峰道：「張老爺，辦案的事，我們可不虛，可是林子裏的的確確有人了。而且不在少數，足有二十多，……至少也有十幾名。唉，還有馬，足够十幾匹，和人數一般多。」小李六道：「如果真個的遇上了的話，……我們想不致於……我們可以試他一下，給他打個招呼。」神槍余永堂道：「待我來！」

余永堂的槍法是很準的，剛才他還抬槓，此刻不敢堅持已見了；他忽然挺身而出，往前走了幾十步，雙眸注視林端。看了一會，悄說：「是了！把槍一抬，一順，一端，就要放。張玉峰立刻阻止道：『且慢！』問余永堂，又問幾戶：『不是密林中真有你了麼？我們快給後車送信，先不要開槍驚動他。』小李，這是你的事，你快上馬往回緝。老余，你別開槍，你跟我往前圍，試一試他們究竟有多少人。』又命幾戶，隨同李六往回退，勸道：『諸位把火器預備好了，……的幫忙吧。』哪知，他們看透林中的虛實，林中早看出他們的動靜，而且比他們看還清楚。小李六和四幾戶剛剛的領命上馬，才往回走；張余二人伏著腰，引韁帶馬，剛剛的要往前挪，林中立刻有了動作。月影下悄悄的林中後轉出數人，從步下伏腰疾走，來橫剪官人的來路，大隊的賊人，悄

情的繞林橫道，從正面阻擋官人的去路。小李六調轉馬頭，剛剛的一放馬，空中立刻吧的數聲清脆的炸音，同時聽見破空聲噠噠然怪嘯，林中的埋伏竟全部發動。小李六最先放馬，也就最早作了賊人攻擊的目標。小李六趕緊策馬狂奔，子彈從身畔掠過。吓得他狠命的打馬，把身軀伏在鞍上；這馬如一陣風似的，逃向劉家燒鍋。四個獵戶錯落隨着他，縱馬狂逃。賊人既已出動，張武帥倒沉住了氣，大聲說：「老余，看咱們倆的了，快開槍吧！」一齊端槍還擊，雙方竟阻林而戰。林中窺賊眼見來人分出五騎，奔回原路，一定是送信勾援；爲首賊人忙率衆策馬，抄道加緊追趕。只留下三四個人，把張玉峰余永堂遠遠圍住，互開火器遙攻。張玉峰本想誘引敵人，專攻自己，好乘機叫李六奔回；無如探道官人月走荒郊，通過了賊人沿路所放的卡子，他們的人數和用意，已被賊人歷歷看明。而且官人在燒鍋喝壓鴛鴦酒的時候，賊人已經派人折回去勾兵。當下，爲首的馬達子緊追李六，且追且開槍。馬達子槍法甚好，全能跑着馬描準，小李六險被打中，吓得他狠命鞭馬。幸有獵戶作伴，不會迷路，緊跑了五六里路，竟與後開的囚車相遇，（那張玉峰和余永堂，竟被賊人包圍，沒得隨後逃出。）

囚車和大隊官人得到探道官役的以一次回報，坦坦安安的出了劉家燒鍋，燈籠火把照耀着，聲勢頗壯。小李六被賊追得很窘，遠見火光，立和獵戶迎上去。一共五個人，五匹馬，跑得太急，幾乎被押車的前導誤認爲匪。老遠望見，便端槍吶喊，「甚麼人，站住！來人站住！」小李六大聲招呼：「是我，是我李六，你們別往前開了，後邊賊人

追來了！前邊真有賊呀！」他說的後邊也就是前邊，周萬蒼迎上來，見只回來一人，其餘四個獵戶已然落後，忙問：「有多少賊？張師爺呢？還有余永堂？莫非……」沒容李六答話，後邊追來的賊已以火器代答了。吧的一聲，嘍的一響，又是一排槍。周萬蒼不知賊的實數，感覺深夜荒郊，有賊攔路，以為局面太已危險；亟命迴車巡堡。

後面排槍越打越緊，越追越近，夜曠地野，聲勢驚人。衆中剛有人大聲說：「不要緊，我們闖！」意思是說，賊人本為救人而來，當不致縱槍盲射。不料才眨眼的功夫，陡聽馬隊有人駭呼，似受了流彈，並且立刻有數匹馬驚擾亂竄。吳寶華、朱天雄兩位武師，急奔到囚車前，將燈亮打滅，低聲喝：「不要亂，不要亂，一面迎擊，一面後退！」但是二人一片的彈壓聲，竟鎮不住人心的吵擾；好像人人覺得馬賊胆敢留戀不走，仍在這裏攔路邀截，一定勾來大批助手。又加以夜月迷濛，看不清虛實，馬隊中竟有兩三匹馬往回奔去。奔退的既已有人開端，越發喝止不住；一霎時竟亂了陣勢，居然被這數排槍聲，打得官人一閃而散，亂糟糟的往回跑。只剩下吳寶華朱天雄兩個武師，懸念着弟兄張玉峰的下落不明，猶想挽救敵勢，各各取出火器，據地迎鬥，吆呼四班班頭勿退。四班班頭周萬蒼以下，竟護了囚車，一擁而退到家燒鍋。吳朱二人又急又怒；如孤木難支，打了一陣，馬賊漸漸逼來，兩人只得飛身上馬，往後放了幾槍，火速逃回。

囚車已入劉家燒鍋街裏，立刻登堡備禦。全鎮壯丁慌慌張張放槍，軍師馬二掌櫃更

親自登上堡牆，指揮砲手。實際只是空忙了一陣，馬賊三番逃殺，就沒有窮追；只跟了一段路，便遠遠的停住，驟騎時時的放了幾槍，忽又退走。這馬賊大隊的砲轟了十幾砲，抬桿火槍發的更多。換到天發曉，船離砲臺，登高瞻望，這馬賊大隊也沒有。派人往外搜了三四里，仍無蹤跡。官差檢點人數，囚車囚犯幸無傷矣。押差警役從馬上擲傷了一名，受誤傷的二名，被火器自己炸傷的一名，幸無死亡。但最怕的是武備張玉峰，捕快余永堂，當先開道，遇賊斷後，至今沒有退回來。只恐是凶多吉少！」武備吳寶華，朱天雄，和張玉峰是患難弟兄，同列一個陣圖，又同是團裏人，非常的關切師兄，要出去尋找。而且囚車起解，既經兩次追截，前途簡直必有馬賊潛候，總須再去偵察一下，方敢動身。遂與班頭李太和，三人結伴，帶一個領隊人，騎四匹馬，一同出籠。周漢蒼班頭就看守囚犯，暫留劉家燒鍋，等候結果。四個人試一步走一步，直奔到那座夜行遇阻的叢林前邊，下馬察看；竟未發見張玉峰，余永堂的踪影。吳寶華，朱天雄都有些心慌。轉想人若遇難，必有遺屍；除非兩人活活被擄，人和馬多少總能留點痕跡。四個人商量着，策馬直闖樹林。剛剛的遇過一道土崗，望見一條人影。塞外荒曠，罕見孤踪，就有行旅，也都是結伴成行。四個人一齊蹙然狂說，互相警告道：「留神那路上崗！」一言未了，吧的一聲炸音，嘖的一溜煙空聲。人方一震，朱天雄那匹坐馬，陡然受了驚，往斜道上橫竄起來。吳寶華大喊：「有怪！」土崗後草中，叢林亂枝紛雜，驀地出現若干枝槍火，映日閃光，噴出砲煙，又遇上攔路賊卡。

四個人寡不敵衆，霍地帶轉馬頭，往回路退却。如各將手中火器背手一順，照著敵陣來處，且還打、且後退，裏眼去遠。獨有朱天雄，馬勢極疾，路後繞過，稍稍三夜，好容易緊勒馬韁，把馬勒住，兩路潛伏的馬賊已有一部追趕過來。四個人惟恐陷入伏中，一面縱馬狂奔，不時回顧追兵，一面仍要提神注視歸路草叢，怕遭他們迎頭截着。如此狂奔出一二里地，馬賊忽然又復退回，不再追逐了，沿途也沒有別的埋伏。四個人深覺僥倖，同時又很沮喪，快快的往回走；未進劉家燒鍋有二三里，便遇上第二撥出來探察的人，抵面說明，同歸燒鍋。吳寶華擦着汗說：「怎麼好？馬達子還在那裏等着囚車呢；我們張玉峰張帥兄，還有余永堂，也不知到底怎樣。想不到關外馬賊這麼利害！想不到王洛五竟有這大的勢力！周頭，這差事竟解不走，你有甚麼招？」幾個人都很着急，七言八語商量起解的辦法，有的人主張派人回廳稟報，先請大兵剿匪，再請派援兵押解。周萬蒼道：「也只好這樣。」幾個官差忙打了稟帖，一份就近給涼慶街經歷，一份專遞綏化廳通判。挨到夜二三更天，推定兩個年青力壯，健步善走的捕快，改裝農民，悄悄溜出土堡，繞道摸黑請援去了。誰想馳報的人前脚剛走，後脚土堡北門便來告警。而且是悄悄重來，大隊的騎馬賊一點火亮不帶，摸着黑圍上來的，直逼近土堡半里之遙，方被巡哨的本鎮壯丁聽出蹄聲，發見形踪。本鎮立刻鳴鐘糾衆，立刻發堡備禦。這一次重被攻，防備得很嚴，（本來沒有解嚴）可是人心很驚惶。認爲馬賊苦練不捨，明知故犯，已非偷襲，一定是又邀來大隊馬賊了。軍師馬二掌櫃很着急，催砲手快開砲示威。

，大抬桿也一排一排不斷往下打。黑影中辨不清賊人實數，但聽蹄聲槍聲繞着土堡打。在北面放一排槍，又繞到東面放一排槍，然後又繞到西面，再轉到南面；居然想來殺四門，劉家燒鍋的火藥消完得厲害，賊仍然糾纏不退。堡上停住了槍，馬賊又迫攻上來。堡上認準馬賊來路，發砲猛擊，馬賊却又悄悄撤退。直打到三更以後，月光上來，方才隱隱約約，看出賊騎逃走影子；好像是比昨日增加人數了，並且好像是也有馬賊，還有步賊，正不知從哪一方統來的。槍聲斷續，苦苦相持，到了四更天，遠聞吱吱的響笛之聲，賊人竟收隊而去。這一回排頭劉靜波，軍師馬二奮然對衆說：「這不行！我們得追他！他們欺人太甚了！」立刻下令堡樓，集衆列隊，開堡門追殺出去。綏化聽到餘慶街的官人，也挑出數人參加戰事，一同追出。只追出五六里，便又停止。人家是馬賊，燒鍋多步隊，人家的馬良，燒鍋的馬劣，越趕越落後，軍師無可奈何，傳令收隊。這已鬧到天大亮了。堡中怨聲載道，這分明是收留官人，才觸怒馬賊，害得空耗子彈，不由得怨到官人身上了。官人也不痛快，堡中了既有鄉團，可不去剿匪？怎麼才趕出那麼遠，就折回來了？這都是心上鬧警扯，面子上彼此還維持着。既然官差又走不了，燒鍋只得再擺上酒筵，連官面帶罪犯，一同款待。早飯吃罷，剛喘了一口氣，壯丁還沒有解散，東門上又來告警：「馬賊又來了！」跟着便聽見一排槍，隨後又聽見三聲砲，堡樓上的土砲，再和跨土屯來的馬賊打起來。相離只半里，衆人一齊持火器登堡。正在自盡，赤日當空，踏高遠望，懸崖分明，圍滿足有二三百名馬賊要佔據一道高坡，借坡掩形，



伺機硬來爬城。軍師馬二掌櫃，和排頭劉靜波，又慌又驚，同時又怨恨官人把鴛鴦生給勾引來，好似嫁禍一般；可是仍得奮同壯丁，不惜子彈，與馬賊叮噓着打。馬賊的攻城法，非常狡猾。在這面攻一陣，突又轉到那一面；下了馬只放一排槍，便又上馬跑到另一面，意在混亂堡中的火藥。果然只兩天功夫，堡中便將火藥耗費去儲存的一半，正不知賊人糾纏到何時方休。涉念及此，堡中人個個着意，深恐彈盡援絕，被賊人攻進，勢必恣意焚掠。馬二掌櫃在城樓上警戒，一時又奔下來，找到官人，釘問他們：「誰去求救的人是否可靠？準到得了否？能够把救兵立刻調來不能？問了一會，又找到排頭劉靜波，私地計議，若情形不好，等到天明賊人再退時，想把官差打發走了；」叫他離開咱們這個地方，馬賊就不來找尋咱們了。」主意自然不錯，又怕得罪了官面。兩個人重又上了城樓，觀戰窺情形。這時情形還是和剛才那樣，馬賊響了一排槍，忽又停住，黑影綽綽，從南面繞到西面去了；槍聲總是那麼零零落落，乍停乍作。

這時候，月色漸沉漸黑，離着天明還早，劉靜波熬了兩晚，暈頭暈腦，下步貓着去了。只馬二師，在城樓看了半晌，對砲手說：「大家留神，這一黑可不好，賊人怕不聽砲。」這個確如他所料，天色一黑，烏雲遮月，西北角堡牆上，突然槍聲大作，是堡中抵擋的聲音，也就像是馬賊攻到牆跟前的情形。軍師說：「不好，西北吃緊，快掉砲，快打！」砲手一律掉向西北，大炮桿也照樣。但是這土砲全是遠攻之器，鑿近殊不得用。軍師爺親自上堡牆，親自指揮持火槍的壯丁，由各方面齊往西北馳救，官人捕役一齊

動陣，奪奪了西北。西北角轟炸帶大，約過了數杯茶時，忽然覺得牆外已沒有響聲。軍師大林的時樂，叫僕中人停槍；別人也幫着嚷：「方才曠得住了槍聲。忙竭盡目力耳力，往下觀察。」賊人又走了！」軍師問守西北的人：「到底看見甚麼了沒有？」西北角的一個守望壯丁就帶說：「怎麼你老還問看見沒有？簡直差錯叫他們爬上來！」又一個守望說：「一共三四個，好像背着匣槍。」手指一段堡牆道：「由這里越過濠溝，直爬到那里。」比比畫畫，正說道吃緊；此處才停火槍，不想東南角陡然發了一陣清脆的排槍。衆人一人叫道：「不好，賊人這是聲東擊西！趕快救東南吧！」衆人立刻由堡牆更道上，轉着腰，往東南繞。

衆人到了東南角，東南角的槍聲已住。伏伺好久，外面再也沒有槍聲了，細細的街救辨察，外面更聽不見馬嘶和蹄聲。衆人又提心戒備一會，夜影漸淡，堡內被震驚的鷄狗，本來亂啼，此時狗不再吠，鷄竟報曉。軍師馬二掌櫃方才明白，賊人故意拉鋸，此時又潛退了。軍師這才留下守望的人，傳令收兵解隊。人們都熬得心慌意亂，男男女女七言八語，怨天恨地，露出不穩的形跡。

官人自盤頭周黃蒼以下，又恨又怒又担心，齊罵：「王洛五這忘八蛋，想不到有這麼大的聲勢，我們得收拾收拾他，叫他想法子給咱們退賊。」軍師馬二掌櫃也想到這一招，悄悄建議給官人，官人欣然以為妙計。立刻提用王洛五，重新盤問。王洛五臉上露出十分的得意，仍是一氣六三五：「我在這裏打了官司，又遇上了賊，叫我有啥法子呢

「好哄歹說，王洛五一味推託，惹得官人更怒，狠狠的折辱他一頓。李會庭發出威吓的話：『賊人若再來，我一定把官爺綁到城頭，拿你擋砲眼？你小子聽過冀州城這齣戲沒有？爺們一定這麼辦。』王洛五這傢伙寧折不彎，嘻嘻冷笑道：『我王洛五不過狗命一條，能同諸位上差同生共死，我太榮幸了。凡正隨諸位的便，若叫我退賊也不難，却不是這樣做法。』周黃蒼瞪眼說道：『姓王的，你要怎樣的做法呢？你要充光棍，你死了這條腸子吧；我們決不叫他們把算盤救出。實在沒辦法，爺們還會殺死犯人，騎馬一走呢。爺們跟你說好的，你要談趣。回頭賊人再來，我們準把你閣下架上更道，那時專看你的了。你要明白，趁早叫他們撤退；你若是找不痛快，爺們對不起你，可要給你小子插蠟灌屎了！』王洛五一聽這話，慘然變色，苦刑可受，這却是一種毒虐，一種侮辱，叫人沒法承當。王洛五還試著支吾，捕快想法討來一隻蠟。王洛五再說不起硬話，只可低頭。楞了半晌方說：『諸位，不是我不懂面子，他們想截我的，究竟是我的朋友，還是我的仇人，我實在不知道。就算他們準是朋友，準是想搭救我，我和他們不能對面講話，我就想勸他們少給我添罪，這話可怎麼達到他們耳朵裏去呢？』周黃蒼李會庭齊道：『只要你肯，我們自然有法子呀。』兩人全換了面孔，把王洛五哄了一頓：『只要退了馬賊，這裏的官司，便請放心。』王洛五假裝順心，也接受了。兩個班頭遂與同伴商量了，又單槍騎馬到劉馬二位說了。劉馬二人很喜歡，忙說：『這法子很妙，就請諸位快辦吧。說實在的，咱們可真跟他們耗不住了；子彈火藥耗費的太多，再打下去，此

堡一定難保。現在堡裏人，就七言八語，只怕生出別的事故來。」大家意思全同，遂聚在一處，盤算第二步辦法，怎樣叫王洛五跟馬賊通話。沒等盤算停當，瞭望的人復奔來報警：「賊人又從堡東，繞攻過來了。」衆人一齊怒罵：「這羣馬賊竟這樣死纏不休！本也胆大了！大家慌慌張張上了堡東圍牆，把王洛五懸了腳鍊，仍帶着手拷，到東圍牆，藏在更道後，預備與賊人過話。劉靜波和周萬蒼，各舉千里眼，往東邊窺望；軍械出塲，捕快也全到。馬賊遠隔在數里之外，只望着塵起，被一道荒林阻隔着，看不出人的實數帶火器來到東面堡牆，要着王洛五如何對賊怪話。劉靜波對周萬蒼道：「賊人距離遠，够不着說話；距離太近，够着說話了，又怕他們假裝答話，一擁而上，硬來開槍搶堡，這該怎麼防備才好？」周萬蒼也沒有別的好，皺眉說道：「只好冒着險，試着來，我們可以叫一個人拿着白旗，先跟他們講開了，然後再叫王洛五露面對講。」至於防備意外，軍師馬二掌櫃說：「我們把槍砲擺好了陣，嚴陣等候。王洛五說不退他們，咱們就開火。」當下照這辦法忽忽佈置好了，東面出現的馬賊漸漸撲向土圍，亂踏踐踏之聲殷殷如雷，越來越大，浮冒塵起很高。官差和燒鍋中人撥面而望，覺得馬賊聲勢較前更大；人們都有些心慌。忙催着王洛五，也正凝眸遠眺，臉上露出一種難測的表情，有時又透怒容；他定把人恨透了，叫他說馬賊，正不知法子是否妥當。

正觀望處，林外馬賊踏聲越近，却仍沒有衝上來，也沒有發出探路開道的談話，竟在林後遲遲盤旋，好像他們正作甚麼打算，又測不透他們打算怎樣。堡中人很可以迎上

去打，至不濟，也應該發探子過去察看；他們竟因連遭圍攻，弄得心胆已怯，又抱着挾質求和的心，眼睜睜在堡上張望着，堅守不出來。……轉眼間，林後面情形一變，槍聲大作，人馬奔馳。嚇嚇，危局頓解，賊隊動搖，想不到開耗馳援，剿匪護犯的官軍居然開來了！雙方立刻起了接觸，馬賊且打且退，堡中人兀自遲疑着，不肯開門夾攻。趕來剿匪的，是鎮邊軍大隊。被打退的，果然是截殺王洛五的馬賊。雙方相隔一里多，便開了槍，當然馬賊有了撤退逃走空。這馬賊是王洛五的死黨，既不會把王洛五攔路劫回了，一直追到劉家燒鍋，又攻堡未成，他們派人回去勾兵，大隊馬賊就乘夜偷襲隣莊。距燒鍋十數里，有一無名小莊堡，只住二三十戶人家，武器不足，壯丁又少，被這夥馬賊，猝手不及，一攻而入，佔領全莊。所有壯丁全繳了械，上了綁，又四面佈崗下去，正堵住官差起解必由之路。這小堡也在一帶荒林之後，武師張玉峰，班頭余永堂一行，驅馬探道，恰被他們阻林扼住。這馬賊大隊衝出來攔路，續來的賊隊也已趕到，一共超過百十人，聲勢很大了，竟把二番起解的囚車，重打回燒鍋去。他們賊黨一時失計，沒把張玉峰、余永堂二人圍住，這兩人槍法都準，胆又大，騎的又是好馬，竟乘昏夜，落荒奪路，闖過了他們的卡子，直奔到餘慶街。見了經歷，具說夥匪劫差，官人被圍之事。經歷大驚，立刻請兵迎接要犯。餘慶街本駐扎三四百名鎮邊軍，由經歷面見管帶，請他即刻發兵。這管帶官還想稟報上峰統帶，經歷又說：囚犯和辦案差人現時都在匪人包圍之中，必須急速馳援，若往返行文，必悞大事。管帶官是個壯年人，辦事還不滑，當

下傳來兩員哨官，抽調二百名兵，親自率領，星夜趕來。官軍調動大隊，首派探子改裝偵探；次派一員哨長，帶五十名弟兄，做爲先鋒官，當先開路，末後便是管帶親率大隊了，四個探子出去數十里，由農民口中，探得馬賊現在無名小堡盤踞。官兵立刻往無名小堡進發，距這小堡還有七八里路，先鋒隊和馬賊的放哨兵開了火。賊人哨兵只打了一排槍，立刻退回無名小堡。小堡此時竟是空的，馬賊大隊已與續到的賊人援兵合做一路，又去攻打燒鍋去了。鎮邊軍很容易的克復了無名小堡，把被囚繫的土民一一釋放了。管帶即在小堡駐下，先鋒隊立即緊逐賊踪，趕出堡外。大隊馬賊剛剛向燒鍋進發，遙聞槍聲，已知根據地有變；旋即見放哨的賊黨，留守小堡的賊黨，陸續退逃過來，始知機會不湊巧，鎮邊軍前來打岔。他們不知道是綏化廳捕快官人召來的救兵，還以爲官軍又來清鄉，彼北不期而遇。好在一賊未傷，他們就要收隊，却又不死心，到底繞奔劉家燒鍋，重來搶堡。他們還沒迫到燒鍋堡前，鎮邊軍已經跟踪追來，雙方登時開了火。先是官軍的先鋒隊，和馬賊的後隊，相隔半里地，交起仗來。先鋒隊的領隊官某哨官，急急退據險寨，命官兵伏在土坡後放槍。同時派諜騎馳回報告，並請管帶進兵。管帶忙帶大隊，從斜刺裏殺進來，一面是策應自己人，一面是採包抄之勢。也是照樣，遙望賊踪，辨明槍響的方向，便即散開隊伍，開槍遠攻。有了火器，戰法自然起了變化，再不似從前那樣長槍利矢，肉搏進戰了。這管帶惟恐多傷部卒，無法交待；距賊很遠，便命旗鼓手，把銅鑼戰鼓吹敲起來，把一對一丈見方的門旗，也遠遠響起來，令賊人望而生畏，

好望風退逃。果然這一片洋洋的銅號聲，非常有效。和張良的蕭也差不多；銅號浩浩的吹過數通，羣卒隨聲賊殺，聲勢異常驚人。這羣馬賊起初還和先鋒隊抵抗，等到一望見門旗，又聽見銅號，爲首的馬賊方才曉得，鎮邊軍大隊來剿，這應該「留面」吩咐部下：「走！」官軍放了十數排子彈，馬賊還了三五排子彈，便住了手，把槍一措，悄悄拉馬，退出火線，悄悄繞荒林逃走了。官軍還盼望劉家燒鍋內的官人和鄉丁，出來夾攻；不意全部馬賊退走了半個時辰，瞭望的人也看見了，可是燒鍋的堡門仍在緊閉不開，官軍又放了一排槍，往前攻了一段路，先鋒隊帶隊官滿身征塵，稟見管帶，報告；「賊已擊潰。」管帶傳令先鋒官稍休，命另一個哨官，率隊追緝逃賊；便親自率大隊，開往劉家燒鍋。綏化廳的官人，武師張玉峰，班頭余永堂，隨着大隊一同進了堡。堡中人這才曉得，求來救兵的，竟不是事先派去的急足，反是開道失踪的張玉峰。劉家燒鍋二番開筵，款待官兵。這一下子，劉家燒鍋雖沒被賊攻破縱掠，可是損失甚重，比遭搶也差不多。一來是子彈的消耗過甚，二來是先招待官差囚犯，再招待官軍兵弁，人數又太多，足有三百號人，整個鎮甸都變成行營，家家民宅，都騰出三五間房屋，請弟兄們住。弟兄們是大肉大酒，足足的吃喝。一連盤桓了五天，直等到四出清鄉的兵弁，分頭回來報告，地面已靖；又等到追躡股匪的哨兵，追出一二百里，把賊追沒了影，回來報說：馬賊全部潰散投入邊荒，管帶官這才傳令收兵回營。綏化廳的官人，就請管帶撥兵護送囚車。管帶官命一員哨官，率一百五十名鎮邊軍，好好的護送到餘慶街，又由餘慶街護送

到綏化。所有往返軍旅之費，照例「據實報銷」，由廳裏補了撥調的公文，並發出清鄉的捷報，管帶官大喜過望。此行剿匪護犯，收穫不小；不但劉家燒鍋商民人等恭送萬名餉，並名旗、和貂囊，鹿茸，煙土；還由上司那裏批準了報銷，真所謂名利雙收了。想不到王洛五這傢伙，會惹起這麼大的風波。至於那天晚上探道遇賊失蹤的四個獵戶，直等到官差押囚犯起解，方才露頭。原來他們一聽見槍響，就各奔前程，跑回自己家去了，一個人也沒傷。

王洛五終於在綏化懸過了五日，他的威焰至此全消。若依案情，照王法去審訊，則王洛五的罪名太大；尤其是身陷法網，猶能鼓動馬賊攔路劫奪，並公然與官軍交戰，目無法紀已極，實已觸犯叛逆大罪。不過叛逆大罪，最不便於上詳；如果據情上詳，都省勢必往上奏報，那就花銷太大，牽涉太多了。頭一個便是將軍不願意，第二個便是文通判新任官，沒有那些錢去打點鋪堂。所以，文通判和師爺秘計之後，又與鎮邊軍管帶捏好了詞，把那王洛五掠奪婦女一案，和馬賊劫奪要犯一案，折成兩案，分別辦理，馬賊一案只算是尋常的清鄉，好像與王洛五毫不相干，這就容易收場了。王洛五真是刁民，他也就公然竟敢破官廳這一個弱點，曉得堂上訊結自己，如果上詳，必須先和自己串供。他就咬定牙根，苦苦的狡展，意思是說，他可以據實全盤招供，却不肯替官面迴護誣案叛案，他情願打叛逆官司。爲了這緣故，惹起官方之怒，王洛五很受了許多苦刑，他仍然不肯順供。過堂的這天，原告楊班主，被告王洛五，被告佔二女楊金環，楊玉環，分兩



跪在廳衙二堂。文通判親審，原告自然是指控王洛五賄借戲箱，竊二女，行強得勢，逼死楊班主之妻。被告王洛五却一口抹殺，說楊班主挾嫌誣告：「實在是楊班主欠了我的錢，久賴不還，情願把二女嫁給自己爲妾，一來折債，二來還要清光。堂上不信，他夫妻倆先日就住在小民店內，當外老太爺，外老太太。不幸老岳母一死，岳丈喪盡天良，要陷害姑爺。堂上如不信，被告我有人証，也有物證。」人證是他的黨羽，物證是他早先僞造的字據。楊班主爲人懦弱，王洛五口若懸河，頭一堂王洛五不但把原告駁倒，並且連問官也被他一頓狡辯，弄得頭暈眼花。文通判大怒，把驚堂木一拍，「好一個刁民！打！」打了四十板，收監，緊跟着又過第二堂。一連數堂，王洛五既利口饒有舌辯，又頑皮，能抗刑責，問官對付這樣犯人，好像沒有辦法。但是寒外是天高皇帝遠的地方，地方官很有自由處置案情的威權。文通判見犯人如此狡展，即請文案師爺，商量辦法，結果，按照老例，停止審訊，把王洛五一案擱置起來，犯人呢，就監禁在大牢中。從此犯人永遠不過堂，舊案永遠不重提，於是王洛五就這樣癱死在緩化廳了。他的黨羽，也就落到樹倒猢猻散的地步，又經官軍一再清鄉搜剿，漸漸潰散。王洛五的勢力，既已一點不剩，而王洛五的名字也就漸漸不被人提起。偶爾提起，也只當古語說罷了。倒是被霸佔的二女，楊金環，楊玉環，倒落得有聲有勢，被當地一位有力縉紳的「舍親」冷落之後，量珠聘去。那楊班主照樣做了外老太爺，却不是土豪的，而是富紳的「舍親」了。那唱武生的賽活猴，跑前跑後，空費了許多氣力，妄想續舊歡，納金環爲妻，實

際貧不門富，縱把王洛五扳倒，美人仍歸了別人。於是賽活猴照舊唱他的戲，後來竟慘死在塞外。有人說，是被王洛五的黨羽暗算的；有人說不是。不管是不是，賽活猴却是劃下一刀致命，反倒死在監斃的王洛五的前頭了。天下的事一向是這樣無情無義更無理！北霸天的故事就此了結，武師張玉峰照舊在綏化廳衙門辦事，不久，又出了捉拿土匪帝的一案。

### 六、探地下皇宮捕混元皇帝

這個土皇帝姓徐，家住在徐家園子本是當地富戶。年約四五十歲，擁有百頃荒田，數座青山，戶大族衆，僱工很多。他的先人也是由澤州一帶，移往塞外開墾的良民。不幸徐立方是個持齋念佛的人，好誦太上感應篇，好讀玉皇寶曆；本是襲父祖的餘蔭，他偏偏自信福命甚大，受仙佛保佑，所以致此。所謂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」他把自己的誦經修廟，齋僧施道，看做積善積德。骨子裏他待承鄉鄰僱工，本以吝嗇出名；他却自以爲那是勤儉持家，理所當然。他行好樂善，竟行的是這種好，樂的是這種善，實在是走入魔道了，却妄想獲得金丹大道。金丹大道，給他種下了殺身滅門的大禍。

塞外本來僧道少，這一年，忽然來了一個募緣的異僧。這僧人能够單掌開石，又會鍊金鐘罩，以至於拘鬼捉妖，跳神扶乩，樣樣全成。鄉愚一向是有病不求醫，專要求平的。這和尚給當地另一個土財主，治好了膝下惟一嬌兒的邪怪病，引得當地人把他看成

活佛，恨不得家家把他請出供養。那就驚動了信佛好善的徐三爺，派人去請這和尚，要同這和尚盤盤道。這個和尚也有四五十歲年紀，生得肚大腰圓，赤紅臉，禿腦門，紅中透亮，而且「鞍馬一新」，穿新僧袍，衣履齊整，倍覺够樣。等到高僧延到，和善紳會面，共談金丹大道，這兩個入竟十分投契。這高僧是北直口音，自稱在五台山出家，法名圓照，是佛家子弟，却說起超凡入聖，三教皈一的大義。舉凡道家的鍊丹，避穀，長生術，拳家的氣功，內功，外功，佛家的寂靜虛無真如，他都糅雜來混爲一談。而且其中還有變戲法，幻術，吞刀，吐火，白水畫硃術，素紙現奇字，種種怪誕不可究詰的妖風巫術，都被他糅點起來。徐三爺本是塞外土財主，那裏見過這種怪人，更沒聽說這等怪事，幾乎把圓照和尚看成活神仙了。而圓照和尚也自居有半仙之體，殊不知半仙之體，便與佛家涅槃之義，隔絕千里。圓照和尚完全是一種游方賣藝的技人，胆大敢言，居之不疑，實在他也有幾手看家本領，混飯的敲門磚。徐財主親自試驗他，他自己正要奮勇賣一兩招。有錢的人無求不得，所缺欠者只是壽數，圓照和尚有延年益壽之方，有龜息却穀之術。索靜室一間，備蒲團一個，香爐一座，餘物一概不用，只須把靜室予以特別改築；法將門窗全塞，只在屋頂偏東，留一圓穴，以延東方乙木之氣。東方屬木，主於長養，可養成生人一團浩然之正氣，另在西壁留一小玻璃，好教信士參觀。靜室既弄妥，圓照和尚穿闊大的僧衣，捧一個木魚，提一百零八枚念珠，進去打坐。這念珠是有核桃那麼大，呈紫褐色。一百八個是很大很長的一串了。圓照和尚便在靜室趺坐，

手數念珠，口誦佛號，請徐立方把進身之門，用泥土封了。這樣，就只留出屋頂一窗洞，西壁一圓穴，既沒有燈火，屋內當然暗昏昏的了。可是那圓照的坐處，恰好對着屋頂天窗穴，窗穴透陽光，整可望見和尚的禿頭和肥臉。他腰板挺得很直，口中念念有詞，低不可聞；屋中一片黑暗，把和尚的肉體籠罩了，越顯得幽怪動人，越顯得和尚的臉肥眼珠亮。和尚一面念佛，一面數念珠，果然坐了七天關，一物未食，只偶爾喝些清水。約定試驗一百零八天，是爲大成；只試了三七二十一天，是甚麼小成之數，和尚在黑屋中誦聲朗朗，毫沒有餓壞了的樣子，而且越囚越有神氣。徐施主偷窺圓穴，借暗淡的一隙陽光，看和尚的容色，並沒有餓壞，已使他五體投地，不勝心折了，再也不必多試，敢請和尚出關。和尚高誦，一聲阿彌陀佛，真個舌綻春雷，像個大花臉。等到刨開堵塞的屋門，他便鞠躬如也，緩步走出來了，兩條腿並沒有麻木，不用人攙扶，到底真有功夫。不但徐施主敬服，連隣舍閒人也稱讚頌揚不休。只有一節，那一百零八枚的核桃大的紫檀色念珠，竟不够尺寸了，不足一百零八個了。有人說，那一百零八個念珠，乃是牛肉乾做的。一個念珠，是四兩精牛肉塊，煮熟，晒乾，切成圓球形，塗抹上一種顏色，製成了串珠。一個串珠便可掙一天不餓，一百零八個，便可渡過三個半月而有餘。這却是後話了，徐財主已經全家被毀，失了時效，無救於妖妄之害了。

從此，圓照和尚竟成了徐財主府上長期供養的替僧。圓照和尚募請施主，給他修廟，徐財主就答應給他修廟。圓照和尚要築壇誦經，朝拜南北斗，給壽士消災延壽；徐財

主就捐金起壇場。和尚是僧侶，僧人而朝拜南北斗，就好像老道要念心經禮佛祖那麼乖古；涉知內典的人會竊發一笑的。可是在塞外窮荒，竟遇上了徐財主這樣的識主和信士，不以爲離奇可笑，而以爲僧道儒三教算來是一家。南北斗是天上管生死的神，和尚爲甚麼不可以禮神？他本就不曉得道巫的冥伯，列宿，和佛門的諸天神，諸地獄，截然出於二途。他只聽見這樣一個怪和尚的信口胡謔，又慣常聽見門館師爺冬烘秀才的冥報論，納九流於一軌，化三教爲一爐，連孔聖人還是佛門儒童菩薩，那麼太上老君西出化胡，當然也是尊佛的了。而且徐立方很有錢，有錢則財大燒身，第一盼望有壽數，第二盼望有威勢，第三盼望還富上加富，貴上加貴，永保富貴，騎鶴上揚州，立地成仙。塞外荒曠，土匪出沒不常，官軍剿匪，難免勒索民間；一般良儒若徒富而無權勢，免不了受官面的氣。土財主自有土財主的苦處，這徐善紳生平就教官面拿過兩回大頭，不但耗財惹氣，險吃冤枉官司；而且被豪吏唆動怨家，狠狠咬了他一口。他爲此氣不出，心上又很害怕。既然兩次被捉大頭，難保沒有第三次，第四次，乃至第多少次。因此他很盼望子弟們能夠有出息，進學，中舉，做官，好拿出書香官宦的門風，來抵擋地方方面的騷擾欺凌，好來保護自己的產業。無奈他的子弟又都是庸才，強巴結著進了學，再往上考，怎麼也考不上了。萬分無法，才給捐了監；若想捐官，竟苦於無門路。但是徐立方要想一洗土財主的心是很熱的；也會攀附過地方官，地方官拿他當肉頭，只想嚼他，不肯援引他；他想由富而貴的野心，終於懷之多年，沒有做到。地面上欺負他有錢無勢，種種

明虧暗算，他受過不少，他越發起了「熱中」的妄念了。偏偏這時來了這樣一個妖僧，信口妄言，既能配仙方，鍊金丹大道，製長生不死藥；又誇說善識仙機，能望氣，能相面，盛稱徐善紳生有異相，乃是大福大貴的人，「尊駕的後福，不可限量。」盤桓日久，圓照和尚到處妖言惑眾，對徐財主的近鄰，盛誇徐財主是有後福的人，又舉出例證來，天天這樣喧揚，近處愚民漸多相信，人們也就把徐財主當做有大福命的貴人了。徐財主忘其所聽，只覺得自從收留和尚之後，附近鄉鄰對自己漸漸刮目相待，他也就熾起野心。第一步，受妖僧的蠱惑，雖還沒有僭王圖叛，徐財主已經公然糾眾創教。但是創教糾眾，已然觸犯刑章，為清朝律條所不容了。其禍至於砍頭，還不致於抄家。

不幸這時，又來了一個妖道。這個妖道自稱是終南山鍊氣士，善知過去未來之事，仰識天文，俯察地理，諸葛亮，劉伯溫都是他的老師。他這是從關外遊方，游到塞外，看出這徐家園子地方，有王氣出現，爲了扶保真主，他特來訪求潛龍。經過展轉傳說，這道人先和妖僧圓照會了一面，兩人秘談一通夜，次日又求見徐財主。剛剛一對面，便口誦無量佛：「善哉善哉，山人尋訪真主，已經多年，不料今日在此地，得遇萬歲！」當下，一派胡言，把徐立方拍得暈頭昏腦，而且和先來的圓照僧，也談得志同道合，兩人全是不知死活的妖人，結果，三個人關上門商量造反。

道人的法名叫做劉真慶，他實在是一個大妖人，先在燕河烟筒山做耗，煽動上千的愚民，信奉他的邪教，漸漸欺壓不信他教的良民，漸漸綁票詐財，把事情鬧大，經官兵

圍剿，他才逃竄在綏化廳內。本已窮得一塌糊塗，他的妖言惑衆的招術，沒地方施展了。他就賣野藥，頂香畫符，苟延殘喘，一路亂逛，來到徐家園子，才聽說本地首富徐立方家，現養着一位和尚，也會畫符治病，還會配長生不老的仙丹。好像那排場比劉真慶闊多了。

劉真慶心中大動，想不到絕路逢生，我的福命應在這里了！他立刻把私藏的餘財搬出來，換了一套新形頭，把徐財主和圓照僧的關係和結識的緣起，都掃聽明白，他就登門求見。

圓照僧是個色厲內荏的小妖人，劉真慶却是個敢做敢爲的大妖道。爲人健談，口如懸河，像貌更好，赤面長鬚，飄飄欲仙；而且久跑江湖，深識人情。當天一夕話，先把圓照抓住；人個人都熾起了大幹的野心。圓照的本領是假的，劉真慶却有真玩藝，他會技擊拳術，外面用幻術巫術做掩飾，連圓照也被他騙信了，以爲這人真有仙法。

而且徐財主門下，還有一位門館師爺，姓金，叫金聯元，看他名字這樣俗，就可以想見他吐裏裝的甚麼貨，真是個三家村的村學究，徐門子弟考不上舉人，也就是受了他這位良師學問太好的影響。這位老師一肚子三國演義，彭公案，水滸傳，西遊記，頭腦已經，還自以爲懷才不遇。在徐家教讀帶管賬，應酬地方隸役，喝上兩杯燒酒，懸想當年能詩寫亮，他還盼望有朝一日，出茅廬大闢一下。也就是他這樣才學，才能在徐府客齊門下久處不去。他雖然自負奇才，却是天性胆小怯上，尤怕財主；見了徐立方

飯東，唯唯諾諾很恭敬，徐立方有時聽他講今比古，也以爲金先生學問淵博；士財主和村學究居然賓主很相得。賓主縱然雲天霧罩，像倖處在邊塞山窪裏，不會惹出是非來。但等到妖人劉真慶，和妖僧圓照，一齊收爲徐府的清客，可就滋生出事故來了。

一僧一道一秀才，自以爲佛道儒三教歸一，若不轟轟烈烈幹一下，未免虛度此生。這佛道儒三大國師，聚在一起，就把徐立方送了許逆。

劉真慶善觀天文，能掐會算，又能避槍砲火劫。他有一部「三官寶錄」，如果把這部真經習用熟了，真有肉體飛昇，成王成仙之望。他說，可惜他有仙緣，獨無仙財，而且仙骨也不够。惟有徐善紳，後腦杓生著一塊仙骨，既然家資富有，便又有了仙財。又遇見這一僧一道，這當然巧逢仙緣了。因此，劉道人和圓照和尚勸徐飯東，趕快掏出腰包來，一面鍊仙丹，一面謀王業。「主公，你的造化太大了！」

劉道人還有三道靈符，可以拘神遣將，又能生拘人魂，法術無邊。兩個妖人和一個上財主，一個村學究，天天聚議，居然這一天，也在後園，焚香聚義了！又是三國的桃園，又是水滸的梁山，歃血訂盟，結爲生死弟兄，共舉大事。

徐立方爲大哥，爲真主；劉道人排行居二，爲護國神師；圓照和尚居第三，爲保國聖僧；金館師居末爲四弟，爲開國軍師。隨後祭告天地，誓共生死，共謀大事。

幾個人天天秘議，既想創教開國，便該招兵買馬。徐立方大破慳囊，把祖先積蓄的錢財，像流水的拿出來，延攬人才，傳布教義。——據張玉峰武師說，這事大概也有些



「合該」，聽事後的傳說，和犯案時的供狀，徐立方忽然發了一筆邪錢，憑白獲得二三十萬白銀，他就越發花著不心疼了，而且由此証明，天賜巨財，天命攸歸，與王圖霸的野心越發熾熱。就是劉真慶和圓照，起初不過是騙財主，吃秧子，弄到後來，鬼迷了心竅，居然真要扶保真主，拚命大幹起來。

這樣看，徐立方發了邪錢，越發引起妄念；但也有人說，並不是他掘著那個地方的藏鏹，實在是徐立方招定賢才的結果，從奉天弄來了幾個造假銀子、製假票子的匪類，居然在徐家園子，大量對鑄起假銀鏹子，滿處行使，因此籌餉有術，造反日有進展了。

徐財主的做法，受二位國師的指引，是先傳混元教。等到信徒入彀，方才設法告訴他實話，量才器使，封他一個大大的官職。邊荒僻隅，民智未開，也不曉得利害輕重，只過了六七個月，徐教主獲得了數百信民。他的做法，也和尋常邪教一樣，言說本年運逢陽九，天降大劫，天塌地陷，海嘯山崩，疾疫流行，人死過半。只有一條道可以免災，就是信奉他的混元教。信了他的混元教，有靈符三道，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；信了他的混元教，還可以救窮，發大財，長生，多福多壽，人旺財旺。由護國神師劉真慶，編造了好幾本經典，甚麼「通靈寶典」，甚麼「消災化難混元一字真經」，甚麼「金剛杵蓮花台十方萬福神咒」，七個字一句，似歌非歌，似謠非謠，翻來覆去，左說右說，不過是一入混元教，萬事亨通；不信混元教，生逢劫難，死下地獄油鍋。

他的教門，還有些希奇古怪的儀式，每五天一誦經修真，教長教徒團聚一處，又跳

神，又念咒，又像唱曲子，又像演戲，非常的有趣。念完了經，又同飲福酒，給好些油炸小點心吃。入教不收任何費用，還可以吃齋；而且同教教友又互相護庇，可禦外侮。這對於良懦的鄉民，好像給了一種安慰，又給了一種倚靠。塞外的人心居然像流水歸海一樣，真把徐教主當做救世主了。徐教主起初還是秘密傳教，到後來信徒越多，人心歸附，他連官面也不怕了，他公開的宣揚起來。

這其間，當地的官吏補役，當然也有所聞。這種貪污之輩，無事尚且生非，何況真有不法行爲？自然地方和小吏都找了徐教主來。但這時的徐立方，已不是當年的士財主了；手下有許多黨羽和教徒，胆子大多了，而且也有人給他出高招。官人一來找尋他，立刻被真慶之流引到密室，擺筵款待，盤桓終日，臨走時，懷中凸凸囊囊，飽載而歸。回去報告長官，不過是說：徐財主勸人學好，維持地方，防備土匪；不但無罪，而且有益子閭里。

官人來一個，這樣打發走一個；有的食噪太大，或是纏繞沒完的，最後仍被徐黨用威逼利誘的法子，施展釜底抽薪之策，把事情壓下去。若是外面風聲不利，他們就臨時斂迹。總而言之，人多了，勢衆了，迎合愚民之心，躲避官人之目，只經過三數年的功夫，徐教主的混元教是興開了，陰謀已萌芽了。

這自然還是妖道劉真慶之功最大，仗着他飄飄欲仙的外貌，能言善辨的口才，他居然地把當地的地方也勸入了教，還有一個末入流小官，也成了教友，並且優加禮遇，一

同訂盟，算爲第五個兄弟，這就是五王爺娶妻了。

不久，徐教主囑聚黨羽，竟有七八千人了。人多勢衆，氣焰越張；內中預謀返國的佔十分之三，只信混元教，不知秘謀的佔十分之七大多數。漸漸的也就人多份子雜，形迹暴露，而且這些信徒也就有了恃教門爲非做歹，欺凌良民的行爲。漸漸的引起了官府的注意，徐教主依然忘其所以。

末後連著滋生了兩樁事故，叛謀便一旦揭穿。

一樁是徐教主受僧道兩位國師的慫恿，竟在自己莊堡內，修造地窖，內築金鑿殿，每到夜靜無人，便糾集黨羽，升殿演禮，討論教務和軍情；他們加緊的招兵買馬，打造兵仗，購買軍火。一面他又大封功臣，自立爲混元皇帝，封他的老娘爲皇太后，封他的妻爲皇后，又有丞相，鎮殿將軍等僞職。只可惜他的皇太子，不及受封，得了傷寒，被國師診治死了。混元皇帝大痛之下，亟於立後，便秘選偏妃。一家佃戶的女兒生得很美麗，徐財主未登基時，就想納以爲妾，可是徐太太堅決反對，徐財主到底沒敢遣媒。等到現在，徐財主已成了大皇帝了，皇帝照例有三宮六院，七十二偏妃，做娘娘的不能再吃醋了。由於各位軍師國師的勸諫，娘娘委委屈屈的答應了，附帶條件，是只許選一個西宮，一個東宮，再多了不行。混元皇帝大喜過望，立遣能臣，到佃戶家納聘選妃。不想這個佃戶是個山東軸子，他的女兒早有了人家了，皇帝龍恩下顧，他竟峻拒，不肯當皇帝的老丈人，他記得戲台上，皇親國舅，塗著塗鼻子奸白臉，被人醜罵，他再也不願攀

高了。國師仔細怎樣勸誘，威嚇，這傢伙抱定決心，不做國丈，後來逼得太緊，佃戶氣得直罵街，要告狀。他這樣一搗風，混元教友大驚，就要殺他滅口。可是他們本是一夥愚民，並非強盜出身，他們還沒有殺人害人的經驗和胆量，倒被佃戶聽見了消息，吓得他帶了女兒，逃入綏化應避難。他也有親友，逢人說到此事，結果，徐家園子出了土皇上的話，弄得廳裏也有些耳聞了。

偏偏混元皇帝的國師劉真慶，又逞三寸不爛之舌，說降了一竿子紅鬍子，約有三十多名。這可是殺人不眨眼的慣賊，爲首的鬍子頭姓馬，是個官迷，他的三十多個同黨，他都札委爲哨官哨長，他自居爲管帶爲統領，手下可是沒有兵。（這是事情，從破案的匪案中，抄出他們的官銜片子來，都是煌煌都司游擊的自相稱呼着。）究竟自己派自己當統領，過不了官廳，現在混元皇帝竟要封他爲鎮邊將軍，天下都招討，兵馬大元帥，頭品頂戴，賞穿黃馬褂，他就榮幸非常。這一夜竟在圍牆內地下金鑾殿，覲見了皇帝。皇帝穿了一身黃，不滿不漢，又像戲台上的皇上，又像縣衙門的老爺，可是高高坐在神台上的黃轎大椅子上，兩旁有宮女，左右爲國師，排列敘禮，明燈輝煌。倒把個紅鬍子嚇住了，連連的三跪九叩，行了君臣大禮，天子口吐人言，只說了四個字：「下面賜宴！」國師就把馬大元帥領出來了。

果然就徐宅前院賜了祖宴，另外賞給一口寶劍，發給一樑「元帥印」，可是木刻的。好在馬鬍子得此已足，另外又領到了幾十份「玉札」，把馬鬍子手下的小鬍子，一律

封爲將軍。如果續有投効的，也可以照填空自取札。

這一來，馬鬣子一加入混元教，掛帥封官，立刻出了是非。他有一本「奏明聖上」，若創大業，必籌底餉，臣願率領部下，前往大清國，武力借糧借餉。還沒等到混元皇帝御批：「准奏」，他就拾起來了，竟掀起很大的一個風波。

這時候，恰有一批大租銀子，該解進省。大租就是地丁錢糧，關外花的榆眼錢，又小又薄，平貼水面，可以不沉。但是交地租却要賣青銅大錢，解運官用十幾輛大轎輪車，裝滿好多木箱銅錢，合銀子在八萬兩左右，調十數名鎮邊軍，一同由綏化廳起運進省。那時黑龍江還沒有改省，由將軍駐守都省，都省也叫黑龍江，也叫卜奎。因爲這是國庫正稅，沒有土匪敢劫奪的。劫了私人的錢財，就是數目大，也可以不破案。若是官家正稅，國庫官帑，斷不許出一點閃失，萬一出了錯，這地方官帶當地駐軍，一齊担著嚴重的處分，就是嚴拿務獲，人贓俱得，也還有後患的。不知道有多少官人吃罪不起，更不知有多少流氓土寇受珠連、遭痛剿。只要是官款一出錯，下至地方文武，上至都省大吏，全都要慌的。因此在前清時的齟齬和關內的土匪，做案都有一個秘訣，是鬥富不鬥勢，鬥財不鬥官。劫了官帑，到最後的結局，終要發誓吐出來，還把性命饒上，還連累了線上別的朋友。（這種風氣，寫奏稟啟事的作者，已然早早說破過。程咬金劫了皇扛，才逼得一羣草野強豪到瓦崗寨嘯聚謀反，混世稱王。）

不幸這混元皇帝駕下，新陞的大元帥馬鬣子，聽了國師劉真慶的妖言誘惑，居然牽

黨，把大租銀子劫了！以致連累了許多人，丟掉「項上的人頭！」

馬鬍子也不是不知利害，偏偏聽信了劉真慶，圓照和尚，這兩個妖人的信口胡言，自謂鍊有神符，持有神咒，好好修持起來，可避槍火。自然是空口說白話，沒人肯信，也沒人敢信。劉真慶爲了抓住人心，打破了愚民怨大闢又胆小的弱點，所以放出這個謠言來。「你們既想從真龍，保真主，就不要怕死。其實死有甚麼可怕的，爲國盡忠，爲本教賣命，死了可以上天堂。」教友們只想封侯拜相，不想上天堂；他才又生二計。「你們怕甚麼？怕大清的兵麼？他也是個人，咱們也是個人，他能殺你，你也能殺他。他們有勢力，我們得人心。」這樣說，人們還是怕。他這才又生第三計，「你們不要害怕罷。你們不過是怕大清國的貪官污吏有槍火，會打死你們。咳，那才沒用呢。」圓照和尚忙自承會金鐘罩，我不怕槍砲。別人也跟著學，可是自來江湖人相傳，練金鐘罩，必須童子功，這些教友多半是成年鄉下人；而且練法也不能急抓，又不易矇騙人。

獨有劉真慶這一招，却是奇絕妙絕，只帶上他的三道靈符，念熟他口授的一百零八句神咒，便可以槍刃不入，火藥也不怕，簡直的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焦。

誰要說不信，「你們可以試試罷。」劉真慶在一法不傳六耳」的祕密條件下，只叫馬鬍子，和另外一個教友，在半夜裏，彙預試驗。由劉真慶佩符念咒，由圓照開小六轉打他。只聽念動真言，一二三，圓照開槍便打。怪極了，乾摸機子，槍不響，彈不發。馬鬍子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回答說：「避住了！」

馬鬍子疑疑惑惑的，說道：「我開槍，行不行？」回答說：「行，誰都行。」馬鬍子又問：「手槍可避，火槍也成嗎？」劉真慶飄飄欲仙，微微一笑道：「豈但火槍，大抬桿亦可避也！」

馬鬍子就要找大抬桿，圓照道：「且慢，那個東西，動靜太大，恐其驚動了官面。這裏不是有兩桿十三太保嗎，你拿去試試。」馬鬍子依言，取了一桿十三太保，驗看一下，遂即舉起來，略略對著國師劉真慶，把槍橫一橫，劉真慶口念真言，只聽這槍腔啞啞的一響，馬鬍子大吃一驚，趕忙一鬆手。幸而槍腔沒炸，但是打不出火藥，却也證實了。從此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劉法師會念咒避槍火，人人都相信了。立刻有許多人要學，拜劉爲師。劉也不拒，只是這咒太難念，據說一面念，一面要拿手指書空畫符，必要咒也念完，符也畫成，恰到好處，方能避槍彈。差一點是無效的，而且持咒時必先吃齋，還要避內，有老婆的學這個，可不大相宜。若是不避房事，屆時念咒避槍火，不但無效，且有大害。另外還有一個戒條，是「誠則靈，信則效」，只要你修持此咒，稍存疑慮之心，或有不信之意，那就一定「不靈」了。因爲他還說過，這是神術，洩露天機，有干天忌；學會此咒的，只可拿來救命救急，千萬不要胡亂試驗兒戲，若是試之過於濫，也要失效的。這也是道門中常有的戒條，劉真慶既然這麼慎重的說出來，人們聽了，似乎覺著很近情，很近理，也就什九相信了。可是由這一來，對這避彈妙法，人人畏難，不敢輕於試練了。劉真慶告訴他們：學只管學，等過來，遇見大災大難，再用不

遲。結果，混元教友人會念咒，大多數不會實用，或實驗。

那新封大元帥馬鬍子，自經一度實驗，深深相信無疑，把劉真慶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不久，他就聽說地方官派武弁，押解十幾輛大站驢車，運送大銀子進省。馬鬍子要建頭功，竟勾結同幫，動手抄劫。在他想，劫官幣固然有大麻煩，但本教有這樣神師仙法保護，還怕大清兵做甚麼？他就帶了他那一大幫子人，約有三十多名，藏在山麓要路口。直等到解幣車插著黃旗，排成直隊，穿山道而過，馬鬍子就首先發出一槍，手下人也就隨聲放出一排子彈。

解幣武弁大駭，連同官兵，一齊下馬，伏在散漫岩石後，開槍抵抗。官兵人數既少，火藥也有限，只支持了半個時辰，便陷入馬賊的包圍圈內。馬賊不要命的逼迫過來，喝命官兵留下地程銀，留下槍火，「饒你們的性命！」緊接著一排槍，又一排槍，鬍子的槍法都很準，武弁首先受傷，隨後官兵也頂不住了，一羣馬賊一湧而上。解幣官兵官弁，只得棄車上馬逃走。

官幣失落，繳倖逃出性命，武弁急急負傷歸營稟報，說是途遇大批叛徒，約有二百人，恃衆劫去官幣。押幣的廳吏也這樣報了，綏化廳的文武，一齊震恐。幸喜追緝賊踪還容易，在場的差役兵卒，親眼看見馬鬍子把地租車帶進山坎，轉投到一個小村內。這小村正在徐家園子附近，地名叫狐狸窟。

綏化廳理事通判文秀山鎮邊軍統帶伊崇阿，協派幹練人員，前往失事地點勘詳。只



幾天，很容易的勸得詳情：該地土財主徐立方，庇養妖人一僧一道，創立混元教，妖言惑衆，潛謀異圖，曾經秘購龍袍，暗築皇宮，……又云，劫奪官帑之匪，即是妖賊逆首徐某之黨羽，現受封爲職大元帥等官，據稱率衆明目張胆，劫取國庫，於次日夜深，原車解入私宅，據云即用以充備叛軍軍餉。……

諜報的話比這個還加詳，早把個文通判，伊統領嚇黃了臉。這若教上官知道，文武二吏失察罪狀，百口莫辯。這沒有別的法，趕緊派兵捕，剿要犯，起贓銀。上詳的公事，只好冒著「隱匿要案」的危險，暫且壓一壓，審著先辦案。後報案，文武合謀，當晚就調兵，即刻便出剿。麻利極了！

伊統領調了三百名鎮邊軍，前去剿捕妖人，竟不知妖人混元皇帝徐立方，此時聲勢已然很大。手下教徒黨羽，已將及萬人。而且塞外民風强悍，尋常住戶，都築土堡，聚族而居，家家都有槍火。徐立方蓄志稱王，又秘密勾結槍火販，新買了一百枝槍；除了馬鬍子，又收服下另一竿子馬賊，足有五六百名悍匪，也封了元帥將軍，還把賊首章德旺封爲王爵。馬鬍子也追封爲王。等到馬鬍子劫了國庫地亂，混元教主下羣雄，全認爲這一來，驚動了地面官府，經一度聚議，要就此起義，先攻綏化，再奪黑龍江省會卜奎。偏偏妖道劉真慶，妖僧回照這兩個傢伙，迷信巫術，自謂仰觀天文，時辰還未到。「吾皇萬歲要想興兵創業，仍要依照三皇寶錄，應於明年八月十五日，中秋節日起兵，那就攻無不勝，戰無不利了。」

馬鬍子迷信劉真慶的神術，首先贊成。以爲「我把大租劫了，官兵全被我打跑，他們一定不知道爲臣是給萬歲服勞，他們把我看成尋常的馬達子，再不會找到萬歲頭上的。」章德旺大元帥深不以爲然，「若要人莫知，除非己莫爲，馬將軍劫了這許多官帑，連夜運到大皇帝的府上，地面官人一定要探出底細來的。爲臣認爲事不可緩，先下手爲強；此刻應該立即高揭義旗，迎頭襲奪綏化城。我們佔了綏化廳，就在那裏建都，然後出兵略地，先奪取黑龍江，再進兵盛京，再直取北京城，趕走大清皇帝，天下歸心，定可一統。」

御前會議，抬了半夜檣，僧道二位國師還是堅持八月十五起義，最後是提早一年，改於今年八月十五發動。此刻剛剛進七月，還差一個半月，儘可以先行預備。那知道還沒容他預備好，清廷大兵殺進來，混元皇帝就此亡國！

劫帑數日後，官兵三百名殺到徐家園子五十里外。探馬報到地下金鑾殿，混元皇帝大驚失色，「大清兵來的好快呀！他們怎麼丟了地租，專找我來！」他們把人全看成傻子瞎子了。馬鬍子首告奮勇：「萬歲不要擔憂，微臣不才，願領一彪人馬，把大清兵殺個片甲不回！」

立刻在徐家園子，鳴鑼集衆，招集了二三百名混元教友，全是深信教義，誓保真主的信徒，即由一位親王率領，另由馬元帥，和章德旺元帥，各率本部，三路出發，居然有三百五六十人，人數超過官兵，火器更爲精強，全是新從外國浪人那裏，用重價買來

的。

當天開戰。混元教三路義勇軍，仗著一股子邪氣，梟勇異常，內中又有積年的鬚匪，又有善玩火器的獵戶，三百名鎮邊軍竟抵禦不住，半日功夫，險被包圍。督隊的先鋒官，看事不妙，把所坐的爬犁車調轉頭來，預備往退路走。先鋒官這樣示弱，頓時影響兵心。也不知是誰，喊了一聲：「不好，後路有了敵人了！」在前面據守土崗，和敵匪對打的，一齊起了後顧之憂。

先鋒官驅爬犁車，往歧路上退去，部下官兵跟踪撤下來。又全是馬隊，竟驟然的退下來了。這一戰就算打敗。先鋒官忙發文書，稟請增援。言說：「賊勢浩大，數逾千人，槍械精良，官兵勢弱。」

伊崇阿統領，文秀山通判，天天在那裏盼望捷報，那知出兵剛五六天，便吃了敗仗。文通判親訪伊崇阿統領，協議增兵。這番要大舉，一舉破賊；竟將鎮邊軍抽調了兩營，又由通判廳內四班牙房，挑選出精幹的捕快，湊足一百名整，全是火器上，技擊上有兩手的勁漢。官兵由一員幫統，兩員營官出馬；捕盜由巡檢楊毓封率領；加上幕府會武術的師爺張玉峰，吳寶華，朱天雄，并加上鏢客李雲山，楊久和，葉梓材，武師齊景山，王慶和，魏德善，王玉書，王洛義這些人，通通帶了火器和利刃。預定步驟，由官兵攻正面，明剿叛逆，使幕客張玉峰，帶領這些矯健的鏢客武師，設法暗襲。雙管齊下，裏應外合，以求迅速破案；若日子太耽誤了，別的事小，這將及十萬的地租銀子，誤

了限期，全吃罪不起。

鎮邊軍分兩隊，一直開到徐家園子，遠遠探大包圍式，正面擇一山崗，暗暗架上兩尊土砲，四桿大抬桿。背面埋伏下大抬桿隊，左右兩翼也安好卡子。又揣度地形，徐家園子一攻破，逆賊必要落荒奔西北逃竄，就在西北角，也擇一山坎，架上兩尊土砲，兩桿抬槍，

官軍絡繹開到，混元皇帝像朦在鼓裏一樣，數年前他最胆小怕事懼禍，此際被付道兩個妖人惑弄得又太胆大了。頭一仗殺退官軍以後，這個混元國公然大開慶功筵，燃爆竹，懸燈結綵，歡賀頭功。同村的教民也如瘋如狂，公然掛起國旗來，杏黃方旗，當中陰陽魚，四周是八卦，這就是混元旗。可是國師劉真慶，到底還繞着一個死扣，現在已和大清兵開了仗，他還是要等八月十五才正式舉兵，據他推算，只有八月十五這天出兵攻打綏化城，不但一戰成功，還可以收降清營將吏和城內文武官。混元國滿朝文武都主張趁這頭次勝仗，索性出兵略地，劉真慶偏還是要死等八月十五。這一來好極，堵窩捉老鼠，省得大皇帝蒙塵出狩，一下子就「國君殉社稷」了！

滿朝中文武，固然是些瘋子，可是也有不太傻的。頂較冷的人，設法躲到別處去了；其餘的人受了劉真慶的愚惑，正加緊練他們的避槍火神咒；還有較少數的人，覺得國師的應敵之法太已大意，聯合了許多人上奏一本，懇請萬歲，速派二位元帥，出國都巡邊防敵。混元皇帝這時把帝王的尊嚴擺得十足，一心正想算三宮六院七十二偏妃，如今

剛剛湊上一位西宮，特派一員大臣，下鄉給他去採選宮娥，滿腔只想皇王之樂，倒忘了目下江山之危。奏事的人力陳時艱，言說清兵敗退，仍未出疆，恐有後患，千萬聚兵追擊，不可據城孤守。混元皇帝駕下的臣民，共總還不够一整萬，朋白人僅僅這六七位，異口同聲，再三絮聒，他這才重登地下金鑾殿，招開御前會議。只顧了表演威儀，正經事只商議了一小會，便算定規了。這還是明白人力爭的結果，由皇帝下詔，所有教民壯丁，凡年在十八歲以上，四十八歲以下的，不分男女，一律限明日前來國都，聽候點名，發給武器，年老的和小孩子，另編老人軍，孩兒營，也按名發給刀槍，只沒有火器，準備教壯丁應敵。教婦孺老人守城。

詔書一下，第二天附近各村的教民，真個全來了。可是遠處的教民，竟被官軍所放的卡子，給打回去了。這一來，立刻有人奔來報信，說是不好了，咱們徐家園子方圓附近，都屯了大清營的兵隊了。混元皇帝這才大吃一驚，他駕下的二位國師，兩位元帥，竟沒有探出清營援兵已到的消息，可算荒唐已極。

徐家園子登時檢動，趕緊鳴鑼聚眾，趕緊派兵點將，出去迎敵拒敵。圓照和尚有點發慌，忙問劉真慶：「這怎麼辦？外頭有好幾千大清兵呢。」劉真慶哈哈笑道：「幾千清兵，何足懼哉？我教他們赶快熟習護身神咒，我親自率領他們，把清兵剿了。」他還是大言不慚，一點也不害怕，不過，八月十五再舉兵的話，他也不再堅持了。成羣的教徒，紛來領取戰具，居然按名查點，湊足了兩千多人。內中壯男不過一千多人，賸下的

竟是娘子軍，孩兒營。仍由章德旺，馬鬍子兩位元帥，分率著一千名壯丁，各引五百名爲一軍，出離土圍子挑戰，四位鎮殿軍，八名鎮兵，就分帶着二三百名男子，和數百名娘子軍，孩兒營，和老頭隊，登上土圍子，護城備敵，並巡邏圍子內。這就是混元教忠義軍的傾國之旅了。

兩位元帥各領著五百名壯丁，內中有火器的每軍只估一二百名，其餘的就是長矛和短刀，白蠟竿子和狼牙棒，馬鬍子手下有三四十名悍匪，章德旺手下有五六十名馬賊，這都是勁兵，不但胆大，而且久慣殺人放火，玩火器很熟。他們於當日一清早，用堂堂正正之師，分兩隊攻打清兵，居然打得很激烈，若沒有土砲和大抬桿，清兵簡直又抵擋不住了。這些清兵全是綠營游卒猾勇，誰也不肯賣命。章馬二匪却聚得是一羣悍寇，和一夥教匪狂徒，打趨仗來，不知死活。當天直打到過午，各各消耗了不少火藥，傷亡了一些人。清兵往後稍退，教匪也往回撤下來，照樣扼住要道口，暫且休息。

耗過了一兩個時辰，戰士們輪流着吃了乾糧，喝足了水，馬章二帥一聲令下，續往前攻。雙方接觸，隔着一段高糧地，一段土崗，又打起來了。一時官兵搶上土崗，一時又退下去；一時教匪攻過了土崗，一時又撤回來，拉鋸式的戰鬥，足足又支持了三個時辰。

清營帶兵的幫統，本就沒打算一鼓作氣，攻入徐家圍子土堡。他要耗到夜間，按預定計畫，正面佯攻，背面偷襲。那巡檢楊毓封，和武師張玉峰，挨到日落西山，一百多

人，便一律換上短打扮，青衣袴，頭上也打的是青洋綢包頭，只每人帶一條白布手巾，繫在左手腕上，做爲標幟。一百人中，計有五十多髮自來得，二十多隻小六轉，此外是十三太保，背在身上；每人另外還帶着刀劍，鐵尺，槍，袖箭，金鏢。並且還有十幾盞孔明燈，兩隻千里眼；以及繩索，手鐮，火炬，繩梯等等。

挨到起更，楊巡檢向幫統請示了暗號，和裏應外合的辦法，一切預備停當，百十個人，率兩名眼線，悄悄的繞道斜趨徐家園子西南角。

距離土園子不遠，大家都藏在莊稼地裏等候。

這時正而北方，官兵趁着教匪戰乏收兵，回隊吃飯的夾當，忽然吹起進軍號，除土砲未動外，大抬桿隊，一齊出離陣地，往土園子進攻起來。攻勢非常迅猛似的，銅號浩浩浩浩的吹個不住，兵們隨銅號音，齊聲喊：「殺！殺！殺！殺！」兩營官兵上千的人，銅號既非常慘厲，喊殺更異常浩大，震天震地似的，火槍聲也乒乒乓乓，連續不住的打。這是今日兩次開仗最激烈的一次衝鋒。混元教忠義軍兩次索戰，都是要打便來打，要走便收兵，清兵只取以逸待勞，沒有追擊。現在，天黑了，人餓了，清兵反而越打越勇了，馬鬍子和章德旺雖是積匪，從沒有正面作戰的經驗，驚然間也慌神了。他手下那些教匪，更沉不住氣，沒等敵人吓他，他們自己先吓唬起自己來，很多的人失聲叫道：「不好，大清營又調了大隊救兵來了！」他們竟不知自己這一方面，是傾巢出戰，清營那邊始終只拿來一半力量來打。這些教匪不約而同，棄了扼守的土崗，忽忽魯魯的，往土園

子撒退下去了。

章馬二匪帥也彈壓不住，索性帶大隊一同退入圍子內，登上土堡，調來大抬桿，藉黑影往清兵喊殺聲中，亂打起來。清兵依然是連吹進軍號，一千多名兵聲聲不斷的喊殺，火槍也往土堡上面打。

這一來，所有混元教的兵力，全聚集在正北面，摸著黑，據堡拒敵，苦苦的消耗他們的火藥。可是乘著這一陣亂，楊巡檢，張武師，這一百多名敢死隊，潛踪進襲，居然偷偷的爬到徐家園子西南角下乾壕溝那裏，又居然悄悄的爬過了壕溝，把一個個身子緊貼在土牆根下，半蹲半坐，各持着火器，仰望上面的圍牆更道。

這時候，正北面槍火聲，銅號聲，喊殺聲依然不斷，堡中的抗戰聲仍然很熱鬧。這時候更道上雖然由下面看不見人影，仍然歷歷聽得出有動靜。更道上必有教匪的瞭望兵，這已無可疑。要想翻牆頭跳過去，便須拼命冒險。但捨命犯險，仍恐打草驚蛇，不易奏功。

這時候已耗過二更天了。正北面進攻的清兵，由幫統懸重賞，挑出了四名號手，十幾名火槍手，穿莊稼地，也往土牆前潛踪進襲。却不是真偷營，（實際也不能偷，教匪全神都注意這北面一路了。混元皇帝和兩位國師，也剛剛的出離地下宮殿，到土堡城頭，往外觀陣，一面鼓勵鬥敵之兵。此時巡了半圈，又已回轉宮殿，由二位國師，拜表玉皇大帝，請天兵天將，連夜下降，助我殺清兵，成大功。其實呢，劉真慶一聽見槍砲聲，竟鷹袋疼起來了。混元皇帝此時也有些心慌，正宮娘娘吓傻了，急急請萬歲進宮。



他們在圍城內，自己騙自己，外面的清兵居然靜聲到二更進一步一的所在。四圍銅號響，十幾個火槍手，把身形探得最好，立刻齊聲喊，把銅號吹起來。

果然這一來，招得土堡上教匪，人人驚恐，「不好了，大清兵竟殺到跟前來了！」又是一陣騷動，馬鬃子，章德旺兩個悍匪，在紛亂聲中，側耳細辨，已聽出這殺過來的敵人數目寥寥無幾，就在近處不遠，忙吩咐調大抬桿，照準號聲喊聲來處，速發數槍，果然把銅號聲打啞叭了。但是堡上人心竟被擾動，很有些人，溜下土堡。章馬二匪和四位鎮殿將軍，再三再四鼓勵土氣，略略把人心凝住，不料東北角忽然浮起火光，東北角一片叢木和亂草地，竟被敵人放起火來，而且風勢正往這邊刮。人心立刻又浮動起來。這一把火，却是武師張玉峰冒險點着的，這一把火距離土圍子，僅僅兩箭地，風大勢猛，太危險了。混元教羣匪亂喊亂叫，有的人說：「趕快教出去救火！」有的人說：「快快請國師爺，念咒救火！」

國師爺劉真慶請到，這傢伙早已慌了神，大家說救火，他就隨聲說：「快去救火！」大家說：「國師爺快念咒！」他就說：「你們快開堡門去救，我就登壇念咒！」他一溜烟跑下更道，到下面搗鬼念咒；兩位鎮殿將軍妄想乘機救火，伺隙潛逃，他就帶了二三十名壯丁，拿了救火的東西，開堡門逃出去。

流彈橫飛，二位鎮殿將軍沒有完整逃出火坑，清兵照火場連開數排槍，一個被打死，一個中了傷，二三十名壯丁乘黑夜竄逃。有的往外逃，有的往回逃。却由他倆這一鬧

，幫了楊巡檢，張武師很大一個忙。楊張二人率百名武師鏢客和幹捕，乘亂一湧而上。有的爬上土牆，登上更道；有的濶入救火團，進入圍牆裏。

徐家圍子，大勢去了！

五十多隻「白麥得」，在當日真和機關槍一樣的兇猛無敵。百名敢死隊，入虎穴，捉虎子，一陣風的猛撲。把槍開了，如雷鳴，如電掃，把混元教匪，留守在西南面和南面的（但是些老弱，又十九沒有火器，只憑刀矛）打得亂叫亂嚷，亂鑽亂跑。

武師吳寶華，見已殺入賊巢，立刻將暗號發出去。是特別的旗火、冲天而起，一溜火光。留在外面兩個敢死隊，立刻響應，更放出較多的旗花，火光在半空連閃。一路上所留的巡風傳信的人，立刻也響應，也照發信號。如此展轉通報，正面大營的幫統，頓時得到確實的捷報，頓時發令進攻。這是真進攻！

果然，楊巡檢，張玉蜂武師百名敢死隊，剛剛攻入徐家圍子腹心之地，還沒尋着地下皇宮，那正面土堡更道上的教匪，已得急報警報說：「大事不好了，西南角闖進敵人來了！」章德旺大吃一驚，立刻督隊下更道，要還救皇宮。馬鬍子也大吃一驚，立刻把舊部數十名悍匪一叫，他却不是回宮勸王。他密告同夥，「見機而作！」跳下更道來，就往馬號跑。奪了幾匹馬，和同夥悍匪，騎馬上馬，衝出堡道，奪路要走……章德旺的勸王護官兵，恰和這同夥逢，一個忠誠的護衛，「那元神，敵人在這邊呢！略一阻攔，馬鬍子甩手一槍，把人打倒。章德旺怪笑道：「哈哈！」也甩手一槍，馬鬍子滾鞍落

馬。

馬鬃子的舊部，開槍救首領，章德旺的舊部，開槍打叛逃，雙方混戰起來，殺人如麻。堡上，堡下，人聲鼎沸，黑影中男女教友鬼哭狼號。

鎮邊軍一千名官兵在進軍銅鑼浩浩吹聲中，順河殺到土堡北門。

楊巡檢，張玉峰武師，一百名敢死隊，夜襲混元皇帝地下宮城，竟如探囊取物，攻破後園，砸開宮門，在五間大的地窖子裏，發見了「金鑾寶殿」。由黃龍寶座，抓下來混元皇帝徐立方。皇太后，正宮娘娘，十六歲美貌公主，一齊落網。像粽子一樣，都上了綁。在寶殿內，起出玉璽，黃袍，尚方劍，等等妖怪法物。

妖僧圓照逃在地上東廂房，仗恃他兩臂有力，過去幾個兵，沒有擒住他，反被他開槍打傷。直耗到子彈用盡，他才狂吼一聲，舉成刀殺出來。另外還有幾個混元教友，也是破出死命拒捕。這全靠敢死隊內的武師，展開技擊的功夫，力戰把他們生擒。

其他教匪，除了混戰傷亡，其餘投下兵器，跪在地上，即行免死，但照榜上了綁。勢敗之後，死走逃亡，成擒的教匪，只有二百多名，死的也差不多。轟轟烈烈，人數上萬的混元教，如曇花一現，終于滅亡。

獨有罪之魁，禍之首，護國軍師妖道劉真慶，不知何時，從何處，竟被他逃走。却由他斷送了這麼多的愚民的性命，他可算死有餘辜。

據張玉峰武師說，一直過了兩個多月，才在綏化廳迤北百十里地以外，一座小土堡

內，才把他捉住。他已然剃去了道士的髻髮，刮去了滿口的長鬚，打扮成一個俗人模樣了，他正在那小土堡中，喬裝治病的郎中，給人治傷藥病。這東西真是神通廣大，到底不曉得他怎樣脫脫，也不知是誰掩護着他了。最後是風明口供，賞給他一個「剛」。

至於混元皇帝徐立方，因搶劫大租銀子，犯罪雖然重大，却因官場上種種潤息，竊案盜案可以上詳，股匪案件硬不好上報，叛逆案子牽涉更爲嚴重，綏化廳的文武地方官，一再秘密的結果，只悄悄把徐某一家問斬，全案是壓下去了，列底沒敢上詳。只由理事通判文秀山，親自到盛京將軍衙門，把案情秘密罷了。盛京將軍也是不敢掀動叛案的，前清向來怕民造反，一有叛案，株連太大，故此做官的不敢認真。

這一來積德不小，徐立方的親戚本家，免去不少罪刑。甚至他那位年方十六的美貌小公主，因被楊巡檢看中，而且她也嬌小得太可憐，結果，也把她的開脫了，隨後，變成楊太太。

那被教匪劫去的大租銀子，當然也被他們耗用了不少。但自有混元皇帝的逆產，可資抵補，全案剛一破，租銀便解進省去了。

這便是洵陽武師張玉峰「寒外紀遊」故事的大要。那時張武師正在英年，他還做了許多事，隨後得暇，還整理續紀錄下來。

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白羽述。

